

殺時間？

「殺時間的良法是工作不懈。」座右銘上刻著。
殺時間？誇口的人啊！
其實誰能殺時間？反而是時間在殺我。
人的不朽慾望，製造出多少語言魔障。
相同的，人也制定自己的價值，賦予生命以意義，
從而衍生出許多根本的矛盾；
於精神、於物質、人與人、與自身…
「張老師月刊」；探索內在本相。
替混沌的社會與錯縱的人際關係把脈，
為現代家庭及個人的精神領域負責。

• 歲末訂閱特惠專案：

現在訂閱「張老師月刊」一年僅需1000元；
並可獲贈「無心蝴蝶」——1989個人記事手札一冊。
幫助你為分秒消逝的時間把關。
訂閱兩年更以1900元優惠，
且無需擔心將來可能漲價，
還可以得到「心靈拓展系列」叢書一套六冊（價值650元）
優惠活動至12月31日止。

無心蝴蝶——1989個人記事手札

一本從設計、印刷到用紙都甚為講究的多功能記事手冊。
一本蘊涵生命智慧的語錄及詩抄。同時又是一冊影像奇異，
氣質深邃的攝影集。（在此，我們特別推薦一位認真運用
內在感知來拍照的攝影者——馮君藍。）而這一切都使得
「無心蝴蝶」，在除了時間規劃及記事功能之外，更闢出一
方供心靈與視覺冥想的空間。「無心蝴蝶」定價200元，團
體訂購5本以上九折，10以上八折，50本以上七折，是自
用及饋贈親友最好的聖誕年禮。

• 訂閱「張老師月刊」，或者訂購「無心蝴蝶」請即往郵局劃撥。



一滴水的誕生

目前污染的情形，可以說無孔不入。連要飲用一口乾淨的、無細菌、無化學毒物的水都不容易。無奈大家將錯就錯，含氯量過高的自來水也罷，污染的地下水、河水、井水也罷，喝了再說。這種情形久而久之，連人類本能上攝取食物要求天然純淨的基本條件，也給淡忘了。莫名其妙的癌，以及各種怪病、怪胎，都由經年累月吸取飲用水中的污染物質，像埋設了定時炸彈在每一個現代人的軀體裡，此起彼落的看到身邊的親戚朋友，一個一個爆炸起來。

然而，當一口清涼的「水」礦泉，滑過你的唇舌、滑過你的喉嚨時，一組封閉已久的記憶悠然啓開；一股令人愉快，精神起來的感覺，即刻躍上你的心頭。那是「水」礦泉，為你帶來了久違的「天然純淨」。

「水」礦泉之所以天然純淨，是有她獨特的身世的。

當天上的甘霖降臨石碇五峰山觀龍谷，雨水就被不會放過牧，不會農作噴撒農藥的山塵吸收進去，然後透過頁岩、砂岩、石灰岩，以及麥飯石層層的過濾，經過漫長石岩之旅的歷練之後，除了帶了均衡的礦物質之外，特別攜帶了珍貴的「鍮」，找到斷層細縫的泉眼，一滴天然純淨的「水」礦泉就這樣誕生了！

水的特點

1. 湧自石碇五峰山稀世水礦。
2. 經麥飯石層長年滲透溶有均衡礦物質。
3. 含珍貴元素「鍮」(Germanium) 係人參主要成份人參素。
4. 超精密過濾網膜處理，完全無菌。
5. 直接接取自然活水，水質穩定。
6. 容器非一般PVC塑膠瓶，絕無餘毒。



豐泰關係企業：

豐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3段123巷5號 • 電話：711-2789 • 781-1616

人間

38

人間雜誌社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詹宏志 蔣 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 楓 邱坤良 蘇俊郎
張照堂 尉天聰 王禎和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韓 韓
馬以工 梁正居 王 拓

總編輯 / 陳映真

總編輯 / 曾伯堯 黃鈴雯

特別助理

社務副理 / 廖嘉展

主 編 / 鍾 喬

圖片編輯 / 顏新珠

執行編輯 / 李翠瑩

攝影採訪 / 李文吉 蔡明德 鍾俊陞
蔡雅琴

文字採訪 / 曾淑美 陸傳傑

特約企劃編輯 / 張國權

特約採訪 / 陳 列 王墨林 藍博洲
林柏樑 賴春標

儲備編輯 / 吳仁麟 簡慧蓉

企劃：許靜芳

廣告部

代 表 / 陳映三 吳明達

發行副理 / 邱鴻翔

發行專員 / 林正峯 陳淑芳 杜慧如

會 計 部 / 吳文娜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 鈺

《人間灯火》

10

撰文■陳列 攝影■鍾俊陞

證嚴法師的蘭巴侖

病弱的證嚴法師，從一年三萬元不到的善款，為醫療偏遠地區的花蓮，興建了「慈濟功德會」6億餘元的現代化醫院。民衆的、實踐的信仰，或許已經在完成一件佛教信仰和實踐上的巨大革命……

《人間像》

26

撰文■鍾喬

先行代攝影家——張才

在台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中長大，到日本讀攝影、西渡上海，拍下革命前夕荒廢的洋場。為台灣民俗留下記錄、為50年代台灣山地人民的留下英毅面貌，穿梭在「二·二八」的煙硝中拍照的先行代攝影家——張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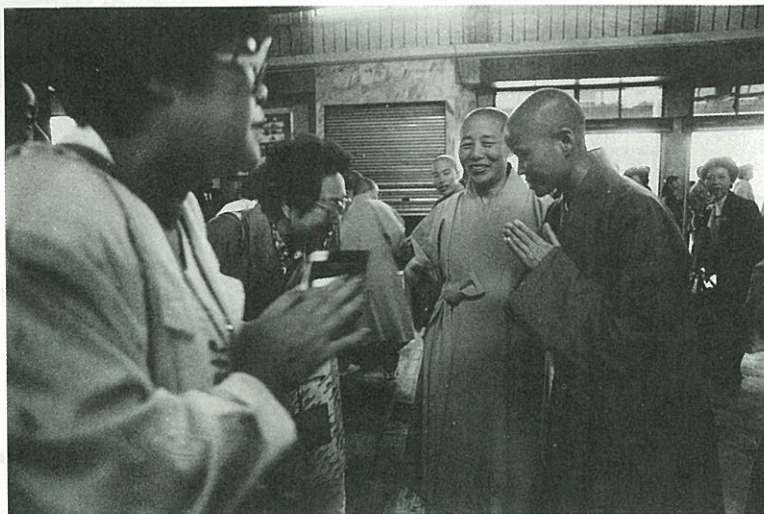
《人間民俗》

45

撰文■李翠瑩 攝影■吳仁麟

火燒王船祭瘟神

今年，東港的五朝王醮祭典，光復後，盛況無出其後，堪稱百年來最隆重的一次。



《望斷鄉關盼征人》系列

64

撰文■陳映真

解放被朝野所歧視的台灣人！

《望斷鄉關盼征人》之一

66

撰文／攝影■林育德

遙望大海東南

當年國軍70師強拉到大陸打內戰，在祖國分裂的歷史中，滯留在北京民族學院教書的台灣原住民：陳連生、馬榮生和林青春，日夜遙望大海東南的鄉關。

《望斷鄉關盼征人》之二

82

撰文■陸傳傑 攝影■李文吉

血稅

1945年，國軍70師在桃竹苗一帶又擄又騙，帶走了幾十人到大陸打內戰，故鄉的父母死了、老了，海峽對岸的親人却回不來。

《望斷鄉關盼征人》之三

90

撰文■陸傳傑 攝影■李文吉

寶山鄉的征夫

新竹寶山鄉是個窮苦的客家村落，當年被陳儀的70師強迫到大陸打內戰，有幾個人僥倖逃回，敘說了這一段血淚的歷程……



封面解說

滯留大陸的台籍七十師士兵詹德盛，身穿國軍制服，配備日軍槍砲，開赴徐州打內戰。

《人間藝文》

104

撰文■Kirby Coxon 翻譯■曾伯堯

羅大佑死了！

2年前自台灣歌樹上突然消失的羅大佑，在他寫的一本新書上，宣告了羅大佑的「死亡」！第一手的訪問，透露了他對台灣歌曲檢查制度，以及對台灣影藝新聞和記者的批判，細說他對台灣的政治、蔣經國及他新的身分認同……

《人間問題報告劇》

112

攝影／撰文■蔡雅琴

小羊的故事

由於醫療人權不彰、福利人權不足，昂貴的早產兒醫護費，迫使父母和醫師「謀殺」了無新為生命奮勇掙扎的小生命，這變相的「殺嬰」，還要持續到幾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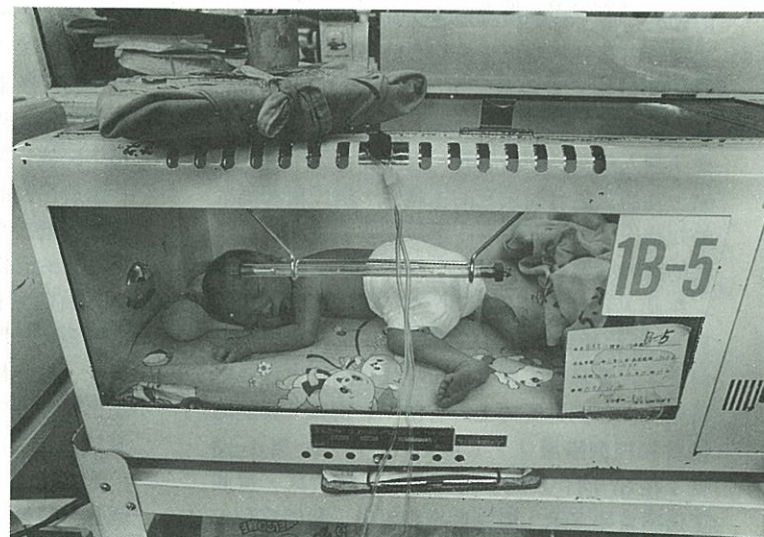
《人間 People》

126

撰文■陳映真 攝影■鍾俊陞

請安息，周揚霖……

台電核能被曝工人周揚霖，默默地死了。留下一雙年邁父母，3名稚子



及那賢淑、靈毅的妻子……

台電未送弔樟；未派代表悼祭。

令人感到顫慄的心寒……

《民衆史》

128

撰文／攝影■吉井孝史

我走過南京大屠殺之地……

一名戰後出生日本青年，親訪當年南京大屠殺的修羅地獄的殘蹟。聽著倖存於大屠殺之後的中國人訴說令人髮指的日軍鬼獸行徑。「想到那些力圖將醜惡歷史湮滅在黑暗中的日本人，感到日本的可恥！」吉井說。

《副刊人間之一》

137

撰文■陳慶浩教授

南京大屠殺在日本和中國

《副刊人間之二》

145

撰文■江迅

從荒蕪到荒謬

戰後新生代社會學者江迅，以銳利、前瞻、深具歷史意涵批判精神，對40年來台灣社會的發展，提出深刻的解析與編述。

《發行人的話》

上(37)一期的「人間」雜誌，以一個苦心計劃的特集「讓歷史指引未來：溯走台灣民眾40年來走過的艱辛而偉大的腳跡」，和我們廣泛的讀者共同度過創刊三週年的日子。對於這個特集，讀者給了我們空前熱烈的回響。全省書攤上呈現爭購37期「人間」的現象，許多讀者抱怨買不到書。這說明人民對歷史真相，有如飢如渴的知的需要。我們深深地感覺到，對於台灣先賢的犧牲與鬥爭所積累下來的「解嚴時代」的來臨最好的獻禮，莫過於認真、辛勞的清算戰後40年高壓政治下被委曲、湮滅、美化和工具化的歷史，讓人民從長期的謊言、宣傳和神話中解放出來，從而重建台灣民眾的主體性，讓民眾和民眾的知識份子，共同思考中華民族當前重大轉折時代的巨大而艱難的問題。

在此，我們要特別聲明，37期人間編輯部關於40年台灣社會發展的描述，在重要構成與資料上，大量參考了旅日傑出現代台灣社會發展史研究工作者劉進慶博士的著作：「新興工業國的發展和經濟階層」，（台北〈5月評論〉第1~3號）在37期「人間」上，由於一時忙亂，遺漏了這項重要宣示，對劉教授和讀者，我們感到十分遺憾。

在籌劃37期時，編輯部寫好、編好、譯好的許多關於台灣過去40年間未曾說出來的歷史的文章和圖片，還有很多。但限於篇幅，大量割愛了。我們決定在未來幾期中，在精選其中若干篇章，陸續刊出，以饗讀者，並且把重新認識「台灣的戰後」，重新詮釋40年來台灣的發展，做為我們今後重點編輯方針之一。

今年初春，何文德帶了一團「老兵」，回大陸探親，國共內戰期間，國軍如何以強押、虜送的「拉伕」方式，把純樸的中國農民壯丁，硬生生地從爹娘身邊、從故鄉的水井和泥土上拉走，投入殷烈的內戰……這些淒慘的故事，才在比較廣的範圍內傳播開來。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們，却完全不知道：1945年台灣才光復不久，一批台灣青年（包括漢族和少數民族），也被國軍七十師以強制掠虜押送和預謀的欺騙相結合的方式，送到中國北方國共內戰戰場上去的這一截被掩蓋的歷史。戰爭結束了，在沙場上死去的征夫，如今屍骨皆無。但在海峽的兩岸，卻留下了望斷鄉關互相企盼了40年的征夫和征屬。

林育德的「遙望大海東南」（第66頁）是對於被征赴大陸，在內戰中倖活下來的台灣原住民，目前在北京民族學院教授台灣高山族語的幾位白髮望鄉人的故事。陸傳傑的「血稅」和「寶山鄉的征夫」，（第82頁和第90頁）寫海峽這邊，在一個貧困的客家村落新竹寶山鄉幾個村子裏，當年被七十師拉走了兒子、兄弟的家族，訴說當年的淒苦，與嗣後長年間國防部對他們的歧視；訴說千辛萬苦從大陸奔回家鄉的人，飽受忠貞懷疑，長期列管的故事。這兩方面側側感人的報告，從中國民眾的草根的水平，顯現了外力干預下民族分裂的悲哀與痛苦。

由於昂貴的早產兒醫護費用、由於對於現代早產兒醫護缺乏認識，更由於政府對福利人權與醫護人權的漠視，造成每年估計在一至兩萬人在醫護人員與家長默認下的殺嬰在富裕的台灣發生著。蔡雅琴的報告「小羊的故事」（第112頁），以「報告劇」的形式，初步揭露了這同時傷害著早產兒、母親和父親以及醫護人員的社會真相，要求我們嚴肅的面對。

著名的醫師／流行歌唱家羅大佑，在飽受少數低俗、盛氣凌人的影藝記者，以及吹毛求疵的新聞局思想檢查之苦，在兩年前離開了台灣，在歌壇上消失。本期「人間」揭載美籍記者柯比（Kirby Coxon）的訪問稿中，羅大佑深入、廣泛、主動地談到新聞檢查、影藝記者、台灣政治、獨立運動、蔣經國以及他的新歌。他驚人地宣告：「羅大佑死了！」（第104頁）

12年前，一個病弱的女尼，由於一顧之誠，展開了一個動員全省20多萬個善男信女，每年募集新台幣2億餘元，已經興建了價值新台幣近七億的現代化醫院，而且正在進行資金龐大的護士養成教育機構……的「慈濟功德會」。這病弱的尼師証嚴，今日已成為台灣的實踐佛教的始作俑者，而他的慈濟醫院，也成了中國佛教的「蘭巴命」（宗教性、獻身性的醫療機構）花蓮著名的散文作家陳列的「佛教的蘭巴命」（第10頁），為我們描述了証嚴法師動人的造相。此外，為了紀念南京大屠殺週年的12月，我們特別採用了陳慶浩教授的「南京大屠殺在由日本和中國」（第137頁）和日本戰後世代青年吉井的文章「我走過南京大屠殺之地」（第128頁）。輕賤了不應遺忘的歷史時，這歷史必將予建忘者以最沈痛的教訓。

讀者投書

當我拿到這一期人間時，便感到它是有點異於往常的。翻開內頁。終於，我聽到了異於一般傳播機構的另一種聲音。對於一個土生土長的臺灣人，這種體認與覺醒對於一個民主人是相當重要的。

貴刊一直秉持公正報導的原則，服務群眾，素來令我敬佩，尤其在貴刊中常常可聽到一件事情的另一種報導與看法，對於一位知識分子而言，能够比較兩種不同的看法，並深入分析其中的差異，相信也是一種極其快樂而又令人滿足的事。值得一提的，在人間上期關於蘭嶼造舟過程的敘述，令人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這一種文化傳承的過程只要在國內就可見到，但注意而去關心的人為何那麼少，在此我要表達對關先生致敬之意。

如果要說，我對「人間」有任何批評的話，那大概是常常拿起人間便沈甸甸的以為其中又填滿了許多悲慘的故事，心頭無由的沈重了起來。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貴刊編輯自有一定的編輯方針，以堅定貴刊的一貫立場的。

祝

日新又新

陳奎璋

幾乎是含著淚，我讀完《人間》37期的“特別企劃”。雖然這四十年來當權者所幹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但是，《人間》的提要報導，加上照片的對照，必然是後世史家的重要資料。（當然許多期的《人間》也各有其不同的貢獻）。

向你們這羣年輕的朋友致敬。

希望咱們以不死的精神，把這付必死的皮囊獻給所鍾情的理想。

台南 郭楓

《人間》諸辛勤工作的朋友們： 讓需要關懷者，得享生命應受之愛

首先向你們致上真誠的敬意與謝意！

從同學處得閱近期的《人間》（第33~35期），許多的專文撰寫——從揭露虐待兒童之實例，深入關切生態環保之追蹤報導，乃至社會政治事件之記載，無論文或圖，在在觸動思想之震擊，引動心中之省思。

大眾媒體慣於提供報喜不報憂的訊息，造成多數追求真理的麻木與關懷心之喪失，而有心人也往往苦於茫茫何往之無知。

雖然後知後覺地在您們奔走近三年後，方知社會存在這樣一個有完善組織的民間力量，為披露真實効力，為關懷廣大民眾而努力；我想，你們還是樂於知道《人間》真的給予我們深一層的再教育，而它也必繼續贏得更多的支持與讚許。

請您們繼續努力，讓需要溫暖與關懷者，得享生命應受的愛與照顧。

柯碧琴

從朋友處盛傳這一期的人間，內容如何精彩，迫不急待的到書店買一本，結果走了幾家，都說賣光了，好不容易買到一本，回家詳讀之下，不禁要對貴社致上敬意。能從民眾觀點看台灣40年發展，發人之所未言，不愧「社會良心」的雜誌，希望貴刊能朝此目標，再接再勵。

板橋 陳建榮

37期錯誤訂正

1. P 12，圖說應對調。
2. P 36，上圖攝影郭琴舫誤為郭肇舫。
3. P 136，上圖攝影鍾俊陞誤為李文吉；工寮臨時食堂誤為工廠中的食堂。



證嚴法師的 蘭巴侖

病弱的證嚴女法師，
從一年 3 萬元
不到的善款，為地處醫
療偏遠地區的花蓮，
興建了 6 億餘元的現代
化醫院。今天每年
2 億多元的善款，

使證嚴的社會救濟、福利系統不斷擴大。
「慈濟功德會」民衆的、實踐的信仰，
或許已經在完成一項佛教信仰和實踐上的巨大革命……

撰文■陳 列
攝影■鍾俊陞

發放日的義診

證嚴法師瘦瘦弱弱的。20 多年來，她幾乎病不離身；肺、心臟、肝、胃腸，都有大大小小的問題。她帶著 20 位出家弟子住在花蓮鄉郊綿延高聳的大山腳下，在一間叫做「靜思精舍」的小庵裏，過著自力更生苦修日子。但是，也就在這 20 多年當中，她創立了「佛教慈濟功德會」，號召結合了數十萬人，一方面濟貧，長年濟助了好幾萬個貧苦病痛的人，一方面教富，使無數雖然富裕却無明愛索纏繞的人獲得了心靈上的解脫，擴大愛、放長情，並在花蓮蓋起了一座耗資六億餘萬元的現代化醫院。範圍更廣、規模更大的好幾項後續計劃，目前更還在進行中。

這一切，彷彿是不可思議的。在現代社會中，她的慧命簡直就是則傳奇。

出世心

證嚴法師就是在民國 52 年 2 月，也就是她 26 歲的時候受戒出家的。在此之前，這位生長在豐原的殷富人家的女兒，有一次離家遠赴汐止「靜修院」出家而被母親尋回的經驗，並且已在台灣東部隨緣流浪、掛單修行一年多了。這是她第二度離家出走，她甚至已自行削髮好幾個月了，受戒前一天，隻身從花蓮來到台北的 她，才因一段特殊的

因緣，皈依了素昧平生的當代佛教高僧和佛學思想家印順長老，成了難得收徒的長老的第五位弟子，且及時取得了受戒的資格。這位今日大乘佛教的一代重心，這時才算終於如願地正式入了佛門。

受完了 32 天的比丘尼具足戒，被師父取了「證嚴」法名的她，回到花蓮。一位一直護持她的許老先生，在現今「靜思精舍」後面一座供奉地藏王菩薩的普明寺後，建造了一間小屋，讓她居住。她就在這裏開始手抄「法華經」研究法華教義，日食一餐，凌晨一時即起，過著早課拜佛，幾乎足不出戶的生活。

約半年後，由於一些外力的因素，證嚴法師不得不搬離這個小屋，且兩度到花蓮市區的慈善寺掛單，講地藏經，並因而結識了許多信徒弟子。民國 53 年秋天，當她再被請回普明寺原住地時，有幾位弟子便跟著她來了，與她結伴修行。

那是一段非常艱苦的修行日子。她們既不接受供養、不化緣，也不趕經懺，而堅持百丈懷海禪師(724-814)「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作法，自力更生。她們到工廠去拿原料來加工打毛線衣，把水泥袋改裝成小飼料袋賣出。隔年，為了獲得生活上較穩定的保障，她們甚至於向普明寺的管理者租地耕作，種花生等雜糧。

目前擔任靜思精舍的監院，負責整個常住生活管理的德慈師，



慈濟醫院落成那一刻，證嚴法師站在醫院門前，幾度哽咽不能言語。

便是當時因聽了證嚴法師講經而皈依的四位出家弟子中的第一個。這個人人口中的「大師兄」，這樣描述她們那段佛門歲月：

「生活實在很苦。有時候，要去花蓮市區辦事，却連兩塊半的車錢也無。五、六公里的路，只好走路去。有時沒米沒油，只得向寺中的管理員林先生借。種土豆時，沒有錢買種子，也是先借再還。收成時，我們自己犁。牛偷懶不動時，我們當然不會打牠；師父拿著一把甘蔗葉，在前面誘引牠走。」

她們的住處更是侷促。曾經四個師兄弟長期擠兩塊榻榻米。也曾經在佛殿內打地鋪，她們的師父則睡在佛龕下。

雖然生活這麼緊迫，師徒幾個人却都很精進的。清晨四點起床做早課，飯後就開始工作。農閒



時，在讀經之外，則還每天分三次由證嚴法師教大家讀四書。「今天講解，明天背好，」德慈說，「師父很嚴哪。我們一直敬她、怕她，却又很喜歡和她親近。」

入世形

證嚴法師這時的身心總算已有著落了。55年3月24日，「慈濟功德會」的前身，「克難功德會」成立。證嚴法師的慈濟事業開始走出了小小的第一步。

佛家講因果。據「大師兄」的語法，這個克難功德會的出現，也是因緣俱足成熟的結果。

就在這一年的年初，證嚴法師有一次與弟子去花蓮縣境鳳林鎮上的一家醫院，探望一位住院的信徒。她走出病房時，忽然看到地上有一灘血漬。打聽之後，才知道那是一位原住民婦人因為難產，由家人抬著走了8小時的山路，到達診所時，已經昏迷不醒，却因繳不起8000元的醫療費而又被迫抬走，留下一灘訴說無限苦難的血漬。

當證嚴法師曉得人世間竟然有這麼悲慘冷酷的事實時，一時驚住了。她想到救助貧病者的迫切需要。但她也想到，僅憑自己和徒弟們，是無能為力的。她開始構思著積錢救人的方法。「這就是慈濟功德會的『因』。」大師兄說。

「助緣」則來自於三位修女。

證嚴法師從鳳林回來之後不久，花蓮天主教學校海星女中的三位修女，因為聽到一些傳言而



面對著一波波湧入的患者，罹患肝癌多年的杜詩綿院長忘卻自身的病痛，全然地將自己交給「慈濟」。

想來「拯救」這位「外道」的女尼。見面之下却互覺歡喜，但同時也有了一些論辯。修女們認為，佛門中人往往只顧個人生死的了脫，對社會缺乏具體的貢獻。證嚴法師一時又想起了鳳林醫院的那一灘血漬。

修女告別之後的當天中午，證嚴法師便找來住在寺裡的四位出家弟子和兩位信徒，叫她們日後取消午睡時間，增產嬰兒鞋。她的想法其實很簡單：6個人本來每天共做6雙鞋子所得的24元（每雙4元），仍做為常住的生活費用，每人每天增做一雙的話，便可多賺24元，一年則可積蓄8640元。「這樣，我們以後就可以救助被鳳林那家診所所拒診的山地產婦一類的人了。」證嚴法師說。

這一年，證嚴法師原欲離開花蓮，到她師父的道場去的。信徒們不捨，數度急切挽留。證嚴法師對信徒們說，「若要我不走，你們就必須幫助我做一些具體的社會事業。」

從此以後，證嚴法師的30位基本信徒每天去市場買菜前，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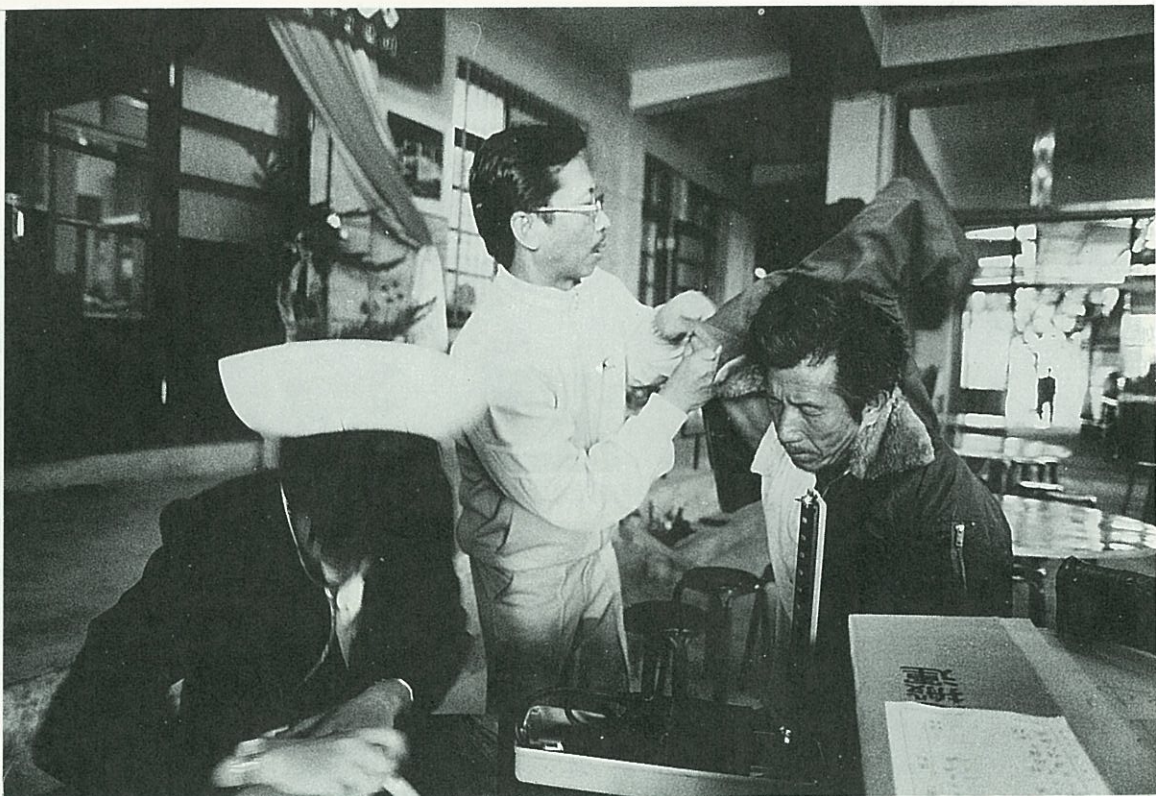
省下五角輔幣，投入一個自設的竹筒中，一個月總共可以積蓄720元。

主婦出門買菜先丟五角入竹筒的「運動」，很快就在花蓮的各市場傳揚開來。參與積蓄捐助的人愈來愈多。一個多月以後的3月24日，「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正式組織起來了。

現在分別被編為慈濟委員7號和15號、法名靜慈和靜節的兩位老太太，便是最早期的一批熱心信徒中的兩個。她們目前都已年過60，但却仍然積極參加募款工作，並且天天到慈濟醫院當義工，在地下室的大廚房幫忙撿菜、洗菜、切菜和清潔地面。回憶那段日子，她們說：「收到的錢大多是1元兩元，最多是10元。一個月若能募到四、五百元，我們就很歡喜了。」

如此涓涓滴滴積存下來，最初這一年的功德會全年收入是28,768元。第一項救濟則早在該會的4月間就開始了，對象是一位大陸來台、孤苦無依、行動不便的林老太太。該年所救濟的低收入戶共15戶。

每天清晨，醫院的工作人員、義工和病患們，一道在醫院大廳中唱「慈濟頌」，同時聆聽證嚴法師的開示。



心蓮萬蕊

一年三萬元不到的善款和 15 個受救濟戶，顯然相當微不足道。但善行往往是從渺小處著手的。誰會想到，21 年後的現在，光是今年 6 月至 9 月末的功德會善款收入已高達 1 億 9 千餘萬元。同時期的建築基金捐款則更高達 5 億 7 千多萬元，按月捐資的會員逾 20 萬人，而受長期救濟者則有 2000 多戶！

功德會成立的第二年，即民國 56 年由於普明寺 20 坪不到的空間，對於每月前來領取救濟物的低收入戶和前來參與法會的衆多信徒，愈來愈顯窄促。證嚴法師乃在俗家母親的支援下，購下目前「靜思精舍」的基地和部份田地。同年並創辦了「慈濟月刊」，刊載佛學論文和會務報

導，並著重在捐款收支的徵信。

越 2 年（民國 58 年），以土地向銀行貸款興建五十坪不到的慈濟世界的象徵——「靜思精舍」。

民國 67 年，功德會成立的第 13 年，證嚴法師第一次發覺自己罹患了心絞痛。

民國 69 年有一天夜裡，她忽又感到胸口一陣急痛，隨身準備的急救箱藥片却遍尋不著，而昏倒在寮房裡。直到大殿上早課完畢，她才痛苦地悠然醒來。這時她深切地想到，沒有基金的功德會，很可能隨著她可能的猝然死亡而終止。她開始思索著一種長遠的辦法，建立一個能夠自己獨立運轉的機構，而無須一直依靠「外援」。

這一年夏天，證嚴法師的師父印順長老由西部來花蓮渡夏。她

提出了建醫院的構想，以期一方面既可加惠東部的病患，落實佛家救苦救難的願行，一方面又可漸漸獲得經濟的自足，以續功德會的慧命，使濟貧濟病濟急的工作落實在一定的制度上。

這個構想不久便在慈濟月刊提出。經過新聞媒體的報導，護持者急速增加。經過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挫折後，目前的慈濟醫院終於在 73 年 4 月在現址破土；75 年 3 月，佛教慈濟醫院落成啓用。

醫院的建築和設備的裝置的使用的捐款，是歸於「建設基金」（全名「佛教慈濟基金會」）項下的專款專用，和用於濟助事業的功德會的收支不相混用。這兩種捐款則又與精舍的常住生活費分開。

目前，救濟的工作仍然和創會時一樣，分為長期救濟與急難救濟兩種。前者的對象以無依老弱、貧病、鰥寡、孤兒為主；後



者則包含風災水災救濟、喪葬救濟和醫療救濟。證嚴法師如是說：「只要有『困難』，本會長期救濟的方式，則是按月按固定日期以現金和白米發給受救濟戶。」花蓮地區的低收入戶到本會領取，其他縣市的，則到各地的分會或地區委員處領取。

所謂慈濟委員，是自然產生的，屬義務性質，目前共有 1 千多位，遍佈全省各地。他們除了按月在各地向所屬的會員（又分按月捐款和隨喜捐資的兩種會員）收取或勸募功德會慈善基金與建設基金，並且交給分會，再滙交給本會之外，並負責查訪貧戶，核定救濟金額，轉交本會核定。現在，全省各縣市，只剩下三、兩個地方未設分會。台北分會則是目前各分會中規模最大的，共有 400 多位委員，會員有

10 幾萬人。這 400 多位又分成 14 組，每個月並且輪流由兩個組負責整個分會當月的會務。他們和全省其他委員，以及所有的會員一樣，都是造就慈濟世界的美麗心蓮。

喜樂證言

■靜蓉（女，61 歲，花蓮，第 24 號慈濟委員）

我是 58 年才加入功德會的，比靜慧、靜節兩位師姊都慢。因為我被騙怕了。你也知道，社會上有許多人用慈善之名賺錢的。有一件我親身經歷的事使我感動，使我願意為師父和功德會工作到現在。

那是很久以前初入功德會的事了。有一天，功德會在精舍發放救濟金和白米。我也在場幫忙。發放完畢後，我看到一些米粒掉

在地上，就一粒一粒撿起來，然後放入精舍廚房的米桶內。原來，師父都站在旁邊觀看我一舉一動。她叫我過去，說，「靜蓉，以後不可以把米放回米桶。」我一時覺得很奇怪。我向師父問：「為什麼？不然要怎麼樣？」「撿起來後，你要拿給那些還沒有走的貧民。這些米是人家佈施給他們的；師父不是被救濟的對象。功德會要誠、正啊！」

師父真的做人很正。過年給她紅包供養，都不接受，全部轉入功德會。我們做錯事，她不是以責罵而是間接點悟的方式訓戒我們。她很重威儀。你看，我現在每天來醫院廚房撿菜切菜，坐姿這麼端正，就是師父嚴格教出來的。從很久以前聽她講經，姿勢不正，她也不會講你，她會走到

這一羣從各地投入「慈濟」的護理人員們，被證嚴法師稱譽為「活菩薩」。

「慈濟」按月發放的賑款以及濟眾服務，經常成為花東地區孤苦老人的最大依靠。



你的背後把你扳直，她一句話也沒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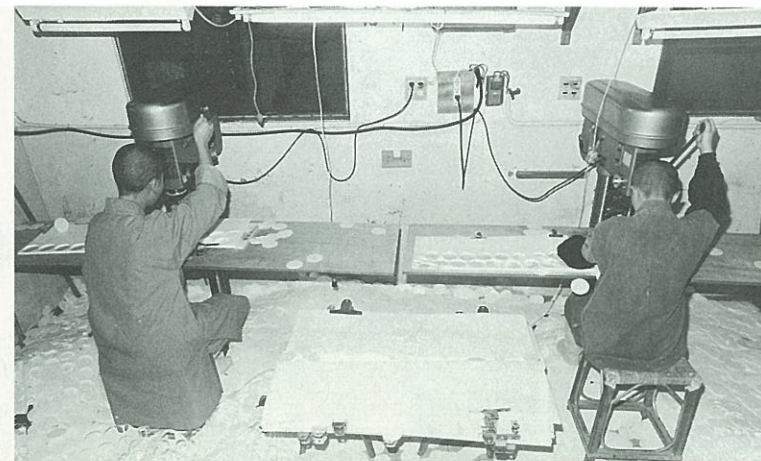
師父要我們這些老會員每個月回精舍住一天，講話。她說，「我目前很忙，不能常常看到你們，要體諒啊！」她現在很愛錢，但不是為自己，是為眾生。

■王校長（台東委員，男）

我是民國 62 年成為會員的。現在已從教育界退休了。依我這 10 幾年的觀察，精舍和全省其他寺廟很不同。一般寺廟都要人供養，擴大名利。功德會不一樣。我從會員到委員，還兼做義工，到醫院幫忙，都是自願的，想讓患者有精神安慰。有時我也雇遊覽車，請不了解功德會的人坐車來實地了解。師父真的實實在在做事，不會空講經文。

■林金寶（女，39 歲，法號慈啓，台北分會委員）

師父說，「業要自己轉」。我現在有所體會了。我是在民國 73 年見到師父的。那時陣，我因為沒有牌照而為人整型，違反醫師法被判刑一年。還沒有被關起來之前，看到一本慈濟月刊，也看見師父在電視上弘法，就很急著想見她，心裡一直覺得她會幫助我。我打 104 的電話找到魏滿子。嘿，她是慈濟委員，我是從月刊上看到她名字的。我們從不相識。她帶我去花蓮見師父。我向師父說：「我要不要去坐牢？」我本來是要設法，使我改判無罪的。師父說：「要。去就會碰到知音。」後來，我才知道，這個知音就是我的丈夫。我



精舍由於不接受外來供養，所以她們皆以一些手工藝或加工品來維持他們的生活來源。

們本來在 70 年就正式離婚了，但是在我被關起來以後，他每星期都來會面。出獄後，我們又重作夫妻了。

我們兩個現在都改變了很多。我 23 歲就開高級服飾店，也開過賓館、餐廳、club，什麼世面都見過。以前我很愛賺錢、很愛漂亮。脾氣也很壞，常常罵先生和孩子。當時，先生也已經是吃喝嫖賭什麼都來了。所以才會離婚嘛！

監獄的生活實在很苦，而且看到很多女孩子雖然都很漂亮，腳却很醜。注射速賜康嘛！毒癮發作時，她們翻來滾去的。我在囚房裡讀著師父的開示，深深感覺生命因果竟然有這麼嚴重！

師父說，世間財，帶不走。真的。現在只要功德會有事，我就馬上放下身邊的工作。志業第一，事業第二。我變得沒有物欲了，也較知道惜福。在會裡看到師姐們愉快做事，心境就和樂歡喜了。師父常說，人生要結好緣，現在我就常碰到善因緣。我先生現在在賣麵，孩子也知道節儉了。很好，我發願為紀念堂捐

1 百萬，現在已經積存了 20 幾萬了。

■靜宗（女，台北分會，563 號委員，電信局上班）

慈濟是一大福田。入慈濟後，就會知道此生福報的厚薄，決定於前世種福的多寡。對於我現在的所作所為，我都認為是在撒下來生的福報種子。入慈濟後，煩惱減少很多，較能包容，知道什麼是圓融。這和「忍」是不同的，能「忍」仍會起瞋心。圓融是為人處世都很坦蕩；做人的出發點都在為人好，儘量想和人結好緣。入慈濟做事，才覺得總算沒有白來人間。我不覺得是在做善事。我要感謝師父和慈濟讓我可以做這些事，可以福慧雙修。

■文素珍（靜潔，女，35 歲，台北分會，307 號委員）

最早是朋友叫我每個月捐 200 元做好事，我就捐了，也不太清楚要做什么「好事」。她也邀我去看貧戶，我也總是沒那種熱心。直到我 29 歲那年，公公去世了，我才恍然有所醒悟，開始思索一些事。公公的生活很富裕，他買賣土地、做珠寶生意，

發放賑款的這一天，除了例行的義診和賑濟之外，一羣美容院的小姐們，也放下了工作，默默地投入義工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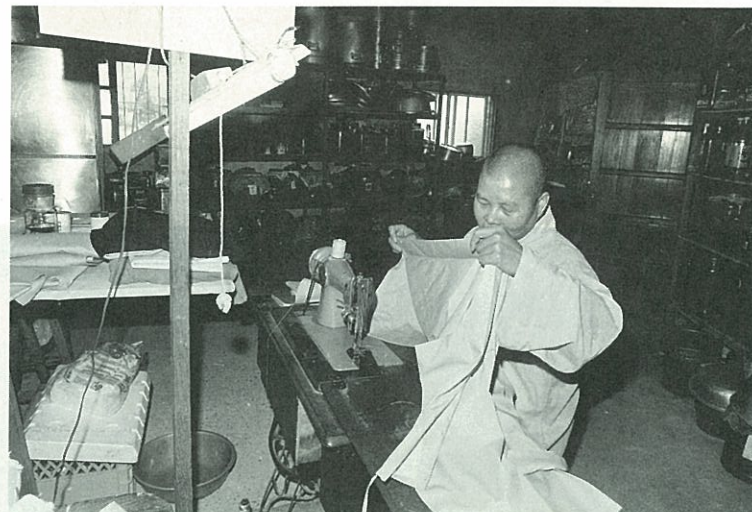
精舍內的師兄們
皆自製僧衣。

的確賺了一些錢。但是當我看著他躺在醫院時，我才頓然感受到，錢再多也是帶不走的，並且想到自己未來的生命若還像以前一樣，在吃喝玩樂中過去的話，人生又有什麼意思。我開始想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我主動找慈濟委員帶我去花蓮見師父。這一次，沒見到師父，她不在。要回台北時，由於天氣轉冷，精舍的師兄拿了兩件衣服給我們禦寒。坐在車上，我想著，如果在台北，這樣的衣服，我是絕不會穿的。但是它却的確達到了禦寒的效果。這時，我想到，所謂功德，就是滿足別人的需要罷了。

71年，當了慈濟委員之後，從探望貧民中，我慢慢了解到人間的各種苦，而從會員的相處中，學習只看圓的不看缺的，並因而開始生起感恩之心，並由感恩生包容和滿足歡喜之心。

以前，我心地狹窄，喜歡挑剔，也常為房地產和妯娌鬧不快。雖然也努力想打開心胸，却還是重犯。以前，心情不好時，就很喜歡出國。也常參與種種活動，有氧舞蹈啦，聽音樂會啦，總想抓住什麼東西來填滿心中的空虛。現在，我總算明白了，這些活動雖然可以使生活顯得充實，卻沒有改變我的心地。心中有恨，其實是自己。以前，我比較自私，考慮的都以自己為主，現在我則學會以眾人為主去想事情了。我曉得自己的身心變得健康了。我先生看到我這種生活態度的大轉變，很感謝師父。師父却說，要感謝的，是那些被你幫

師兄們自己手鑿的菜園一景。



助的人。

■林智慧（女，台北分會委員，近50歲）

以前我信的是外道，已經10幾年了，家裡甚至設有佛堂，但是却愈拜愈恐懼，一有風吹草動，就疑神疑鬼。我後來因有事要請教，林勝勝委員就帶我去見師父。她開示我要有正信。她說：「不可顛倒妄想。」這句話，我想了很久，才豁然貫通。現在我變得很自在開心。師父常說：「縮小自己，放大別人。」家庭氣氛變得一團和樂，朋友也漸漸回來了。

我是前年底入會的，今年元月開始當委員，我的會員有300多位。證嚴師父讓我們捐錢，其實是在讓我們種福田，啟發我們的良知良能，知道慈悲喜捨。我們並沒有為師父做什麼，其實是她救我們，使我們將煩惱轉成菩提。

■陳美月（台北分會委員）

第一次妹妹帶我去聽證嚴師父講經，就覺得很不一樣。很受用，是世間法，和生活很貼切。所以開始積極想了解慈濟。第二次，帶家人一起去。很感動，想

到要找機會和他人一樣地為慈濟做事。

以前自以為自己很好，但從開示中體會到自己其實習氣很多，因此有所反省和改變。從前，我的個性比較保守內向，一直只注重家庭，現在覺得除了家庭，更要做有益社會大眾的事。以前雖然生活安定，但有時會感到空虛無聊很煩，但進慈濟以後，過得很充實。每个月的聯誼會，台北的委員來回精舍的交通是我負責的。我設法克服種種困難，為委員們買火車票，申請專車。這樣，能和大家結緣，很好。師父說：「發多大的心，就有多大的福。發多大的願，就有多大的力量。」

■林勝勝（靜有，女，台北分會第12組組長）

進入慈濟後的最大改變是讓我天天有感恩心和歡喜心，並且對任何事情都會「善解」。善解是會令人轉命的。心胸變得開闊了。以前看到人家住50坪的房子，就會埋怨先生這麼差，只能住30坪的，去西園路探望貧戶，看到一家6口住在9坪大的屋子裡，才開始知足和感激。以



證嚴法師於早課（清晨 3.30）。

前物質慾望很強，老是欣羨追逐，現在心胸擴大了，曉得應為社會做事，並因而找到了信心。

我是被師父大願感動才進慈濟的。我先生第一次看到證嚴師父時，說：「很慚愧，我以前只曉得顧妻顧子。」師父說法都很貼切，並且因人而異。她把經典的意義拿來生活中實行，而不是要我們誦經給佛聽。慈濟這個團體是養德最好的地方。

■林永祥（男，高雄委員，55歲）

20歲時，我就很愛賭博了，

其它的也什麼都來，很不長。為了躲債，老是在搬家。我民國68年加入功德會的；每個月朋友來收200塊，我就給他，也不了解拿去做什麼。民國72年爸爸節的時候，和一羣人坐遊覽車來精舍。當晚，他們都住在精舍裡，我却跑去外面找朋友賭了一夜的麻將。第二天下午由師父開示說：「人生難得，應該好好利益社會，幫助艱苦人。師父開示兩個小時，我也整整哭了兩個小時。我覺得她的每一句話都是在對著我說的。」我幼小時，也是很

歹命的，現在，我已經把所有的惡習都戒掉了。每個月，我都會回來精舍一次，看看有什麼我能幫忙的。

■陳美羿（女，台北分會委員，汐止國小教師）

慈濟最大的特色是有良師和益友。委員之間互相砥勵，是心靈最好的洗潔劑。在慈濟裡，可以很容易地開發出慈悲和智慧來。

佛教的蘭巴倫

從一年3萬元不到的善款，發展到每年2億多元；在醫療偏遠

受到「慈濟」庇護的人們，
用祈求和感恩來忘卻自己在人間
遭受的苦難；期待明天是一個
沒有病痛、貧苦的日子。

地區蓋起6億多元的現代化醫院，敦聘台大醫學院系統的名醫駐診，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業。而這樣一個事業，却是以一個病弱的、刻苦自奉的證嚴法師為中心，在這飽食、物慾橫流的社會中，吸引了20多萬個改變了生命和心靈的善男信女去完成。對於不熟悉佛教的教外之人，不能不說是難以置信的奧奇。證嚴法師的事蹟，強烈而具體地認識到實踐性的佛教的驚人的力量，改變了一般人把佛教看成個人避世苦修，甚至以信徒贖買心靈平安聚積產業，交結權勢的印象。在為物質、慾望、財勢而狂奔的社會中，證嚴法師以她那獨特而神奇的信仰和生命風格，重新喚醒宿睡在人的心靈深處，並且為大眾消費社會不斷放大、膨脹的官能與慾望所麻痺的，對於愛、施予、悔改、心靈的清澈與平安的飢餓，並且起而身體力行，在台灣花蓮建造了佛教的蘭巴倫（著名的基督教醫師史懷哲在非洲為土人興建的醫院），不能不說是在台灣的佛教上一次信師和佛教「神學」上的巨大革命吧。雖然金額龐大的基金會的管理、慈濟醫院的現代化管理，對於慈濟功德會而言，將是愈來愈嚴肅的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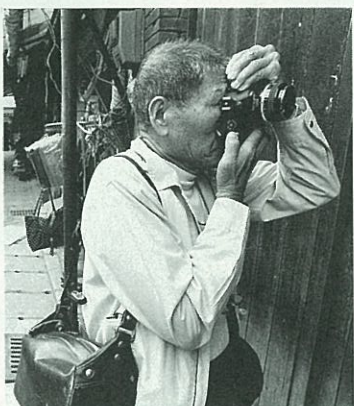


戰。但如何將證嚴法師那草根性的、民衆的、實踐的佛教信仰予以系統化，並且以具有豐沛不竭的信仰生命的語言和文字加以闡釋和發展，恐怕還需要有慧識、有實踐的信徒去記載、發展和廣為布傳了。

♀

《人間像》

先行代 攝影家 張才



50年代以後幾乎停止攝影創作的張才，這些年，偶而會拎著相機出門，重溫舊時對「街頭攝影」的志趣。（吳仁麟攝）

在台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中長大，到日本讀攝影，西渡上海，拍下革命前夕荒廢的洋場。

回到故鄉台灣，

他為台灣民俗留下記錄。

在台灣山胞的記錄作品中，

他生動地留下

五〇年代初台灣山地人民的

英毅的精神和文化面貌。

他穿梭在「二·二八」的煙硝中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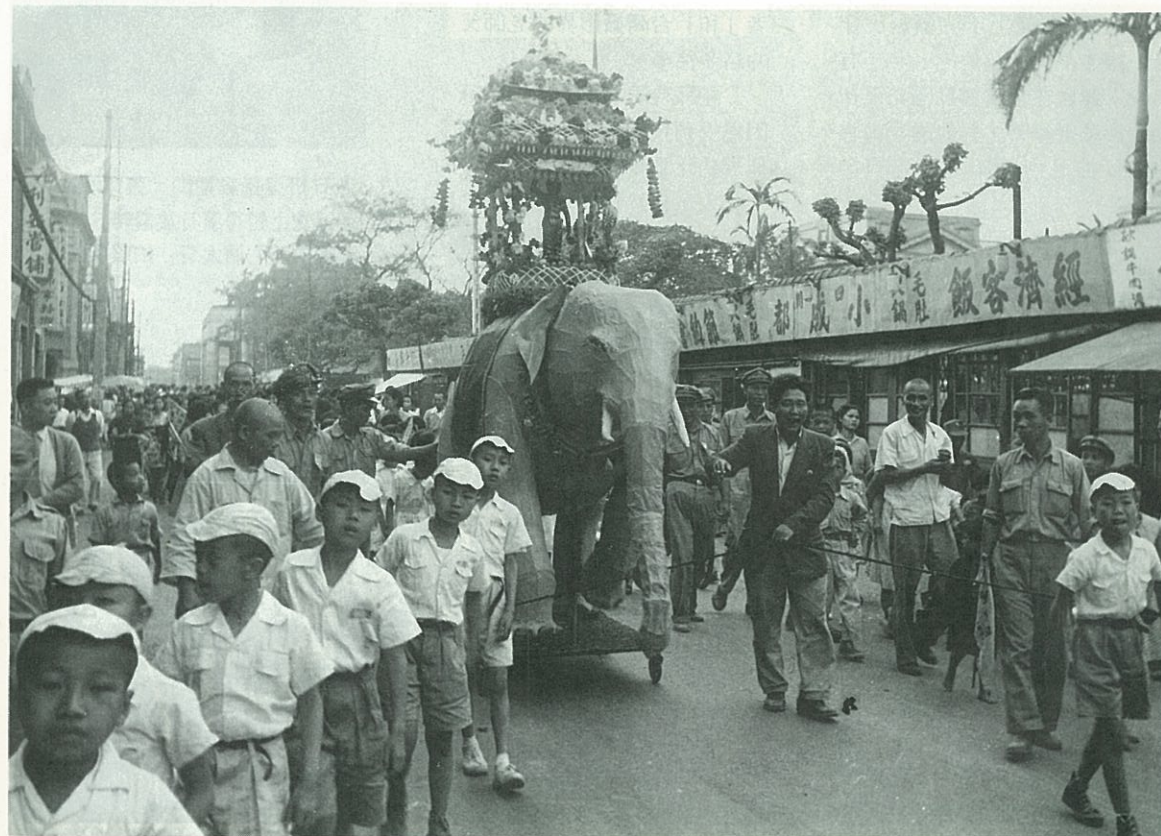
然後淡淡地燒毀了

那愴痛的歷史現場的數卷底片……。

撰文■鍾喬 攝影■張才

40年代中期，創作力豐沛的張才，拍過一組「民俗節慶」的攝影作品，至今仍在後輩攝影圈為人稱道；圖為1955年在台北市迪化街舉行浴佛節。

12歲那年，張才在兄長張維賢先生的影響下，步上新開張的戲院，觀看正式演出的粵劇，從此便對攝影、戲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左下是張維賢。



編11月號「人間」特別企劃「讓歷史指引未來」時，編輯部到處找昔時的照片，也找了幾位50年代、60年代的攝影家幫忙。老攝影家張才先生的幾張作

品吸引了我的注意，後來又聽說他是日帝時代台灣新劇運動家張維賢先生的親弟弟，編輯部決定要採訪他。

深秋的台北，寒意似乎比往年

來得早些。在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條不怎麼起眼的巷弄中，依著寒涼中難能一見的秋陽，見到了人稱台灣攝影界第一代傑出工作者的張才先生。提起張才老先生，



壯年時期的張才，以他勤勉、認真的工作態度，在當年的攝影圈中被譽美為「社會大學的寫真者」。

先行代

目前台灣 40 歲上下的攝影工作者，該多少都聽過他的名字。有不少人還曾在舊書攤翻閱光復初期的影藝畫報時，對他的「山胞肖像」作品留下不易遺忘的印象。

「張才，嗯，我知道這個人。他早期的沙龍作品還蠻有名的！」

「不，張才不只拍沙龍。我知道他還曾跟隨當年的人類學考查團體到台灣山地拍照，留下許多珍貴的高山族影像。」

「我有幾本光復初期的攝影藝術刊物。那時候，他蠻活躍的。後來，就比較少看到他的作品了！」

一個嚴謹、謙遜的時代

然而，對於今年 30 歲以下，在新聞、雜誌圈子裡闖的年輕攝影工作者，張才還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呢！經歷歲月與歷史滔滔流轉，這位現齡已高達 73 歲，從 50 年代以後便甚少在攝影圈露面的台灣攝影家。在偶爾談及年輕時意氣風發的拍照生涯時，總是那麼謙沖而淡漠地重覆著幾句簡單的話，便算交代了他早期被同輩友朋譽美為「社會大學寫真

者」和「台灣攝影界的老師父」的諸多往事。

「在那時候，拍照的人少嘛。因為受到我大哥的影響，接觸了他那些比當時的我年長十來歲的文化人，自然較有耳濡目染的機會，也受到很大的關照和鼓舞」回憶著過去種種，張老總不忘挺起他已然稍顯佝僂的老邁身軀，雙手插在腰間，微微別過覆著霜髮的額頭，「其實，比起當年譽滿日本和歐洲的攝影家，如尤金·史密斯，如布列松，我拍的那些東西，只能說是 amature（業餘）的作品罷了。」

他數次熱烈推崇他一生崇拜的世界攝影巨匠，從而真心地數說他自己在相形之下的「微不足道」。我終於看到上一代人，對於藝術的認真、嚴謹和謙遜的態度。由於這樣的態度在訪談中不斷地、自然地反覆出現，我逐漸感覺到張才那一代人的精神與歷史的力量投擲出來的影子。

「你看看！遠在 30 年代初期，我還沒有到日本學照相時，這些大師就拍出這麼撼動人心的作品了！」指著那幾張陳舊的攝影集裡布列松／尤金·史密斯的傑出影像，張老以真實的感佩之



赴日研習攝影期間，張才從課堂上習得風行於當時日本攝影圈中的「蒙太奇」拍照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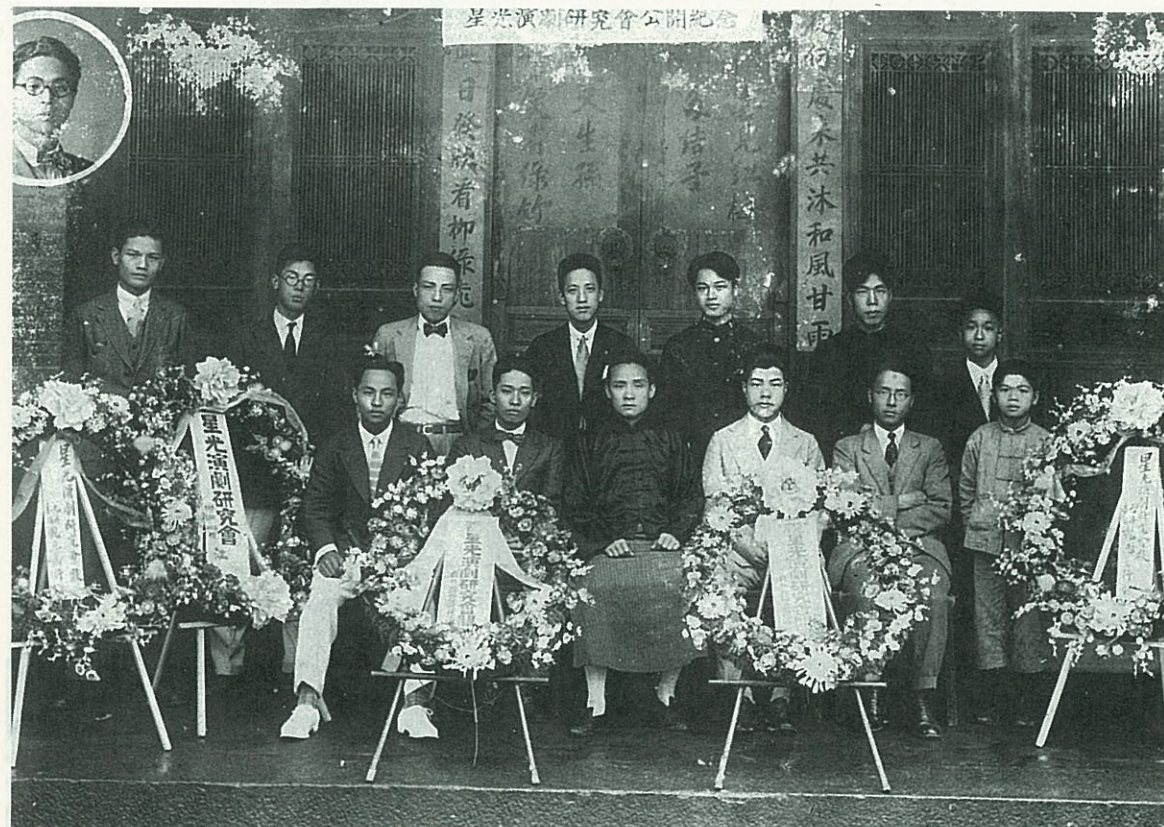
情說，「要跟他們比，我就差遠了……」

戲劇運動家張維賢

事實上，老攝影家張才會與「拍照」這個在日據時期被一般地視作「摩登」的行業結緣，有著頗富傳奇性的背景。

張才出生的 1916 年，是在日本據台已達 20 年，結束武裝鎮壓台胞抗日運動，展開特高監控、大力開發殖民地現代化產業的時代。張才出生時，台灣人民的抗日運動，正由武裝抗爭轉為非武裝的文化鬥爭。當時比較重要的非武裝抗日運動的發展，如「文化協會」的成立；「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展開，以及「台灣民報」的發行，前前後後經由抗日的台灣士紳階級，援引第一

12 歲那年，張才在兄長張維賢先生的影響下，步上新劇演出的舞台。圖為正式演出前夕、綵排後的留影，前排的小孩即是張才。左 1 是張維賢。



次大戰後蜂起的「民族自決」和殖民地解放運動的風潮，在台灣各地推動聲勢愈趨壯偉的反帝浪潮。

1928 年，張才 12 歲。「台灣文化協會」因路線鬥爭而分裂。



「新文協」轉由主張勞、農階級解放運動的左翼領導。青少年的張才，在被當時士林稱作「台灣新劇運動第一人」的大哥張維賢先生身邊，看著自家兄長在這風起雲湧的時代，經由推展演劇活

40 年中期，從上海返回故鄉台北之後，張才靠經營相館之便為舞廳上班的女郎，留下時髦的沙龍肖像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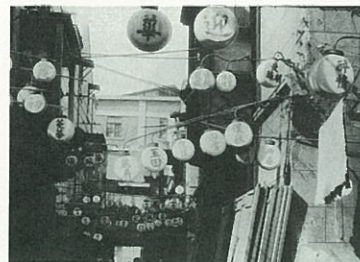
上海大世界戲院一帶，是當年號稱「十里洋場」的國際性大都會的聲色娛樂地區。



動，宣傳「無政府主義」理想。就在這一年，張才跟隨他熱衷新劇運動的大哥登台演戲。後來，張維賢組織的兩個劇團都由於經費無著而解散。張維賢改赴東京築地小劇場從事觀摩與研究工作，繼續研究戲劇和無政府主義。1930年歸台後，張維賢結合台北、彰化的台灣無政府主義青年，並指導當時才成立不久的「台灣勞動互助社」，同時組織了「民烽演劇研究會」，致力發展戲劇工作。

在張才老先生的記憶中，無政府主義的憤怒青年張維賢，以獻身抗日新文化運動的姿態，出現在30年代初期台灣抗日文化運動的舞台上，自然也就成為日本警察秘密監視甚至抄家、檢束的對象。

談到自家兄長從事劇運、思想主張的過往事蹟時，張才的記憶常常因貼在舊相簿上泛黃劇照而聯貫起來。「你看，身穿哈薩克裝的就是大哥張維賢。在當時，這是一種激進青年的時髦裝扮。我呢？就是坐在前排的這個小孩！」張才說，「當年，每回演新劇呀！只要劇中須要小孩角色，大哥總是要找我上台；他自



上海的聲色場所張灯結綵，
燈籠罩上還寫著酒家女的藝
名。

己呢？每一次都當男主角。」張老先生在回憶中笑了起來。

指著相簿裡發黃的劇照，張才提及坐在他左邊的，便是昔時身為無政府主義者，並曾參與無政府主義重要組織「孤魂聯盟」的周合源老先生。「周先生今年86歲了，我們還常常往來，大哥的好朋友嘛！」張老說，「當時啊！大哥每回演戲後所得一部份都捐給收養乞丐的機構——『愛愛寮』，周合源還有『愛愛寮』的主持人施乾，便是經由這層關係認識大哥的。有時候他們三個人常到街頭巷尾找尋無依流落的乞丐送到『愛愛寮』去養，人們都稱他們『乞丐頭』。」

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殖民地台灣人的劇團受到日帝全面鎮壓，張維賢的戲劇運動也因此告終。張才老先生還記得許多無政府主義「黑色青年」一再受日警的逮捕、干預，大多潛入抗日行

列的地下組織。「一直到現在，我都還並不十分理解大哥他們的思想主張。」張老先生說，「倒是回憶過往種種時，常常叫我想起那個世代青年們認真、勇敢、謙遜而熱烈地生活的時代和歷史……」

走上攝影這條路

1936年左右罷！20歲的張才接受大哥的資助，前往日本東京的「武藏野短期寫真學校」深造。據張老的回憶，原本他大哥希望他進入當時日本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武者小路實篤所辦的一家平民學校讀書。「後來為考慮學攝影較能解決日後謀生的艱困，我還是選擇了攝影學校。」張老說。在日3年期間，他並不是一位認真、聽話的乖學生。倒是學校裡一位名叫木川專一的攝影學講師，經常在課餘時間和他談論攝影美學與拍照實務技巧方



上海街頭的「耍猴戲」
吸引路人引頸圍觀。

上海政府官員在街頭
焚燒鴉片烟具。



面的事，至今天印象極深。就在木川先生的課堂上，張才窺見了好些歐洲攝影大師的傑作，擴大了他的攝影思想。

1939年，張才結束學業返台。在舊台北的大稻埕一帶，開了一家照相館，並且展開他一面開業營生，一面走遍台灣各地鄉鎮、深入山胞聚落的記錄攝影生涯。一直到今天，他的名片上仍然印著「福德照相器材有限公司／台北市衡陽路一二〇號」的字樣，便是當時舊相館幾經輾轉後擴大經營的延續。幾十年來，



偌大的「當」字寫在灰牆
剝落的當鋪側邊；賣舊衣服的攤
販擺著簡陋的攤子。

到上海去！

光復前不久，張才隨著他大哥遠赴中國大陸「十里洋場」的上海經商。回顧那段在祖國大陸的歲月，張老那佈滿皺紋的臉上，抹過一絲淡漠的笑意。他從陳舊的抽屜中取出一疊厚厚的、用牛皮紙袋包裹著的照片，少說也有七、八十張罷！在上海經營生意之餘，張才選用了相當多的時間，走遍上海的各個角落，留下一張張於今尤為珍貴的照片。

「在上海那一段時間，我一有空就背著相機出門。我走遍上海的碼頭、公園、大街小巷。我驚詫地看到這繁華的國際性大都會，竟然也有倒臥街旁的乞丐，賣稀飯給人力拖車的苦力充飢的小攤販，就靠那般矮矮小小的一張舊桌子做生意。這種景象，在台灣的城市裡難得一見啊！」扶一扶斜掛在鼻梁上的老花眼鏡，張老緩緩地從積疊在茶几上的照片中，翻出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上海亮麗的櫥窗，裡面豎著兩具服裝模特兒。櫥窗外的街道旁，卻睡臥著幾個疲瘦的乞丐。

張才記錄了40年代上海的政府官員在街頭燒毀鴉片烟具、碼

40年代中期的上海，亮麗的
服飾店門廊前，臥睡者幾個
衣衫襤褸的乞丐。



曹族山胞酣暢聚飲的影像，
是 40 年代末期，張才跟隨
人類學考查團遠赴山地部落，留
下的重要攝影作品。



頭工人在烈陽上拖拉單輪貨車、電車高傲地橫跨過上海街頭、乞丐在高聳的樓房大廈前隨意躺臥的攝影連作，很讓人聯想起歐洲攝影大師布列松，在 1949 年前後來到中國拍下來的那些撼動人心的影像。

「這些都只是街頭攝影，隨機、漫然拍下來。算是 Snap shot 啦！」張老依然以他那一代人真實的謙遜，瞪著他老花眼鏡背後圓滾滾的黑眼珠，堅稱布列松是以深刻的人文思想為基礎，形構成一組意念完整的攝影

作品。「我怎麼能與他相提並論？」他溫和地說。

台灣山地人民的肖像 畫

40 年代中期，帶著他成箱心

愛的古典音樂唱片，以及這套「上海留影」的攝影連作，張才又回到他的故鄉——台北。

回到台灣以後，在營生之餘，張才沒有放棄影像創作。他的影像觸角，從海濱少女模特兒為題材的沙龍作品，延伸到台灣地方民俗節慶的記錄。他著名的一系列深入高山地帶為當時台灣原住民族留下的人物肖像與羣體生活照片，和他跟隨一個人類學田野調查團遠赴蘭嶼拍下的雅美族記錄作品，也是在這個時候拍的。

張才的「台灣民俗節慶」的系列影像，從今天台灣民俗的形式和內容大都已经變質、簡化、解體的條件來看，尤有珍貴記錄意義。然而，40 年代活躍於攝影界的張才，最為圈內與圈外人仕稱道的作品，還是他以 90 釐米 Elmar 鏡頭拍下的系列原住民肖像作品。一張張身著少數民族傳統服飾的半身肖像，豐富、有力地表現和記錄了，在那個年代中還保留了相當程度的民族尊嚴和民族主體性之高山族精神與文化面貌。創作力豐沛、年輕熱情的張才，跑遍了山地九族，以勤勉、認真、執著的工作，完成了這個系列作品。把這一系列記錄

照片，和今天台灣少數民族的面貌做一比較，人們很容易察覺到，今天台灣原住民尊嚴的喪失是何等慘重，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又是何其嚴重。透過這些作品，我終於領會了優秀的記錄攝影作品，不但在藝術上得具備重要水平，在傳達社會、歷史和文化風貌時，也具有無可取代的記錄力量。

熟悉近代攝影史的人，都不難瞭解崛起於 30 年代歐洲的「社會記錄攝影」（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y），在很多時候，是要經由翔實的影像記錄，尋找並解決都市社會生活面臨變遷時的因應之道；另外，帶著強烈參與生活、關懷社會旨趣的「報導攝影」（Reportage Photography），則是希望透過影像所傳達的人文精神，來剖析和批評現代社會人際生活的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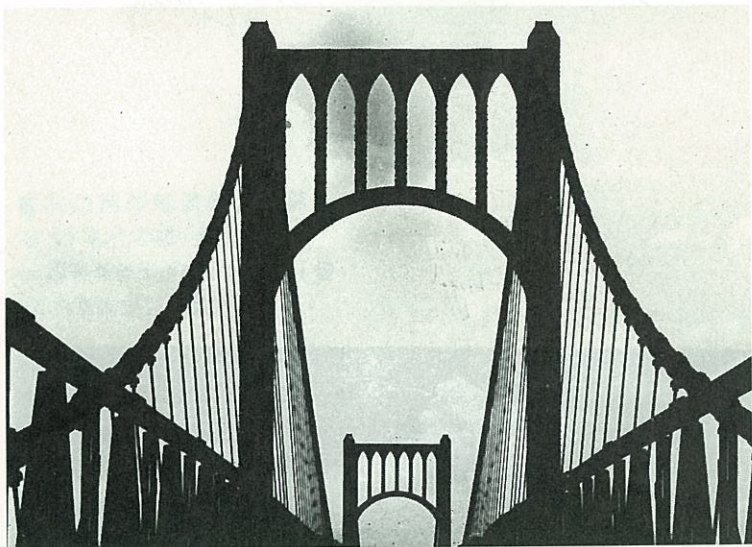
境，進而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理解。對於這些攝影發展史上的理念，張才似乎未必熟悉。但重要的卻是，當他以街道攝影的態度，為特定時代的特定生活留下影像記錄的同時，卻在一張張藝術上撼動人心的照片中，充份發揮了他那獨特影像的巨大解像力。和他同時代從事攝影工作的友輩，在談及他的影像風格時，誠如他論及自己的創作時相同，一般都稱張才那特殊的作品為 Snap（街頭即興攝影）。

一生只要拍出一張的照片……

1948 年 6 月，張才在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走廊舉辦他的個人展，展出了他那結合了豐富的鄉土情懷與現場觀察的作品。這是他的「處女展」，竟也成為最後



生動、活潑的記錄攝影風格，讓張才的「山胞連作」超越人類學攝影的呆滯、平面化。



一次。時隔整整 40 年後的今天，問起他為何在那麼漫長的時日裡，未曾再作任何展出活動時，他只是淡淡地說：「拍照這個東西，愈拍愈怕啊！一個攝影家，一生只要能拍出一張好照片，就心滿意足了！」看來，退隱攝影圈多年的張才，雖經長久的沈寂，以他那一代獨有的沈穩和謙遜，並沒有表露出任何慨嘆或遺憾，使我感覺到那一代人自然、恢豁而曠達的胸襟。這麼多年來，他習慣於孤獨地出外旅遊拍照，默默地在暗房工作，偶而，有那麼些年輕一輩的攝影界朋友前來造訪時，他又會從古老的抽屜裡翻出一疊疊舊照片，傾談著他早歲無悔的攝影年月。每次和年輕朋友談得投機時，他會慎重的找出他唯一自己感到滿意的作品。那是一張 1947 年他在台南安平一個墓場拍下的題為「永遠的歸宿」的照片。

「這是我今生拍下來最好的照片。你看，墳草覆蓋著墓碑，遠遠的墳坡上，是一輪月暈。我幸運地捕捉住這種生命的奧境……」他喁喁地說。或許，照片中那種淒美的悲劇感，讓年邁的攝影家更深地溯回他和他那一代人所經歷的種種歷史的烟雲，張才先生和我都在凝視著照片時沈默了……。

「二·二八」事變的底片付諸一炬！

月光下的墳場。它讓人想到生命的侷限與自然的永恆；想到兀自在人世的生死之上美麗地照耀著的萬有——也毋寧真是張才先生的傑作吧。張老特別屬意這張作品，或者正好說明他是一個重境、重美、重視比較抽象的形象的藝術家，而不是一個重視記錄、干涉和批判的攝影家。我於

明治大橋，1947 年，
日據時期台北與板橋之間的重要橋樑。

是忽然想起有一回，他告訴我他拍下了 1947 年「二·二八」事變當天的台北：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當天，我接獲朋友打來的電話，說是有人在圓環邊示威遊行。背起相機，我馬上趕赴現場，眼看人羣愈聚愈多，我拿起相機拍下了一張張抑憤的臉孔，又跟著亢奮的口號聲，一路尾隨到公賣局……」

他說，當時在示威的人羣中也有人憤怒地指著鏡頭背後的他。「幾經解釋之後，他們才和緩下來，」記憶中，張老緊接著又以慣常淡漠的口吻說，「前些年，我把這些照片都燒掉了。」

「燒了！」

「嗯。」他說。

問他現在後不後悔，他簡潔地說不。埋藏在張才老先生腦海深處，歷經漫長 50 多年歲月所拍下的照片，容或就像這套「2、28 事件」的照片罷！隨著年歲的愈趨老邁，或者付諸焚毀、或者刻意淡忘，到底那是一種怎樣的心境呢？我困惑良久。

編「讓歷史指引未來」的特集，我和許多同事到處找台灣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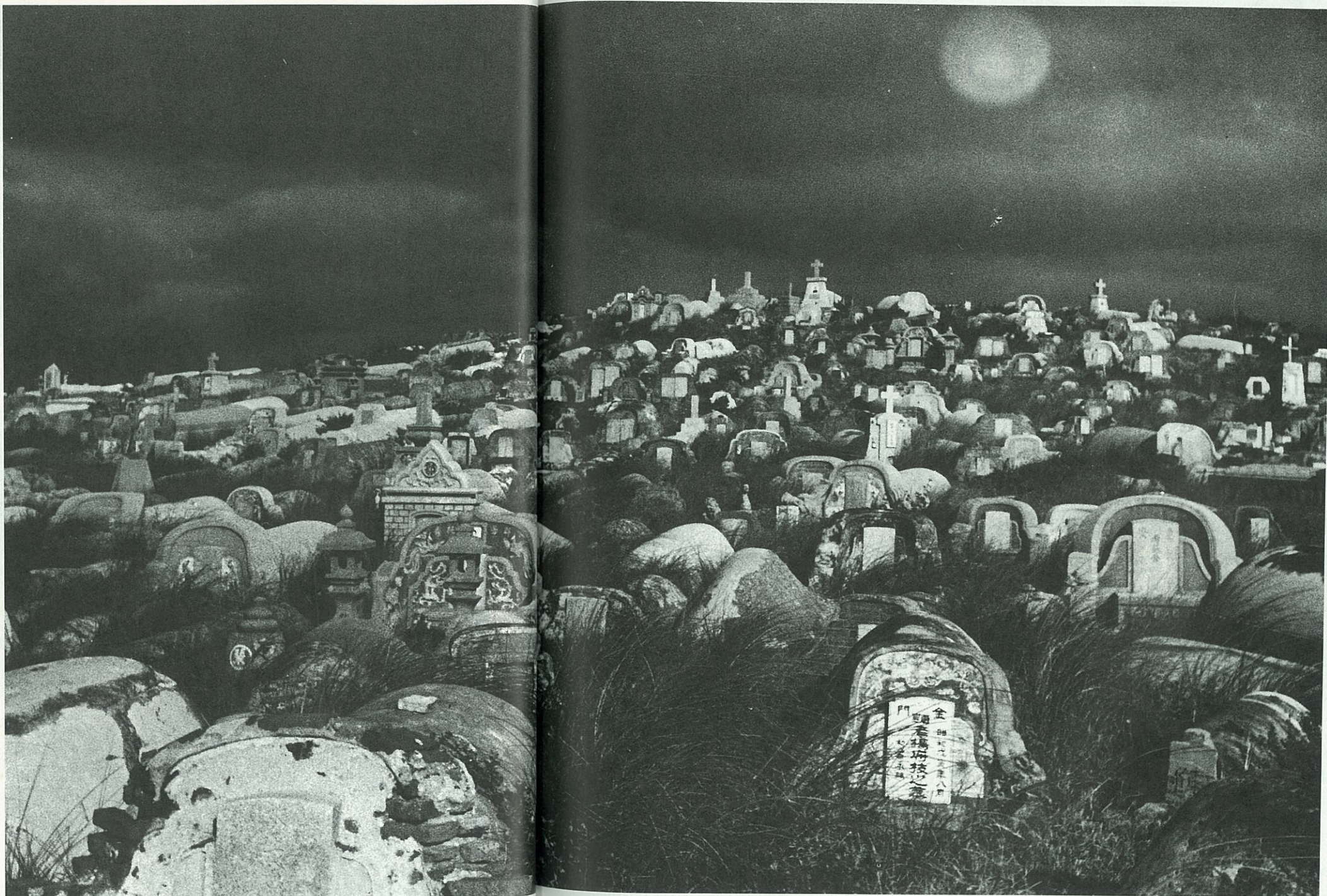
1947 年，中壢行走街頭賣斗笠的攤販。

1947年6月間，張才在
台南安平墳場，拍下這張提名
為「永遠的歸宿」的作品。

年的照片。沒有人會想過會找到
「二二八」事件的照片，那怕是一
張最差、最模糊的照片。而張
老說他在那歷史的現場拍下了好
幾卷！而且是像張才這樣傑出的
攝影家拍下來的。然後又通通付
之一炬，永遠化為烏有！

經歷過日帝時代、中國大陸和
光復後四〇年代後半，與五〇年
代中國非條理的、苛刻而荒廢的
政治，以及在那種政治下，涉過
他漫長踏實的攝影生涯的張才把
「二·二八」記錄照片付之一炬
而毫無扼惜之感。在極大的錯
愕、痛惜之後，我逐漸理解了張
才先生那自然、平凡、謙遜的，
對於生命、生活和創作的態度，
以及形成了這態度的無情而有力
無比的歷史。

♀



關心20萬 台灣被虐兒童

被看成是兒童天堂的美國，防止兒童被虐待的教育、法令、告發、保護與復建體系相當完備的美國，據統計1983年到1985年間，美國各種兒童虐待的增加率高達57.4%，而每年各種被虐待兒童總數高達200萬人！如果以這個比率（即1%）來推算台灣地區每年各種被虐待兒童總數為20萬人，顯然還是一個太保守的數字。被虐待兒童所遭受的重大身心創傷，不但使被虐者終身受害，也使被虐者身心的歪扭而成為未來各種社會犯罪和社會負擔，進步加害於人。

請注意 「人間」的動向……

「人間」雜誌決心為反對台灣地區兒童被虐待問題而奮鬥到底，就像我們契而不捨地為台灣森林請命一樣。我們需要您這樣的支持：

- 立刻長期訂閱「人間」雜誌
- 注意「人間」有關兒童被虐報導
- 密切注意「人間」所發起的有關防止兒童虐待的民間公益團體，隨時準備為它效力。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TEL. 7091920~3 劃撥帳號：1008791-0

《人間民俗》

火燒王船 祭瘟神

傳說中，「王爺」是驅瘟解災的神祇，隨著民間信仰的變遷，在巫覡的作用下，瘟神轉而成為信徒們請求禳災驅害的「醫神」。

今年，東港的五朝王醮祭典，光復後，盛況無出其右，堪稱百年來最為隆重的一次。王船泊定，香火如海，天庫成山，頃刻間，在火海中化遊天府。

黑夜裏，人羣和王船在硝煙和鞭炮聲中走入祭典的最高潮。



撰文 ■ 李翠瑩

攝影 ■ 吳仁麟



乩童在遼闊的海上迎接王駕的到來。

「台尚王醮，三年一舉，取送瘟之義也。境內之人，鳩金造舟……延道士設醮，或二日夜、三日夜不等，總以末日設筵席演戲，名曰請王……酒畢將瘟王置船上，凡百食物、器用、財寶，無一不具。醮畢，送至大海。凡設一醮，動費數百金！」

——台灣縣志／清康熙 59 年
(1720)

午后，我們從透著寒風的台北搭車南下，當抵達位於屏東西北隅的東港時，不僅沒有寒風，反而是一片洋洋灑灑的、美好的陽光。遠遠地望見路口矗立著一座紅豔豔的牌樓——「恭迎戊辰科代天巡狩王駕」……

王船醮祭的淵源

遠在閩南移民墾拓台灣之初，由於人煙荒漠、瘟疫時起，四處瘴癘為害，當時醫藥衛生水準又極差，害病死亡人數有增無減。根據文獻記載，台灣自康熙至民初的 200 年間，其中發生的大瘟疫不下 20 次，每次疫疾流行時，死亡者總在 1,000~4,000 人



之譜，這對當時住民並不多的台灣而言，人口喪失率算是相當高的。

醫藥闕如，保健知識低落，迫使無助的百姓只得求助於神明。流放王船本是福建沿海一帶的習俗，旨在驅瘟解災。台灣的住民大多由閩南移入，自然也就將這

種習俗帶入境內，成為西南沿海相當盛行的宗教活動。考究民間信仰中所謂能夠驅瘟消災的神明，其實也就是無祀鬼厲的化身；人們由畏懼鬼厲作祟轉而以祭祀安魂的討好方式來代替，祭祀尚不足，乾脆藉玉帝旨意之名封其為瘟部正神。

隨著人們對宗教信仰需求的轉化，民間更賦予瘟神「奉玉旨代天巡狩」的令名，以求祂遊走查稽，戡止瘟疫。又由於醫藥不足，在巫覡的作用下，瘟神被人們掛上「醫神」的招牌，成為專治時疫、禳災驅害的冥醫了。

至此，瘟神已完全由「負」轉

為「正」，從無祀鬼厲一躍為民間尊祀的「王爺」、「千歲」。台灣的王爺廟相當多，估計在 716 所左右，其中以東港的東隆宮、台南的南鯤鯓代天府最具代表性。

王爺因與海洋文化有深層關係，在後期的信仰性質上與媽祖

迎王駕的儀式中，數萬信徒齊聚海濱。



近似，故也兼具海神的身份，流放（焚燒）王船便成為王爺祭祀的重要象徵，一般稱為「王醮」；有謂「五歲一巡狩」，也有「三年一醮」的，現在多循後者的方式。

請王

打從 2、3 個月前開始，東港鎮這個方圓不及 10 平方公里的漁港便煞有介事地忙碌起來，好像小媳婦辦大酒席，在灶房裏團團轉。隨著王醮吉日的接近，向來樸素慵懶的小鎮一時之間忽然熱絡起來，好似被點燃了引線的鞭炮一般，撲赤赤正冒著火星兒。

建於康熙 45 年的東隆宮是東

港的第一大廟，也是負責發落王醮祭事的主廟。

今年戊辰科的平安祭恰巧又逢上 30 多年一輪的大建醮，正是所謂的三朝、五朝、七朝大科年，三、五、七朝輪完約莫是一世紀，一生中能碰上兩次大科年便很難得了。每科都受命為王船造帆的蔡文取老先生回憶說：「日本人統治時代，禁止我們作王醮，所以停了很久沒有燒王船；光復後，我碰到過三朝大醮，那時我 40 歲左右，這一回的五朝大醮，我已經 74 歲囉！」

在從前東港鎮街道還未被冠上中正路、中山路的年代裏，聚落的分佈區域是按地形分為七區，分別是：下中街、安海街、頂中

街、下頭角、頂頭角、崙仔頂角、埔仔角，合稱「七角頭」。每屆建醮時，都由這七角頭共同籌劃推動，各個角頭裏再選出經過向王爺擲筊決定的壯丁，作為抬神輿的「轎班」及負責衙役的「班頭」。

東隆宮所供奉的主神是溫府王爺，算是本地神。據老一輩所言，每屆醮期來臨前的半年至一年左右，南海普陀山的中軍府王爺會先行來台視察。俟醮期到了，恭請王駕上來後，中軍府必須向大千歲報告視察的結果，以作為代天巡狩的參考資料。其實，神界的倫理秩序和人間的道理是一樣的，不管是幽冥也好、陽間也好，那種「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的道是有共通的一體性

起乩的乩童，以流血
和忍受皮肉傷痛的能力
來顯揚神威。



的。

自農曆 9 月初 1（10 月 11 日）施放水船開始，東港王醮於焉啓開了序幕，緊接著是施放火船、水火燈，以及由乩童爬道梯。廣場上豎起了招徠四方「好兄弟」的燈篙。

廟前的廣場幾乎是萬人攢動，善男信女們手上高舉著香火擠來擠去，每個人總想找個好位置向王爺叩訴心願。4 尺長的香爐雖然很大，但實在容納不下連綿湧入的香火，於是廟裏便派了個人專門站在爐旁收集香枝；每當人們膜拜完畢，插下香火，再合十頂禮睜開眼時，香已經被那人迅速地拔起往水桶裏淹熄，然後扔進一口大飼料袋裏了。有時香客會帶著一種可惜的眼神望望飼料

袋，方才離開。

農曆 9 月初 9（10 月 19 日）重陽日，也正是「請王」的吉日。一大早開始，鎮上便鞭炮不斷，從各地前來參謁請王的神輿陸續進入東港，並前往鎮海里海濱的請王地點。七角頭的轎班人員也分別穿著七種顏色的制服在廣場前等候。這不同的服色也就是代表他們所迎抬的王爺的身份，至於什麼角頭穿什麼服色？抬哪一尊千歲爺？都是在上科醮畢後就來籤決定好的。「像這一科的大千歲籤被下中街的夾中，也就是大千歲囑意他們來扛大輪（神輿），所以就穿代表尊貴的黃色轎班服。其他六角頭，像安海街抬二千歲，就穿水紅色；頂中街抬三千歲，穿黑色；下頭角

抬四千歲，穿綠色；頂頭角抬五千歲，穿紫色；崙仔頂角抬中軍府，穿白色；埔仔角抬本地神溫府千歲，就穿藍色的。不同顏色代表不同禮數。」今年 65 歲，住安海街的潘添成說。

廣場上，七角頭正整隊待發；廟前，身穿藍袍衙役服、頭戴高頂笠的「班頭」站成兩排，衙棍交叉，以禁止閒人及惡鬼侵擾法壇；法壇裏正由道長在進行請「王令」。11 時許，分別請出用紙包封尚未開光的王令牌及溫王御璽，王令由各角頭總理執持，御璽則由王馬駝負。

一切準備妥當，神樂奏起，一路人馬浩浩盪盪地開往海邊。路上，家家戶戶悉備香案祭拜，鞭炮聲此起彼落，沿路隨香的男女

負責抬神輿的轎班正在進行
過神火儀式。

信徒，手持貢香頂禮膜拜，甚為虔誠。

中午 12 時，祭壇道長、七角頭、乩童、近 200 頂神輿及數萬名信徒皆齊聚請王的海濱，一時間，鎮海里方圓 1 公里的沙灘上盡是人潮，金黃的涼傘、旌旗飄揚，香火裊繞，盛況煞是驚人。

轎班將祭壇至水濱處隔出一條通路，由道長林德勝作法後，七角頭的輿前乩童陸續起乩，兩人一組，手持輿棍不住顫抖；手握狼牙棒、釘球等法器的乩童則不停往身上、頭部擲砍，以致血流滿面，圍觀的民眾皆看得怵目驚心。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起乩劇烈的乩童不時往海裏衝去，口中喃喃有辭。由於請王必須由乩童起乩令神明附身，才能知曉王爺是否已上轎，千萬雙注目著乩童的眼睛既是焦急又緊張。

午后 2 時，祭壇上起了一陣騷動，原來下中街的一名乩童衝上去報名號，經由桌頭（負責為乩童翻譯者）說明附身神明為「帥」姓，但與預定恭迎的大千歲姓氏不符，被大總理駁回，接著乩童又報出「張」、「錢」等姓，全部不符，法師認定是歧路的小神煞妄想偽裝上轎，於是便將乩童趕下去，並為他驅趕附身的神煞。

關於「代天巡狩大千歲」的姓氏，全東港也就只有「大總理」和三名委員知道而已。由於每次巡狩所輪流派來的千歲爺並非同一人，大總理必須在醮前向神明擲筊卜示，才能知道這科來者何神；在卜出姓氏後，書寫在牌令上並貼上封條，因為事屬「最高



機密」，所以任何人都不准洩露天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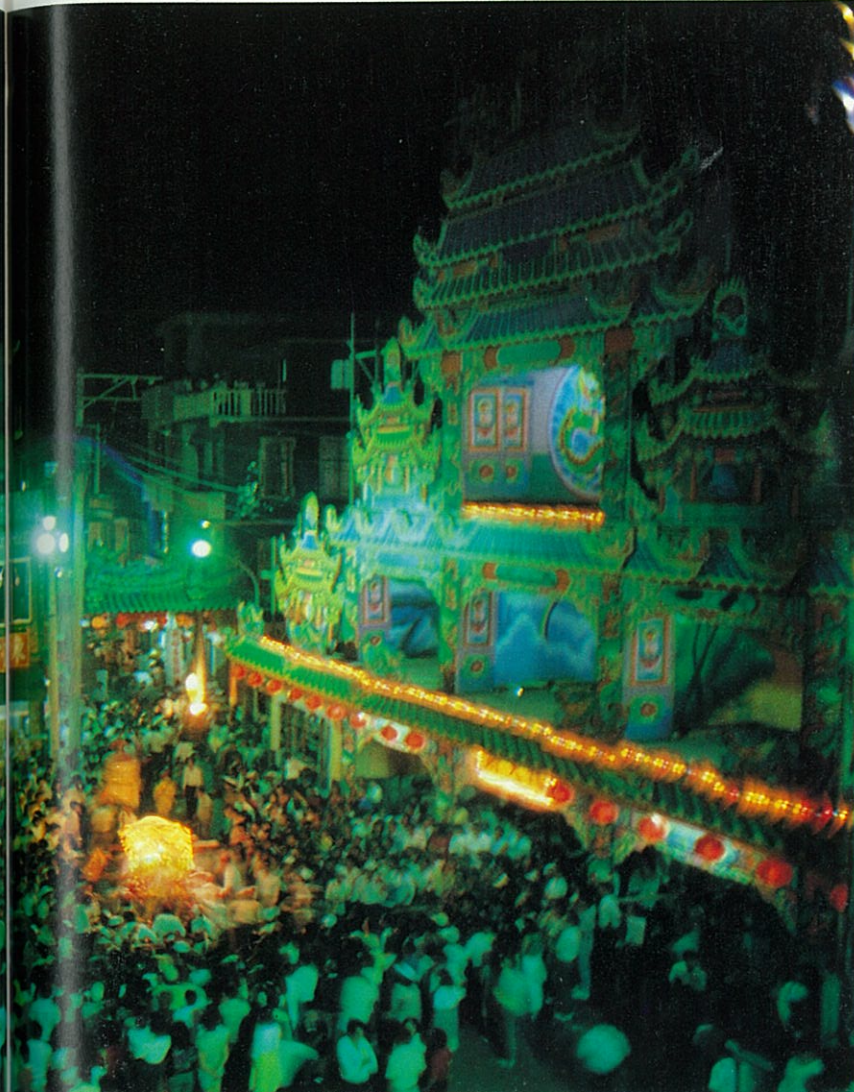
2 時 35 分，又一名乩童被迎上祭壇，他顫抖著執筆在黃旗上書寫：「奉玉旨 代天巡狩吳」。大總理一看，確定正是本科大千歲爺到了沒錯！便立即向枯候多時的數萬民眾宣佈：「大千歲駕到！」，沙灘上的男女老

入夜後，東隆宮的廣場被上百隊的陣頭和看熱鬧的人羣塞得滿滿。

少一聞此令，立即跪地恭迎，虔誠叩拜，全場歡聲雷動。此時，帥旗升起，鳴放禮砲煙火，各神輿揚旌起駕，恭隨大千歲繞境巡！

狹窄的街道上人潮洶湧，民眾們夾道迎駕，人手一炷香，漫天鞭炮煙硝。

晚飯後，廣場上已鋪了大約 6



公尺見方的炭火，工作人員正用粗大的繩索將炭火打勻，並灑上鹽巴以降低溫度。9 時許，王駕回到東隆宮前過神火，清淨污穢之氣。

王駕過火後，入廟安座。此時，廟的主神溫王爺早已讓出主位給大千歲，自己則搬到廣場旁臨時搭建的棚子裏。接著，由大總理率領各內、外、副總理等人行「侍王」禮；在南管樂團的吹奏下，總理們著清廷官服，由大總理居首，向大千歲敬奉瓜果、檳榔、水煙斗等，再以道教儀式，行三跪九叩禮，然後，復向溫王爺及王船行禮如儀。「侍王是每日必定執行的工作，直到送王為止。」大總理莊榮華一邊說著一邊擦汗，剛侍王完畢的他，身上一件汗衫，與方才儼然朝廷重臣的扮相迥異其趣。

出巡

翌日，也就是 10 月 20 日起連續三天，大千歲循例要繞境北、中、南三區，一則行代天巡狩之職，一則為境內消災驅煞。東隆宮令發三通鼓，大千歲行將出巡。雖然氣象台報告說將有颱風登陸，但是東港的天空却格外晴朗，太陽曬得人猛流汗。一路上，笙樂齊奏，宋江陣、八家將、十三太保等，全數出動，街道上盡是執香膜拜的信徒，出巡的隊伍迤邐而行，綿長約莫 3、4 公里遠。

湧入的香客和觀光客，不僅使得遊行隊伍愈顯壯觀，更使得東港的旅館全部大爆滿，有的甚至漫天抬價，一家旅社的女服務生告訴我，原本一間 650 元的套

繞境的隊伍在途中稍事休息，路邊行乞的乞丐却没有停止他的工作。

關於「王爺」的民間傳說

(一)、秦始皇行「焚書坑儒」暴政時，曾在咸陽一地活埋了360名「博士」，被活埋者陰魂不散，時時對秦始皇糾纏不已，後觀世音向秦始皇托夢，言說必須將這些冤死的人封爵供奉，糾纏才得罷休，秦始皇遂遵辦。後人感念，乃尊此360人為王爺而祭拜之。（台灣舊慣習俗信仰／鈴木清一郎）

(二)、唐代有5名進士進京趕考，途中夜宿某驛站，無意中聽聞瘟神們在密議，將於某日在井中下毒藥，引發瘟疫。進士聽了之後，決定犧牲自己，拯救當地人的災難，於是向上天祈禱後，就各自跳井自殺了。村民聞井中有死人，皆不敢用井水，遂免除了一場瘟疫。5進士靈魂昇天後

皆被封為王爺神。（台灣舊慣習俗信仰）

(三)、唐玄宗時，道士張天師具無邊法力。一日，玄宗欲試其虛實，先安排360名進士在宮殿地下室吹笙奏樂，再召張天師上殿，問說：「朕常擾於此怪異聲響，請治之。」張天師便拔劍念咒作斬妖狀，地下樂聲嘎然而止，玄宗遣臣察看，原來進士們皆已暴斃。玄宗痛惜無端喪命的360位進士，便賜以「王爺」封號，並通令天下各地建廟祀之。（台灣民俗／吳羣壽）

(四)、明初有360名進士，聯袂乘船到北京參加殿試，不幸在福建沿海遇颱風沈沒，全數淹死，朝廷詔令各地建廟供奉其靈魂。（神誕譜）

(五)、明初有36名進士奉皇旨巡行天下，宣揚德威，途中航海遇風翻覆，皆罹難。據漁人傳說遇難時，海上出現祥雲紫氣，笙樂齊奏。皇帝感於成佛之說，乃下旨建大船，賜名「王船」，內供36進士靈位，船上御書「遊縣吃縣，遊府吃府」八字。因此，凡王船所到處，百姓均應大事祭拜一番。（台灣民俗）

(六)、明末有360名進士，由於不願接受滿清異族統治而相皆自殺殉節。玉皇感其忠貞情操，乃賜封為王爺，並令回人間察善緝惡。王爺住處稱「代天府」，一般神明祭日，抬神輿遊行時稱「繞境」，但王爺神輿遊行則稱為「出巡」，取「代天巡狩」之意。（台灣舊慣習俗信仰）

(七)、明末清初，延平郡王鄭成功入台後，闢土田、興教養，存明朝、抗滿清，精忠大義。及亡，民間建廟以祀，而時歸滿清統治，語多避忌，故閃爍其辭，以「王爺」廟稱。一般言代天巡狩者，是因明室既滅，而王開府東都，代行天子之事，故「王爺」之廟，皆稱「代天府」，尊王爺為「大人」、「千歲」。（台灣通史卷22／連雅堂）

一般而言，台灣民間傳說對於王爺來源的解釋，大多集中在死於非命的有學之士上；而數字上又以36或360為多。民俗學家林衡道認為，「360」乃是因農曆一年有360天之據。又，台灣通史上所載的王爺來自明末忠臣鄭成功一說，是唯一駁斥民間失



本源、追怪誕的文獻；也有研究的例子顯示，王爺的本質不一定盡是瘟神。所以，在民間難免流於穿鑿附會的臆說，孰信孰不可信，謹提供參考。

「王爺」信仰不僅帶著紛繁的民間傳說，同時也是頗具特色的宗教活動。

“別灰心， 到我家喝杯咖啡慢慢聊吧！”

一杯溫熱的咖啡，似乎重新燃起他的信心。

看到初學陶藝的他，握著作品為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瑕疵而沮喪的樣子，像極了我當年的情形。

伴著溫熱香醇的麥斯威爾咖啡，把多年來和泥土為伍的經驗，摔破瓶瓶罐罐的心得和他分享，看著他再度露出自信的笑容，這種感覺真是滴滴香醇，意猶未盡！

好朋友也曾經是陌生人。今天的後進，也許就是明天相扶持的好朋友。何不請他們來家裏喝杯麥斯威爾咖啡，共享友誼的溫熱！

麥斯威爾
即溶咖啡
Maxwell House

美商通用食品公司

統一企業公司





房，老闆向一位投宿的外國人亂敲竹槓，把價碼哄成 2,000 元。這些店家倒是狠狠地撈了一筆觀光財。

原本生活單調、民風淳樸的漁港，逢上這難得的大祭典，所有鎮民幾乎像是捲入了一場極為盛大的嘉年華會，氣氛歡騰、熱鬧非常，家家戶戶辦流水席大宴親友。雖然港灣裏的數千艘漁船已停泊良久，漁民為了祭典，已經近一個月沒有外出討海了，收入

完全中斷，還要支出一筆不算小的開銷。但是漁民臉上一副無所謂的表情。住崙仔頂角的洪登瑞嘻笑的說：「反正三年才一次熱鬧嘛，沒關係。而且現在也沒什麼魚汛。不過呀，做山仔（商店）伊可大賺囉！」

這樣的大熱鬧要花多少錢呢？東隆宮捐獻受理組向我透露：「所有費用加起來，大概要一億五千萬！」貨費雖龐大，但在東港人數百年來的信仰理念裏，這

些錢並不被認為花得勞民傷財。洪登瑞的兒子甫從軍中休假回來，他翹著二郎腿說：「東港居民有八成以上是討海人，基本上對海洋保護神的信仰是很依賴的；再者，漁民出海看的就是天氣，但是聽氣象報告 10 次有 9 次不準；漁船一到遠洋，動不動就被菲律賓抓去，政府機關又經常提不出具體交涉、解決問題的辦法，到現在還有三艘扣在泰國，沒有消息。漁民誰也不能依

由於王醮祭典，數千艘漁船靜泊碼頭，這些船大概是全鎮上最神閒氣定的了。

最特別的禮物， 送給您心目中最特別的人



每年的聖誕節，您都爲了想出一個特別的禮物送給您心目中最特別的親人和朋友，而絞盡腦汁……今年，我們建議您以一年份的「人間」雜誌做爲您的禮品。因爲……

■訂閱「人間」送人，不只是聖誕節一天的禮物。

月復一月，您所愛重的人都會收到中國雜誌史上最優秀的雜誌「人間」；每一個月，您的朋友都會收到一本傑出的「人間」而深深地紀念著您的深情隆誼。

■我們會爲您填送一張賀卡，告訴您所贈訂的親友，是誰送給他（她）這份文化和知性上最大的驚奇之禮。

■從75年12月到76年1月，我們只對「人間」爲聖誕節和元旦賀禮的讀者特別的優惠：1年訂閱1350元（不分學生或一般訂戶）原訂閱價1480元，每本零售148元，特惠價每本只須花費112.5元。

您的另一個選擇，是水禾田的「非洲·人間」攝影集。水禾田是第一個到非洲大地拍照的第一個中國人文攝影家。

全書132頁，彩色照片共59幀，全書充滿了人間之愛、和平與四海兄弟之情，盎然地洋溢在每一幀照片和每一段文字，是聖誕節和新年很有意義的禮贈品。我們也會附帶爲您填一份精緻賀卡，告訴對方，是誰贈送了這份體貼的禮物。水禾田的「非洲·人間」，贈禮用特價80元。

（原訂價：150元）
※請利用本期第132頁所附贈訂閱／訂書卡。（只有憑卡直寄本社辦理，才有優待！）

人間雜誌社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F
電話：7027609・7056801・7006304



靠，你說他不拜託王爺保佑，還能靠誰呢？」

部分隨香的女信徒手持掃帚，在轎前掃香路，為王駕清道；她們這麼做，是因為一度在王爺面前許願，自願以義務清潔聖道作為還願。也有人在脖子上架著一副紙做的方形框架或鯉魚形架，據大班頭謝勝文說：「這是自認有罪孽的人到王爺前請求負枷贖罪，至於枷重斤數，則視個人的罪孽輕重向王爺擲筊決定。」說起來，這種「罪孽」倒不一

定指真的做壞事，而是代表一種抽象的、人生在世的業障。這套負枷贖罪的學問，反而含著一種規範人心的警世作用。

許多天裏，從採訪對象的口中聽聞不少王爺抓小偷的神蹟，東港派出所裏更是「莫名其妙」地破獲了8件竊盜案。據說，從前王爺出巡時可是更嚴格，不僅容不下扒竊的事發生，連人們鬥嘴施都要管。洪登瑞抓抓頭皮，笑著說：「20、30年前，大家在街上看千歲爺出巡的熱鬧，人很

多嘛，難免擠來擠去的，有些比較壞性子的就會臭罵詛人，罵到一半，他馬上嘴歪眼斜喔。」

一旁的蔡先生把話搶過來，說：「現在時代進步了，王爺也較隨和了。怎麼說呢？人家好好的去看熱鬧，罵個人，變成嘴歪眼斜的回來，誰也不敢保證自己會不會說錯什麼話被變成那樣，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去啦，人一不去，熱鬧場面就冷清了。所以，廟裏的主事去向王爺打商量，說不要那麼嚴格，可以就過去了，

三年一科的王船祭，
對東港人而言將是一個永遠
且榮耀的枷鎖，在負枷的
過程中靜靜的訴說討海人
對王爺亙古不移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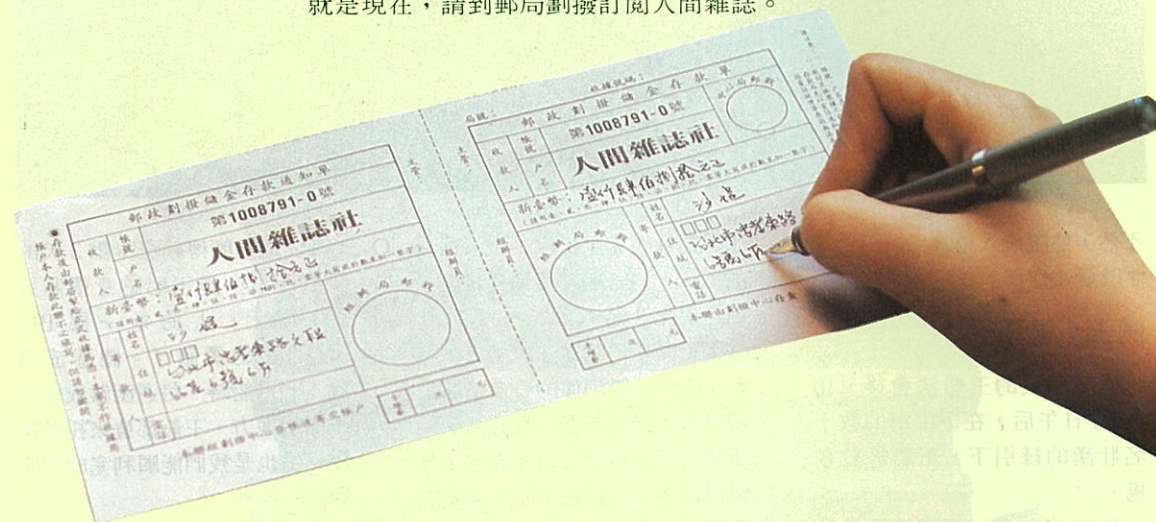
請立刻參與 人間雜誌的所信・ 所望和所愛……

像「人間」這樣一本雜誌，特別需要您的訂閱。

因為您的訂閱，將會使「人間」有充足的經費，支持更多充滿理想和愛心的、年輕的報告攝影家和記者，到台灣更遠、更偏僻的現場，做更深入而動人的調查與報告；使「人間」能拍出更動人的照片；使「人間」有能力維持高度的印刷水平，並且讓「人間」有能力維持一本不願意降低文化和人文水平來取悅市場，使「人間」這一本在中國雜誌上堅持文化、理想和人間性的雜誌，得以不斷繁榮發展。

您的訂閱，是您具體參與「人間」的信念，希望和愛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徑。

就是現在，請到郵局劃撥訂閱人間雜誌。



人間 非洲 蘇丹 依索匹亞 AFRICA · SUDAN · ETHIOPIA

「我不願意以飽食、幸福的人的立場，帶著憐憫的眼光去看飢餓不幸的人。」水禾田說，「我是以同為人類的等高的視角，去看這些在苦難中仍然自有尊嚴的人們……」。

水禾田的「人間」計128頁
彩色照片計59幀 定價150元

●定價150元●直接劃撥8折優待：1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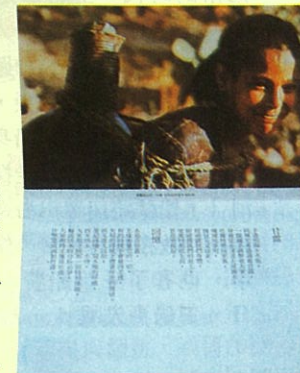
人間雜誌社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訂閱：全年1480元・半年750元・學生優惠價：全年 / 1380・
半年 / 700元

●現在訂閱贈書優待

凡在76年4月30日前訂閱1年者，贈送：「陳映真小說選集」（附陳映真自繪插圖），或香港名攝影家水禾田的「非洲・人間」1本，價值各150元。兩者請任選1種。（請於劃撥時註明）





不然，熱鬧沒人敢來看。王爺這才改變了作風。」

送王（燒王船）

經過兩天的王船法會後，10月25日午後，在下中街的數十名壯漢的繚引下，王船終於登場。

在20多年前，經濟條件還很低落的時代，王船都是以紙糊成，船身也小，不及一人高，更不用談精采奪目的彩繪圖案了。隨著東港鎮的日益繁榮，王船的材質漸以木材代替，船身也加大了。從前送王的儀式是採「遊地河」，船伏將船駕出海巡航後，再拖回放在廟裏供奉，俟下科再用，也省了一筆船費。及至今日，王船愈造愈大，且更華麗

了，而儀式完全採用「遊天河」的方式，將王船遷至海邊付之一炬，火化升天。

王船俾岸地聳立在廣場上，這艘146位造船師傅的心血結晶正接受著人們的禮讚。負責造船的東隆宮設計科副科長謝春成十分驕傲地說：「這艘王船，光是船身彩繪便花了20多萬，船長46尺，高度14尺2吋，寬度10尺2吋，全是東港造船工會的師傅義務奉獻時間做的。」

今年年初，造船委員會向溫王爺請示辰吉日，於是擇定正月19日動工；師傅們根據流傳下來的古船模式以及廟內主事的指導，打好王船藍圖，選用上等紅檜，完全仿真船製造，當船造好後，再擇吉日開光點睛。扣除

146位造船師傅輪流奉獻3天的工資不計，這王船的身價將近200萬元，大約是一部 BENZ260E 的價值了。謝春成又說：「造船時，每遇困難或設計不明的地方，王爺都會來托夢指點。這也是我們能順利完成的原因之一。」

王船在繞境完畢後，王醮進入最後一日。夜11時許，行宴王禮，由大總理主祭。數日來，信徒所貢奉的天庫（天府金庫）、金紙早已一車一車地運往海邊燒王船地點。

10月26日凌晨1時許，傳令驗收王船的添載物，由案公按登錄於「王船倉口簿」上的行物，逐艙逐件點驗，所有人間百貨什物、五穀雜糧、水煙斗、檳榔、

夜裏，準備起航的王船靜靜的
泊在金箔的海裏，
一頁頁在海風中翻舞的金箔
為王船祭的最高潮
做神秘且無言的預告。

新力牌 SONY

採用原裝進口新特麗霓虹映像管，一台抵二台，多用五年

SONY 金牌20 傲視群機



全省統一特價 **23,800 元**
原價27,500元 (含稅不含安裝費)

原裝進口映像管、壽命特長、尺寸超大

電視機的生命在映像管，SONY 金牌-20獨家採用原裝進口新特麗霓虹映像管，平面直角螢幕，尺寸最實在，畫質歷久彌新，平均每台可多看五年以上，遠非一般採用廉價台製映像管的陽春機可比。

世界專利單槍技術，超高解像度，色彩之美有目共睹

榮獲艾美獎的單槍技術，使SONY彩視具備了世界最高評價的彩色色質與超高解像度，單一大口徑電子透鏡與光纖維傳導系統，更使SONY金牌-20的畫面無懈可擊，仔細比較之後，您會同意SONY金牌-20的確不同。

金牌品質優惠價格，當然值得買

這一台SONY高超技術與高精密零件的結晶、品質與功能都遙遙領先的SONY金牌-20，每台僅以優惠價23800元售出。歡迎您立即到新力經銷商參觀選購！

SONY彩視屢獲各界肯定

- 榮獲美國華盛頓博物館列為永久展示
- 美國影藝學院「開發電視科技貢獻卓越」艾美獎
- 暢銷世界140多國
- 國內三家電視台採用
- 國內彩視之佔有率，品牌忠實度皆高居第一。

SONY 金牌20 的優異功能，遙遙領先一般20吋彩視

- | | | | | | |
|---------------------------------|----------------------------------|---------------------------------------|---------------------------------------|--|----------------------------------|
| NEW 新特麗霓虹映像管
畫質歷久彌新 | 光纖維傳導系統
信號不耗損
安全不漏電 | 20 20吋螢幕，實實在在 | DP 動態影像微調
微電腦控制
隨時保持影像清晰 | 17 17鍵多功能遙控
操控自如 | 耳機 耳機端子
享受節目
不干擾他人 |
| AV AV端子，可外接電
腦與視聽娛樂系統 | 瞬間顯現
開機立可收視 | DC 動態色彩微調
微電腦控制
隨時保持色彩完美 | 睡眠 睡眠自動開機
按下開關一小時後
自動開機 | (X) 靜音裝置
一按立刻安靜無聲，
避免造成干擾 | 遮光 遮光濾鏡
過濾電視強光
保護眼睛 |

新力股份有限公司

新力牌彩色電視機

分期、服務諮詢專線：
台北(02)5110668 桃竹苗(03)4512816
台中(04)3375821 高雄(07)2618108



假鴉片等等，一一驗明確實俱有，然後放置信徒們交來的用紙剪成人形的「替身」。

道士在誦經、吹角後，宣讀儀冊，開始「三獻酒」式，然後手持鋤頭，在船頭地上掘一道溝痕，表示水路已經掘通了，可以直達海洋。

晨2時許，眾人將王船繚引出廣場，前往海邊。夜色裏，遷船的街道上燈火輝煌，人聲沸騰，在信徒們的簇擁下，王船終於在焚燒地點上泊定，安上三桅及船帆。工作人員將數百袋的天庫、金箔傾倒而出，宛如小丘似地堆積在王船四周。許多善男信女一路跟著王船一步一跪叩，當王船泊定後，遂在旁邊拄香長跪不

起。

金箔堆完後，工作人員又在上頭撒硝粉、硫磺，以幫助燃燒。最後，船伏掛上長串鞭炮，拉起錨碇。

人們眼見船錨已被拉起，心知久待的燒王船的一刻即將來臨，情緒簡直已昇到按捺不住的沸點！期待中，眾人摒息凝望……時辰悄然來到，5時15分，道長一聲令下，點燃鞭炮，霹靂聲中火星兒四處飛竄，引燃天庫、金紙，震天價響的炮聲劃破海濱的夜空。隨著人們的讚嘆驚呼，燃燒的火焰熊熊上竄，火苗迅速跳上船身、跳上船帆，帆布立即像是被撕扯著、吞沒入烈火當中，狂燒烈焰的熱度將原本貼近

火苗迅速跳上船身，
一發不可收拾的吞食了整艘船，
原本漆黑的海濱，
頓時迸現了一片光亮，
人羣被高熱節節驅退。

圍觀的人們驅開了數十步之遠，紅紅的火光映照著夜幕裏的星子。

火燃燒著，桅桿頹倒，壯觀的王船逐步化為灰燼，化為無形的遊往天河的船。

天漸曙，旭日在海盡頭東昇……。

1989年元月號特集預告

台灣客家：隱形的族群



在中國人民向台灣移民的歷史中，客家人來得晚，移民多為貧困農民，在台灣移民社會中編入佃農的在客系全移民中所佔比率很高，受到閩南系移民社會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歧視。光復後的土地改革，使他們成為獨立自耕農，在三十多年戰後資本主義化行程中，大量增加了地方軍公教中產階級，却鮮少客系財團與資本系統。客系台灣人在歷史上被迫處於尷尬的

地位，受盡歧視和被利用的遭遇，使這個傑出的漢族族群遭到忽視、誤解和某種程度的差別處遇，成為台灣社會和歷史中的「隱形人」。「人間」以一貫的民衆史觀點，做出特集報導，期能正確認識客系同胞，培養互相尊重，民族內不同族群共生共榮的觀念與實踐，敬請客系和非客系讀者密切期待。特集內容為：

1. 移民史上的客系台灣人
2. 日帝時代和光復初期客系台灣人的抵抗
3. 地方政治和黨外運動中的客系台灣人
4. 客系台灣人的優秀文化
5. 「客家人運動」的構圖

■誠徵有關客系台灣人之舊照片、資料、契約、文件，意者請於12月15日前

電 (02) 7091920 曾伯堯連繫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 7091920

解放

早在開放大陸探親之前，何文德和他的少數幾個老兵弟兄，在情治人員、警察的百般阻撓和恫嚇下，穿起「想家」、「我要回家」的背心，在台北街頭上，在街頭抗議集會上分發傳單，辦說明會，引起路人惻惻的同情，更激起許多當年被國軍拉伕，在強制下和親爹親娘扯散，歷經內戰的慘烈，倖存下來，和國軍撤到台灣來的老兵思想返鄉的激情。今年年初，這些老兵們總算

來，決定在自己的根土上度過自己的餘年。

在日本，侵華戰爭中離散在中國大陸的日本骨血，分批回到日本，由家族出來認親。連續幾個月，日本人民在新聞雜誌、電視節目上，看離散日人和家族重聚的節目而哭。在韓國，在三十八度線上南北離散親族相認和團聚的報導和電視節目，也讓韓國人哭了幾個月。但是在台灣，由於國民黨控制媒體，一些自詡為

1950年海峽封斷後，五萬台灣人滯留大陸，至今無法返回故鄉台灣，為政治問題滯美不得返台的「台灣人」強烈抗爭的民進黨、民進黨系的「人權」組織，表現得同國民黨一樣的冷漠——如果不是更冷淡的話！

1945年，台灣光復。但國共間的內戰却開始不斷地激化。和陳儀來台駐防的國軍第七十師，早已為了打內戰，在台灣充實兵員。國軍七十師，於是在台灣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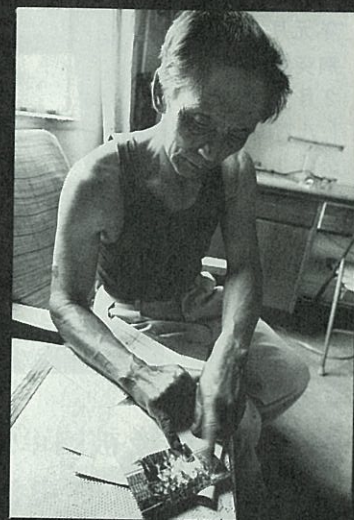
而四十年過去了。在海峽那邊的征人，有很多人留下望鄉之淚，飲恨死在他鄉。有人在民族學院教書，有人在各行各業工作，成了家，兒孫繞膝，却無論如何不能慰藉征人望鄉的悲愁和渴望。而國民黨却堅持單向探視，對於大陸親人來台探視祭墳，百般阻撓。

在海峽這邊，情況却出人意外的悲慘。七十師在內戰中潰敗以後，有少數幾個人，像是認家的動物一般，吃盡了千辛萬苦，回到台灣，豈知從此「忠貞」受到深刻的懷疑，成為數十年不得翻身的列管戶！而那些征屬，國防部對一切征屬的優待，因為征人「沒有軍籍」而被棄置不顧。由於征人長期生死不明，即知尚活在大陸，因為兩岸政治對峙，征屬也長期噤默不敢作聲。根據我們初步的調查，這些返台征人和其他征屬，四十多年來，在這個「冷戰·民族分裂·國家安全」結構下，窮途潦倒，受盡直接間

接的迫害，幾與大陸文革時代的「五類分子」一樣，受到無形的政治與社會、人格的歧視。

今年初，林育德到大陸，在北京的民族學院撞見了幾位參加國軍送到大陸，至今不得返鄉的少數民族，記錄了他們動人心魄的思想之淚。李文吉和陸傳傑，在何文德先生的協助下，調查了桃竹苗一帶當年極為貧困的客家村被七十軍騙走、拉走的人和他們的家屬，發掘了他們長年來駭人的冤曲與悲傷。

今天「統獨」的「爭論」的畸型化，恐怕是缺少對台灣戰後史的民衆觀點的調查吧。地球規模的冷戰下中國民族分斷的歷史，在民衆生活的水平上，是以什麼



具體的、血淚的內容存在？這個深刻而又嚴肅的問題，觸動「人間」的編輯部初步做出了「望斷鄉關盼征人」的特集。在讀者的支持與協助下，我們還要繼續深廣地探索下去。

在大陸上，征人凋零，征人已老。在台灣，征人的父母，也泰半墓草淒荒，征人的兄弟，在歧視下含垢忍辱了四十年。而在解嚴之後，他們竟然還要在朝野雙方瘋狂的反共、反中國的歇斯底里中繼續遭到歧視。「人間」抵死不相信這個邪。解放當年七十師的征人和他們的家屬！我們一定要和台灣民衆共同努力，讓滯留大陸上的台灣人回到他們的家鄉來！

♀

被朝野歧視的

如願以償，或個別、或組團，回到睽別四十年的大陸故鄉。數十萬返鄉老兵之中，極少數幸運的人，見到了風燭殘年的爹娘，更多的人只能在爹娘的墳上恸哭祭拜。統計上指出，返鄉老兵中，約有三萬人在大陸老家定居下

「民辦報紙」的大報，基本上採取與官方同調的抑制「大陸熱」的立場，對四十年民族與家族離散後的重聚，不加報導。這種非情的冷漠，甚至引起一位長老教會牧師對教會當局漠視歷史對外省人家庭悲劇的冷漠提出批評。當然，這批評也被「應該戒共產黨的統戰」的教會主張抹殺了。

也許有人說，家族離散是「外省人的事」，所以引不起社會的關切。如果這是真的，台灣的心，又何其非情。然而，對於

開它在大陸一貫的拉伕技倆，以封村封道押擄壯丁、以學習專業、學習國語、優渥兵餉、部隊不調大陸、退伍後優先安排工作……的謊言為餌，引誘當時在「光復」的解放感中對自己的前途充滿憧憬的台灣青年入彀。誰知一進軍門，隨著內戰的激烈化，被強行押往基隆港，開赴中國大陸的內戰戰場。

多少人沿路撒紙條，要路人代為通知家屬；多少人從開動的輪船上縱身入海逃亡，却被船上的機槍打死……。



台灣人！

撰文■陳映真

《望斷鄉關盼征人》之一 遙望

陳連生：1984
年元月6日心臟
病突發遽逝，
2月25日安厝
「八寶山革命
公墓」。



田中山：
「這裡就是
我的家，我
和我的族人在這裡
耕作，在這裡
捕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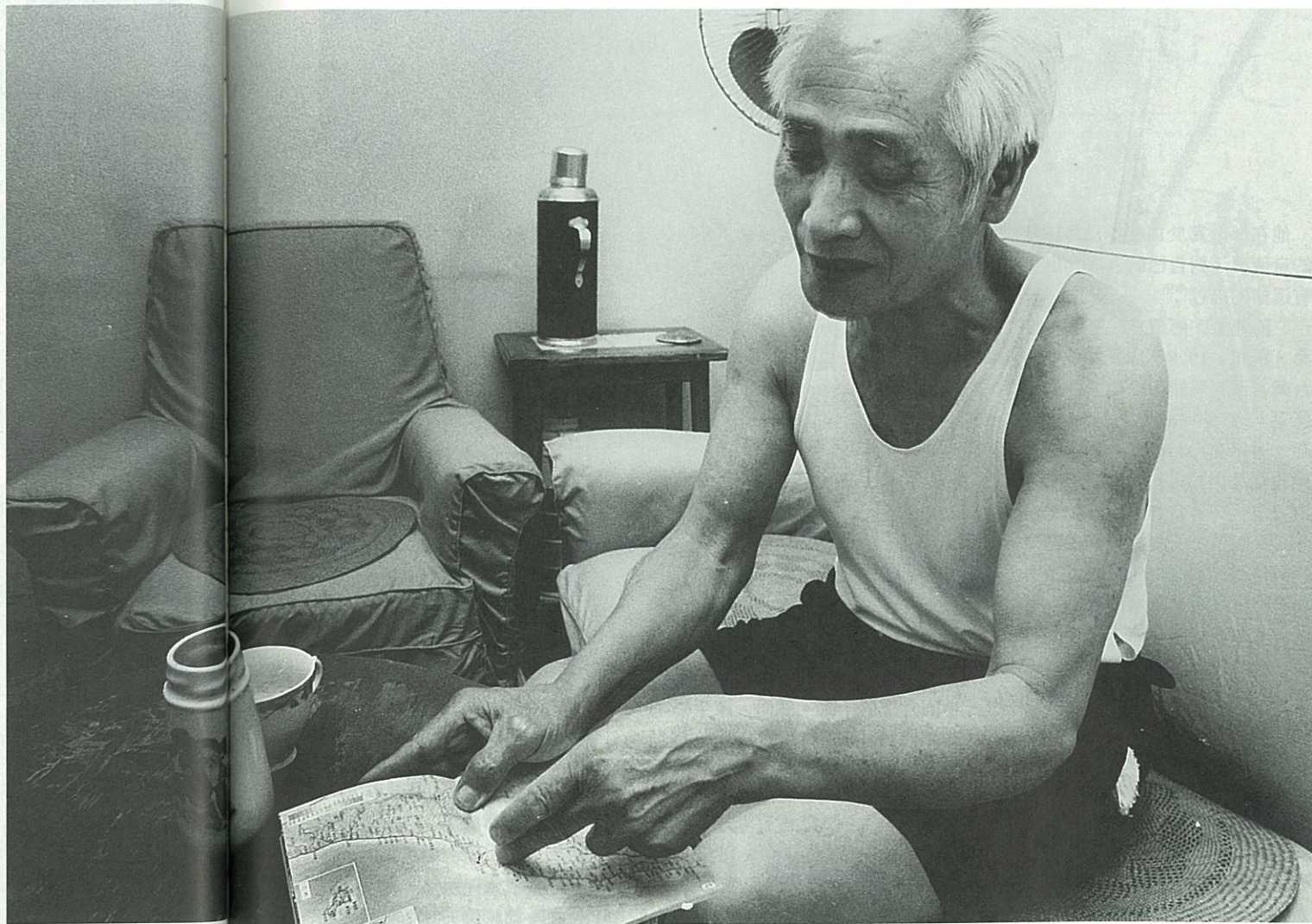
他們是光復後被國軍強拉到大陸打內戰，
又被祖國分裂的歷史滯留在北京民族學院教室的台灣原住民。
陳連生、陳榮福、林登仙死了，田中山、馬榮生和
林青春，日夜「遙望大海東南」的鄉關。
這是他們在民族分斷的歷史時代中，頑強而激動的生命史……

去年夏天，一羣頭髮斑白的老人在衣服上寫著「想家」兩個字，站在人來人往的台北街頭，向人們沈默地吶喊：「我們想家！」。11月2日，政府終於開放大陸探親。截至今年11月2日止，根據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統計，提出探親申請者有246,743人之多，而獲准前往探親者有243,450人，其中經准後已前往大陸的有209,036人，已返台者有183,793人，另有近25,000名探親民眾定居大陸未歸。

然而，一樣是頭髮斑白、一樣的想家心情，台灣的大陸人回得去、滯留在大陸的台灣人却依舊回不來。當年強拉過來的軍伕一個個回過家了，而拉過去的台灣軍伕則仍只能記憶著年輕離家時模糊而陳舊的影像，像一張張舊照片一樣，儘管早已發黃，却仍然記憶猶新。就像頂著滿頭白髮的台灣阿眉族人田中山，當他翻開台灣省地圖，仍能夠用幾近顫抖的手指毫不猶疑地指著台東縣東河鄉，說：「這裡就是我的

家，我和我的族人在這裡耕作、在這裡捕魚……」。就像40年前離開台灣時絲毫不通漢語的陳連生，在40年後竟然能用漢文寫下他思念家鄉的長詩：

我站在廈門長堤
遙望大海東南
那一片蒸騰的雲霧下
就是我美麗的家鄉
像祖國的眼睛
注視著一片汪洋……



望鄉的遊魂

今年7月22日，由大陸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民語三系梁庭望先生口中打聽到六位曾在該系講授高山族語的台灣高山族人。他們分別是阿眉族的田中山、排灣族的馬榮生和布農族的林青春。除了林青春仍在任教外、另二人均已離休。而阿眉族的陳連生於1984年元月6日死於心臟病、卑南族

的陳榮福於同年3月22日死於心肌梗塞，阿眉族的林登仙亦於去年2月4日因病亡故。梁庭望先生以沙啞的嗓音說：「能不能幫助他們回台灣？年紀都大了，一輩子也只剩下這麼個心願未了，像老陳……」。老陳，陳連生，去世前兩天在民語三系辦公室和同事下棋，正好一位台灣同鄉李春芳也在，李春芳答應幫他託人到日本找他在台灣的親人，他高興

得一夜未眠，第二天，風濕性心臟病發作遽逝，時年56歲，實際上剛過完55歲生日。

對於陳連生，除了他的妻子陳秀英和三個女兒外，在他去世四年多以後，同事鄰居們幾乎已漸漸把他淡忘了。如果還有能提起人們對他的記憶的，大概也只有那些充滿思鄉情緒的新詩和當年那份「向黨向人民交心」的自傳了。

撰文／攝影■林育德

大海東南……

他在那份寫於1968年12月18日的自傳裏，對自己的家庭和出身有這樣的描述：

「陳連生，阿眉族，原名馬哈桑·羅布，1928年12月26日生於台灣省台東縣關山區池上鄉大埔部落。父親利浦恩……母親巴乃，弟弟在1944年病故，妹妹拉比孜在我1945年12月離開家時只有三歲……。1947年任國民黨部隊班長時帶了一挺機槍和兩個班兵向八路軍投降，1947年2月參加八路軍，49年參加淮海戰役立功。52年入民院學習，54年留校工作，56年與陳秀英結婚，育三女……」。這位文革期間被打成『走資派』、『牛鬼蛇神』的人，文革後擔任全國台聯委員、北京市台盟支部委員，北京市的政協委員和民院武裝部部長，辭世後安厝『八寶山革命公墓』，雖是備極哀榮，但是那種埋骨異鄉的悲哀和無奈，在他的新詩裏俯拾皆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詩歌集裏收錄了陳連生先生這麼一首詩：

在我的家鄉台灣
有一座半屏山
一個動人的傳說
伴隨它傳至今天

相傳在古老的年代
大陸與台灣山水相連
後來地殼變動
才出現海峽的波瀾

為紀念當日山河的聯繫
一座石山被劈成兩半
一半留在大陸
一半留在台灣
……

你的姐姐、 弟弟均前後去世……

1981年，陳榮福經由現在住在上海的表弟奈金雄（也是參加了七十師送到大陸來）轉了一封信回台灣。這是他第一次試圖與台灣的親人取得聯繫。一直到今年5月1日才收到表妹吳明喜直接由台灣寄到北京的回信。從此，每半個月來信一次。然而，陳榮福却早已於1984年3月22日死於心肌梗塞，陳太太因恐斷了這一條



陳榮福與同族親戚謝賀
於文革期間著民族服裝合影於北京。

聯繫，對台灣方面仍隱瞞陳榮福的死訊。6月1日，二姐的女兒鄭元菊給還在北京的舅舅寫了這麼一封信：「……我要請舅舅先平靜下來，不要激動，我要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自你離家後，杳無音訊，舅媽在一個颱風過後的日子裏，騙你的大女兒卡子將和二女兒米將說要回老家南王去，在渡利吉大溪時，乘坐流籠時跳水自殺了。在沒自殺前，親戚們曾勸她嫁人好了，但她不肯嫁，一直守著你，但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了……。有關你的家——利吉村，現在由你的小姨子在照料中。另外，你的姐姐鄭透（阿末亞旦）及你的弟弟鄭勤良（阿落多孟）均前後去世，現在僅存活者，就是你的二姐——阿梅，現在已七十多歲了……。家鄉的親戚們很好，檳榔樹高高的，茅草屋已換成水泥房了，晚上親戚們聚在一起聊聊天、吸吸煙、喝喝酒……。對了，請舅舅將全家福照片寄來讓家鄉人看看……」。

後來，北京給台灣的回信，說出了關於陳榮福過世的消息。

和陳連生一樣，人們對陳榮福也已所知無多了，陳太太朱鳳霞女士儘管哭紅了雙眼也難以對她的老陳說出個所以然來，最後，只有在陳榮福寫於1956年元月16日的一份謀職自傳裏找到詳細的記載：



卑南村

「陳榮福，1916年7月20日生於台灣省台東縣卑南村。原名畑·巴拉松，日名和田國招。1924年4月入卑南小學學習日文，當時的情況：『校裏有佐藤校長為主，利用五、六年級學生勞動生產，種稻子、種甘蔗、種茶、粟、麻等等，生產出來的東西，賣出去。錢，都給他們剝削去了，而不是真正教育你，要欺騙並還要打罵學生……』。1930年4月在台東農林學校學習，1933年4月，到台東縣林業部利家造林地當研究生，次年轉入上原造林地工作5年，並於1937年與阿眉族人中村貴美結婚，同時改姓中村。嗣後，又在關山造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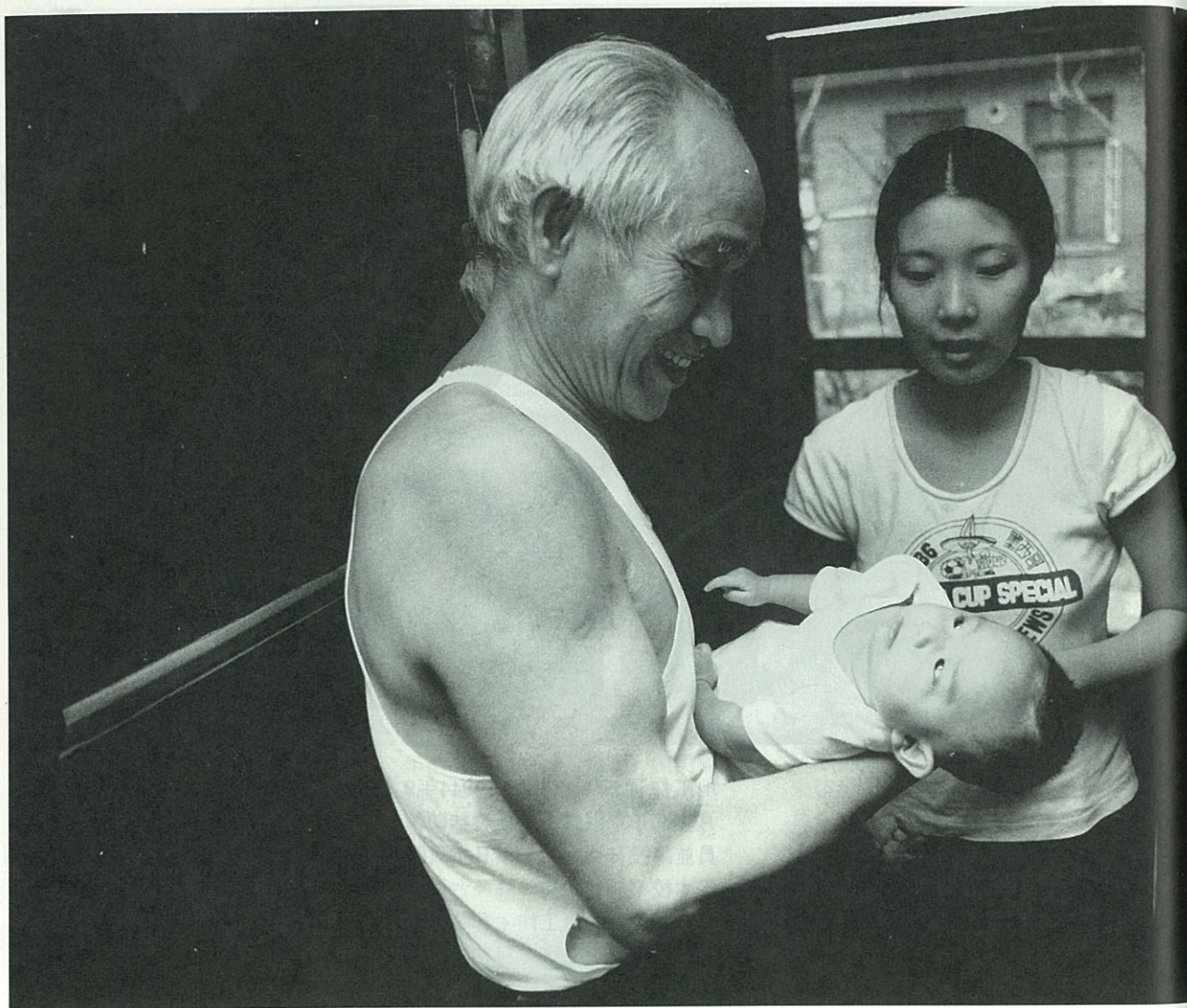
地工作了五年多，到了1944年9月才進了卑南國小擔任農林助教員並講授日文。1945年日本投降後本校不能教日文，許多台籍助教員無法在校裏工作。那時有國民黨政府人員來到本村和學校接收過去曾經是日本走狗的青年和其他18~28歲青年要成為國民黨青年團。1945年12月，有一個被國民黨拉攏的台籍漢奸欺騙我們，要我們參加國民黨部隊第七十師一三九旅五營一連，並且把我的名字改成陳榮福。在受過幾年訓練後，1947年元月來到大陸，6月在山東金鄉時被解放軍包圍，同時被解放。解放後，參加六中隊二營六連，當戰士，和陳連生一塊在大別山打仗。大陸解放後復員，在上海五金工廠工

作，1954年與上海人朱鳳霞女士結婚……」。

1957年陳榮福進了湖北中南民族學院幹訓班學習了三年，1960年9月進北京中央民族學院任教。

去年2月4日過世的林登仙，阿眉族人，1925年5月25日生於台東縣信義里，原名Ta'sang。七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對於林登仙，他的家人並不願多談，他的二女兒帶著她的新婚夫婿委婉地表示：「過去的事，我父親生前也不大願意提，他是個不喜歡拋頭露面的人，甚至各單位舉辦的台胞活動他都不願參與，現在他過世了，我想他也不希望太招搖……」。我們尊重被採訪者，儘管他已為故人，如果說一篇報

文革期間，馬榮生一家七口被打成「日本特務」、「歷史反革命」、1966年7月1日馬妻王子剛女士攜二子一女被遣回江蘇淮陽勞動。馬榮生與二子居北京，1979年9月獲平反，一家七口方得團聚。整整13年又3個月，各異東西。



導對被採訪者而言是一種傷害，那麼，這篇報導當然毫無意義，因此，在其家屬婉言拒絕下自不便多所深究。

田雙她爺爺

今年夏天北京的雨水特別多，城郊白石橋路上的中央民族學院毫不例外地籠罩在一片霏霏霍雨之中。8月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載了一則關於台灣當局將開放

滯留大陸台籍老兵返台探親的消息，這一則消息，使民院家屬院裏的幾戶人家出現了異常的喜氣。田中山放下碗筷激動地、細心地將那則新聞一字一句地讀完，然後，抱起他未滿月的孫女——田雙，忘形地左右搖晃，媳婦緊張地站在一旁，連田雙都瞪直了眼看著爺爺，但是，在她那未滿月的小腦袋裏又如何能理解，爺爺的這份喜悅來得有多麼

不簡單、也多麼漫長。這時候，在馬榮生家中也洋溢著如節慶般的喜感，馬榮生架上老花眼鏡，在孫兒、孫女屋裏屋外來回奔串的噪雜聲中細細地將那則消息讀了一遍又一遍，排灣族人透亮的眼睛裏隱隱閃動著淚光，馬太太仍在廚房裏忙著張羅晚飯，小兒子則趕忙到巷口的麵食店買酒買菜準備好好的慶祝一番。然而，在家屬院新建宿舍的林青春家裏

田中山抱著小孫女左右搖晃：
「田雙、田雙、爺爺帶你回台灣……」，
媳婦緊張得侍候一旁。

事實上，問題不像林青春所想的那麼困難。但是，却也並不簡單。馬榮生說：「當年我怎麼來，現在就讓我怎麼回去，他們都能把我抓過來了，為什麼不能把我抓回去！」。林青春則說：「連日本人都願意賠償台籍日軍了，國民黨是不是也願意給我們一些賠償，如果可以，那我們回家的旅費就不成問題了」。然而，當年抓你過去是因為你年輕力壯，可以打仗，而現在，他們又怎麼會要一個毫無勞動力的人回台灣吃閒飯；對於賠償，更是沒什麼好談的，都是中國人賠什麼償，戰爭是全中國人的事，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嘛！

但是，四十多年前台灣的山地部落裏有幾個人懂漢語？又有誰知道誰是蔣介石、誰是毛澤東？什麼是國民黨、什麼是共產黨？然而就這個時候，他們却要跨過台灣海峽，到那個離家千里之遙的山東去打那一場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的戰爭，然後，莫名

却又是另一番景象，這一份喜訊並沒有為林青春帶來絲毫的喜氣，只是讓他更深沈的思考。他相信，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即使是事實，那麼錢呢？往返的餐宿旅費又該怎麼辦？如果一切都沒問題，那麼，回來北京後萬一再搞起運動豈不要被打成右派？……

怎麼來，
就讓我們怎麼回去！



其妙地被「解放」了，換上軍服，又莫名其妙地跟著以前的敵人現在的同志追打以前的同志現在的敵人，世界上再荒謬的事也不過如此了。同吃一口大鍋飯、同坐一條船到大陸的同鄉或同族弟兄，同時參加了歷史上有名的徐蚌會戰（中共稱「淮海戰役」），然而，一個代表國民黨、一個代表共產黨，也許槍對準的正是自己兄弟、也許是鄰居、是好朋友，而無論如何，每一顆命中的子彈所貫穿的都是中國人的胸膛，每一個倒地的生命都會有個溫暖的家和慈祥的爹娘。

把人拉上卡車載走

田中山，阿眉族，1921年生於台東縣東河鄉，兄弟二人，行長。原名Damei，日名田中敬三，光復後被更名為田忠山，幾經輾轉，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才被叫做田中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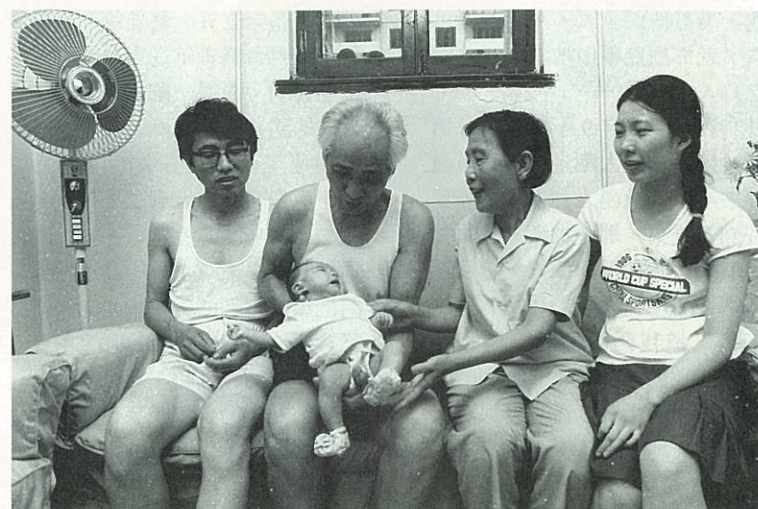
和每一個離鄉背景的老人一樣，田中山最大的心願就是回台灣家鄉，對於過去，並沒有什麼多餘的怨懣，能活著，似乎就是喜事一樁。在民院的家屬院裏，田中山說話了：

「1946年元月，那時候稻子都收割完了，正等著播春種，我的妻子Lan'na也懷了幾個月身孕。外頭冷，我們都坐在家裏，突然，一個漢人領了幾個國民黨

「解放」后，到1954年
9月30日，陳榮福擔任
上海五金公司保衛科警衛，
期間與上海朱鳳霞女士結婚。



抱着心愛的孫女田雙與家人合影，田中山仍沒忘記，他在台灣的妻子Lan'na和當時尚未出世的兒子（據同鄉口傳說Lan'na生了個兒子）。



兵衝進我家裏來把我拉上卡車載走了。第二天，我們好多人一起被送到宜蘭，到了晚上，給我們換上軍裝這才曉得是被抓來當兵了，才搞清楚一路上他們拿著槍對我們大吼的『媽那個巴子』是跟日本人罵我們的『巴該耶囉』同樣意思。從46年元月到47年元月這一年當中，我們一面訓練，一面南下，因為我那個時候不懂漢語，所以每天被打、被罵，又

苦又想家，我才受不了開小差，但是兩次都被抓回去，抓回去就先一頓打，幾個人把我的手脚壓在地上，連長用木棍亂打，讓全連弟兄看，那個時候，很多漢人都偷偷叫我哭，但我死都不哭，招來更多打，晚上就被雙手反綁掛在門口一直到天亮。

後來，部隊到了高雄，我們在高雄待了一個多月，剛過完新曆年就被秘密地送上船，在甲板

上，我看見我弟弟，正想跟他說話，就統統被趕進船艙，因為有人跳海逃走，我們被趕進船艙後就聽見甲板上槍聲很響，我想那些想逃跑的人一定被打死了。從那次以後就一直沒有我弟弟的消息，我以為他死了、要不然就是跟國民黨回台灣。30年後，我們才又在北京碰面，他沒有死，而且還生了三個男孩、一個女孩，只是在四川農村種田，生活稍微

台海兩岸，
馬榮生有四個兒子，
兩個女兒，他說：
「現在有四個孫子，
兩個孫女了……」。

苦了一點，『文革』時也吃了不少苦頭」。

Subali 還活著！

大陸上的人，不管是什麼派、什麼類、什麼份子或者什麼階級，好像每一個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在文革期間都要吃不少苦頭。當「黑五類」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說著文革時，「造反派」只有噤不作聲，就像馬榮生夫妻兩

個激動地把文革辛酸化作兩行熱淚時，林青春只有黯然沈默一下，然後把話題轉開去。他的苦是說不開的、也是哭不出來的。在臨退休的日子裏，他只能三天兩頭跑到頭和園釣魚，似乎過去的事，對他來說，到現在還是不曾過去，未來的事更不知道究竟是來還是不來。就說想家吧，對於林青春，「家」這個東西只能用想的，怎麼也具體不起來。那些輾轉往來的家信，充其量不過是更多想念的素材而已。但是，對於家、對於當年，林青春却又好像怎麼也訴說不完：

「我叫做林青春，森林的林、青春活潑那個青春，布農族。在大陸統統叫做台灣高山族，沒有分什麼族了。我的本名叫做Ma-

hasan Daho。1928年10月在台灣的南橫公路上出生的。大概是1937年左右吧，日本人叫我們全村搬到三民鄉。以前沒有三民鄉哦，是我們搬去才有的。我有四個兄弟，兩個哥哥在台灣，我和我弟弟林富（Mahasan Subali）在大陸，Subali現在住在福建華安，有五個小孩了。47年在山東金鄉時他們第一營全完了。我估計他也死了。真是想不到的事情，他只是被八路軍打傷，逃到上海，却上不了國民黨開往台灣的船，又到福建去了，後來才被解放。1949年到華安種田，一直待在農村。1975年，我有一個住在福建平和縣的表弟告訴我，Subali還活著！這我們才碰面了。我從北京趕到華安找

他，看見他們全家，我弟弟真可憐，就那麼幾畝田地要養活一家七口人，真是……。

「我是1946年9月當兵的。那個時候，日本人剛走，國民黨還沒來，由一批漢人日本通譯管理我們。後來，那一批漢人日本警察跟國民黨部隊聯繫好，把我跟我表弟騙到高雄旗山去。第二天，又把我们兩個送到屏東機場，讓我們換上軍服。剛到的時候只有我們兩個，後來新兵團人數一天天地增加了，全都是各地的高山族青年。就是七十師139旅277團第2營第2連。

「12月，277團移到鳳山。除了班長、副班長以上幹部是國民黨老兵以外，其他全都是台灣的新兵。我們沒有槍也沒有紅牌（領章）。1947年剛過完元旦，一個夜間緊急集合，說是演習，一路走到高雄碼頭。漢族比較精，一路上開溜了好些人。到碼頭後，停都不停就叫我們統統上船了，有些會游泳的人跳海逃命，國民黨的老兵發現了就一起開槍，我們大家都在哭……。在船上，不准我們用閩南語或高山族語交談，一出聲就挨打，就這樣，我們到了上海。那個時候，上海好冷。」

那是結婚的第二年

1946年間台灣各地除了日漸加

深的省籍對立外，就是這一齣齣被粉飾為台灣青年從軍報國的荒謬悲喜劇。而這一齣戲在馬歇爾斡旋的國共和談逐漸趨於破裂時更加速了演員們在舞台上的走位。但是，光靠幾個主要演員在台上大聲喧嘩，究竟成不了什麼氣勢。於是就在1947年1月杜魯門把馬歇爾調回美國，而國民黨堅持要以迅速的軍事行動來解決「共產黨問題」時，連台灣這個蕞爾小島上的少數民族也被送往大陸那個中國大歷史的舞台上跑起龍套來了。屏東縣來義鄉夠偏僻吧！連住在這個偏僻的排灣族部落裏的馬榮生也生逢其時，捲進了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光榮的「剿匪」軍事行動。馬榮生說了：

「1946年6月，我結婚的第二年，我的女兒剛出世不久。一天，我同幾個族人從山上扛了幾擔柴火到山下交易所換錢，買了鹽巴、菜準備回家。這時候一個會講日語的漢人帶了一個國民黨



穿上表弟駱義川手縫的排灣族服，配上腰刀，馬榮生仍不失排灣勇士的莊重，連馬太太都有點震懾。

軍人過來告訴我們，叫我們去參加國民黨部隊，如果家裏有困難會給我們布和米，並且可以改善我們的生活。我們聽了都有些心動。我就告訴他，我們先把東西帶回家。但是，他們知道我們喜歡喝酒，就買了十幾瓶酒請我們喝把我們灌醉了，然後把我們送到屏東一個部隊裏，給我們吃了很多雞、魚、白米飯，我們都覺得部隊很好。

林青春看大哥 Mahasan Bion 從台灣寄來的照片，說「我大哥 Bion 和二哥 Aliman 在台灣，我和我弟弟 Subali 在大陸……」



五花大綁

「這時候，他們又說，我們當兵只是為保護台灣不會離開台灣，還用很多好處吸引我們參軍，於是，我們就答應了。等我們穿上軍服後才知道那些話全是假的。而且，我們根本不懂漢語，聽不懂口令，時時挨打，但是，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有一天晚上，我跟我表弟連

夜開小差，由於搞錯方向，不久就被抓回去，在鳳山關禁閉，兩天一夜不給水、不給飯。第三天，連隊派人來把我們兩個接回去。我們商量好如果沒被綁起來我們在車上就幹。但是，他們知道我們力氣大，上車前就把我們五花大綁了。回連隊後還是不給飯吃。到了晚上，連隊集合了連長把我叫出來，用那種很厚的日本皮帶猛打，有些阿眉族人用日

語叫我趕快倒下來，但是我還是不願倒下，到最後支持不住了，才倒下，被兩個人架進屋裏。我表弟被打完後也被架進來，到現在我這腿的血路還是不通暢，一到冬天就抽筋，痛得要命。」

「後來，連長帶了一瓶酒給我們，叫我們用力擦傷口，但當時我們兩人生氣了，就把酒喝光光……。後來……後來我父親和家裏人來看我們，部隊準備了一些



酒菜和檳榔攏絡我們族人，希望別把我們帶回家，而我父親還是希望我回家，但是，已經沒辦法了……後來我們被送到了上海，天冷，好多人都生病了，這他們才給我們棉襖穿，但是不頂用……。」

1947年1月，七十師的船離開了高雄碼頭，一星期後到達上海吳淞口。這是七十師裏的台灣子弟們最寒冷的冬天。當火車緩緩地將他們送往徐州，在打開密閉的貨車車門時，徐州正是白茫茫的一片雪色，田中山說：「我們阿眉族的語言裏並沒有『雪』這個詞。我不知道天上掉下來的白白的東西是什麼，以為很好吃就捧起來吃，奇怪怎麼冷冰冰……」。這一羣來自亞熱帶的台

灣青年就在這片「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祖國土地上度過了他們一生中最難忘的冬天。

啊，金鄉！

部隊在徐州進行了大約為期三個月的訓練。三個月後，已經是5、6月的春夏之交了。林青春說：「在徐州機場接受三個月的訓練以後，我們開始行軍到山東金鄉，那是八路軍的解放區」。馬榮生說：「因為我和我表弟開過小差，所以，由徐州到金鄉一個多月的行軍中，所有重的東西都叫我們兩個扛，粗活叫我們幹。我看他們一路上搶老百姓的東西吃，強姦婦女。所以，往往我們還沒進村子，人都走得光光的。大家都怕國民黨部隊。到了

金鄉，還沒跟八路軍接手我就帶著我表弟又開小差了，從步兵團逃到後方的砲兵團。這時候已經是6、7月了。」田中山說：「金鄉是八路軍的重要據點。但是我們在那兒轉來轉去，怎麼也找不到八路軍，其實我們早已被包圍了。1947年7月14日晚上，我們終於見到八路軍，一層一層的八路軍把我們圍住。我們死了不少人，到了晚上十點左右，我們就被徹底吃掉了。當時我拖了一挺輕機槍跟幾個國民黨老兵跑了。白天在高粱地裏睡大覺，晚上出去找食物，連不成熟的白西瓜都吃了。三天後，餓得走不動了，才被俘虜。」林青春、陳榮福也是在這場戰役中被中共軍俘虜的。林青春說：「我們被俘虜

陳連生的遺體火化前，陳秀瑛女士和三個女兒，兩個女婿為他穿上民族學院給他做的「高山族服裝」。

一陣烈火之後，所有的鄉愁和他的軀體一樣，都將歸於塵土，只有他的詩：「……一半留在大陸，一半留在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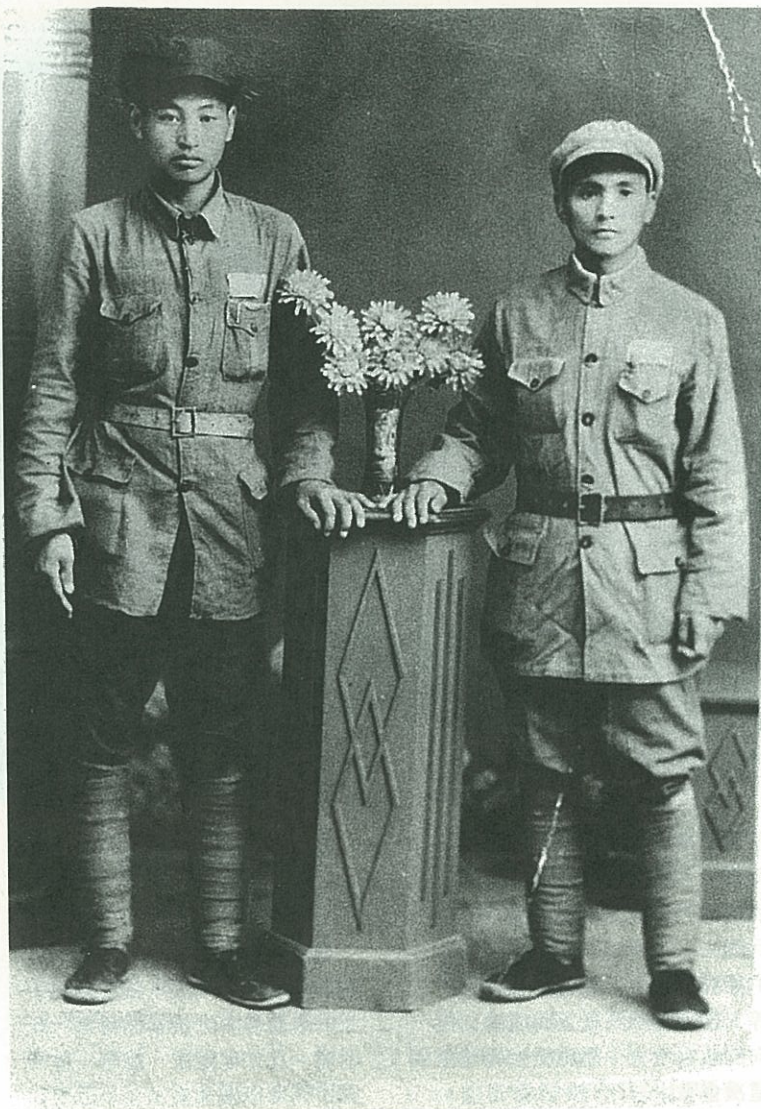
後，大家都一直擔心會被槍斃，一直到看見許多國民黨軍官領了路條和糧票回家了才鬆了一口氣。我們戰士大多是台灣來的，回不了家，大部份人都參軍了」。換上解放軍的軍服，林青春轉身一變，從「剿匪」的戰士成了「解放」的兵哥。陳榮福也是一樣。以後就和陳連生一起追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去了。而田中山呢，在俘虜營待了兩個星期後，就被送往「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政大學」進行思想改造。田中山說：「全部的台灣人被編成一個隊，大約120多人。我們的老師也是台灣人，他會說普通話、台語、也能說日語，而且同學中有十幾個是高山族，終於可以交談了。我在那兒

學習了兩年半，培養我們當政治幹部」。至於馬榮生和他表弟，因為他們早就開小差到後方的砲兵團去了，所以，在1948年12月的徐蚌會戰中，馬榮生和林青春等人已經從袍澤戰友變成槍口相向的敵對雙方，而馬榮生就是在這次會戰中被俘到中共軍這邊。他說：「……換上軍裝，雖然是人民解放軍，但還是在砲兵團，工作沒什麼變。1949年4月，解放軍渡過長江，步兵團解放南京，我們砲兵團留在江陰要塞接收國民黨武器。這時候我已經懂一點漢語，而且一直和我表弟在一塊。直到1949年6月才離開他到連雲港轉海軍，並準備解放台灣。」

第七艦隊叫我們回不得家

進了「軍政大學」的田中山這時候已經脫下軍裝，在經過兩年半的思想教育之後當然會有一些改變。比如他能說、能聽一些漢語了，可以讀漢文了。「但是，想家的心情却是什麼也改變不了的。」他說。對他而言，回家的意義遠大於課堂上學來的「解放台灣」。他說：「1949年12月，我們120多人南下到上海準備解放台灣。那時，我心裏好高興，心想馬上就可以回家了。但是，誰知道，韓戰爆發了，美國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害我們回不了家……1950年3月，我們接受了工作分配才解放了。」往後兩

文革末期，約1974年前後，全國各少數民族合影於天安門前，象徵「各族人民共建社會主義新中國」。左起第五位是田中山，後排左起第五位是林登仙。



年，他得了肺癆病在上海虹口療養院待了兩年。這期間，他除了看書就是想家，天天在想怎麼跑回家。「那時候我恨美國、恨死第七艦隊，如果不是他們我早就回家了。」他說。

馬榮生在1952年4月復員，在上海江南造船廠工作。1953年，他和江蘇淮陰人王子剛女士結

婚。事情就這麼巧，過不久，他的一個表弟駱義川也結婚了，妻子竟然是王子剛女士的親妹妹。1956年8月，馬榮生進中央民族學院講授排灣族語，而駱義川則一直待在福州社會主義學院，前年才離休。

林青春也在1952年復員，進民族學院學習了一年多，奉派至福

林青春於1952年復員前，偕一台灣籍弟兄合影於上海。就在美國軍第七艦隊巡防台海，「回家」無望之後。

建工作，一直到1957年才被調回民院講授布農族語。當時，田中山已經是民語三系教員室主任了。而陳榮福則是在1957年進湖北省中南民族學院幹訓班學習三年之後，於1960年9月進中央民族學院任教。而陳連生則擔任民院武裝部部長，負責民兵訓練和大學軍訓。

• 咱們回家去！

今年7月28日下午，我在北京找到了馬榮生家，馬太太正坐在屋前的涼棚下哄著小孫子睡覺。「老馬，有個小夥子找你啊！」馬太太吼了一聲，小孩沒來得及驚醒，馬榮生就已推開紗門推推老花眼鏡端詳了一下。「我是台灣……」我說。「什麼，台灣來的……」馬先生原是透明的老花眼鏡立刻蒙上一層白霧。他哭了。他握緊我的手，實實在在地哭了起來，什麼也說不出來。談起家鄉的事，馬先生才高興起來，他穿上駱義川一針一線縫出來的排灣族服裝，戴上帽子、配上腰刀有模有樣地站在大門口要我幫他拍照。然後，又興高采烈地唱起豐年祭的歌。他說他怕忘記所以常常偷偷地唱，他說從離家那天開始就盤算著「明年回家過豐年節」。但是，那個「明年」到現在仍是明年，但不管怎麼樣他還是要唱，於是，他唱了：

Ro Ra Ma Ei Ei Na Na

Na Ya O

Ei Sa Lo Le Ei Le Va Nan

Sa La Ze Lo……

「我家住在屏東縣潮州區望嘉村文縣山上。小時候，我在村裏



的日本小學唸書。畢業後還是在山上種地、種小米、玉米、芋頭跟高粱。我的名字叫做Livaln，我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已經65歲了，妹妹也53歲。弟弟呢，酒精中毒死了。聽說的。我的女兒也是40多歲的人了，她現在住在高雄……。我還記得，在我家鄉的山谷裏有一條河，河上有座吊橋……」。

他的小孫女說：「爺爺，你在

說什麼？」

「說我們老家啊。」

「老家好不好玩？」

「好玩啊。」

「帶我去玩好不好？」

「好啊。」

「但是我會想爸爸媽媽。」

「不要想爸爸媽媽，爺爺帶你去台灣住。」

「那戶口怎麼辦？」

「不要了！」

「那——這屋子呢？」

「也不要了——，咱們回家去！」

中央民族學院民語三系教職員合影於系辦公室前，當時，陳連生、陳榮福、林登仙已先後辭世。前排左起第二位是馬榮生，第五位是田中山，第四位是梁庭望先生，第六位是林青春。

《望斷鄉關盼征人》之二

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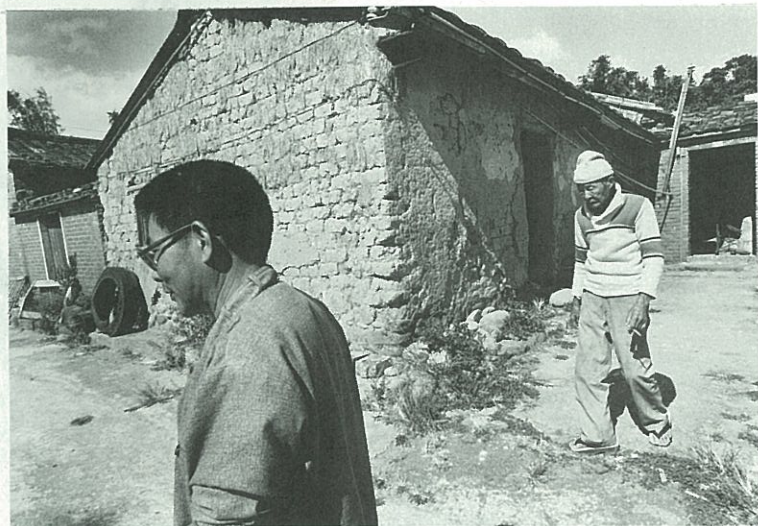
攝影■李文吉
撰文■陸傳傑

1945年，國軍七十師，
在桃竹苗一帶又騙又擄，帶走了幾十個人到大陸打仗。
故鄉的父母死了，老了，當年把人帶走的人，
却總不讓海峽對岸的親人回來。
請聽聽老父母、老兄弟被嚥抑了四十年的血淚之聲……

稅

士兵鍾肇明與母親鍾李阿合

士兵卓遵榜之父卓齊納與弟卓遵煌



卓遵榜 61歲
卓齊納（父） 92歲
母歿

桃園縣觀音鄉上大村

三個多月前，卓遵煌突然接到一封鄉公所發出的明信片，要他跑一趟鄉公所兵役課。50多歲的卓遵煌有些奇怪：都這把年紀了，難道還叫我當兵不成？

到了鄉公所，兵役課的職員問他現年61歲的大哥卓遵榜還不在家？卓遵煌起初愣了一愣，等回了神，當下就對兵役課員吼了起來：「在又怎麼樣？不在又怎麼樣？當初騙他去當兵，結果一去四十年沒消息，如今却問我

要人？你們到底在跟我開什麼玩笑！」

那位兵役課職員或許自知問得唐突，也沒好再往下問。卓遵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鄉公所。四十多年的苦難一幕幕在他眼前浮現……

1946年，駐防於新竹的國軍七十師正在到處招兵買馬。他們向窮苦的人們說：只要到他們那兒當兵。除了發個人新餉外，家中每個月還可領取200斤的穀子。而且兩、三年後退了伍，還可以習得一技之長，對將來立業營生，大有好處。

200斤的穀子，對貧窮的卓家，的確是一大誘惑，所以年方19的卓遵榜辭別了雙親，到七十

師報到。頭一年，卓家領到了600斤穀子，但第二年却只領到400斤，以後就剩一年三節發放些許慰問金。過了幾年後，連慰問金也沒了。而卓遵榜的消息也像政府許諾的穀子一樣，愈來愈少，終至音訊全無。卓家人可全知道他並不是去當技術兵，而是到大陸打內戰去了。

13歲起就擔負家庭生計的卓遵榜，對早年放浪而散盡家財的老父並不抱怨。如今他只希望現年92歲的父親卓齊納在有生之年能再看到大哥。

他說：「兩年前突然收到大哥從大陸寄來的信，才知道大哥還在人世間的父親，精神變得開朗很多。最近我曾到香港和大哥會過面，父親也想去，但90多歲的老人，怎能熬那個舟車之苦？」老天爺都讓父親活了難得的高壽，我們這個政府又為什麼就是不肯讓他老爺兒倆相見呢？

宋阿生 65歲
宋發昌（父） 97歲
母歿

桃園縣觀音鄉樹林村

生於光緒初年的宋發昌，再過三年就活滿一世紀了。年青的時代，他從廣東梅縣的一個客家村落來到桃園縣的觀音鄉這片不是



太肥沃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娶妻生子。歷經滿清、日政、國府三朝長久的歲月，雖然沒有為他帶來鉅大的財富，但這塊土地却鍾靈於這位異鄉老人，使他福壽滿堂、多子多孫。而且至今耳聰目明、步履如常。

去年，宋發昌的三兒，當年參加國民黨七十師被調赴大陸打內戰後音訊全無。四十年後宋阿生寫信到台灣，和他哥哥連繫上時，想像算來今年九十有七的父親早已物故了。聽說老父竟然健在，喜出望外。

長久的生命過程，使得老人宋發昌對生命、生活有不同於後生、晚輩的獨到看法。

「孩子是隨人生隨人疼，豬生

豬疼，狗生狗疼。阿生是我親生的兒子，我怎能不疼他呢？雖然他是在這兒出生和長大的，但是他既然在那兒已經成家了，就應該好好照顧他牽手、囤仔，不能拋棄他們。」宋老先生說：「要好好的繁衍後代，這樣子人老了才有好歸尾，我希望他能在那邊好好的生活下去。那邊也是咱中國啊。但是他能夠回來看看我這個老伙兒。這是我這一世人最後的願望了。記者先生，你看有沒有希望？」

鍾肇明 58歲
父歿

鍾李阿合（母）78歲

桃園縣中壢市

今年初，服務於福建廈門一個糧政單位的鍾肇明無意間認識了一位來自台灣的林姓商人。細談之下，鍾肇明得知這位林先生竟然是來自他的故鄉中壢，當下鍾肇明雙膝落地哭著求他無論如何他要為他傳遞家書。這位林先生只得答應了。

回到中壢後，林先生拿著這封沒有地址只署名鍾肇松的家書，著實有些頭疼。中壢雖然不大，可是也有數十萬人口。人海茫茫到那兒去找到這位鍾肇松呢？後來他翻了翻中壢市的電話用戶簿，發覺真有一位鍾肇松。等他趕到鍾家，鍾肇松却否認他有鍾

卓遵煌



卓齊納



宋發昌，
士兵宋阿生
之父

鍾李阿合



肇明這麼一位兄長！林先生被潑了一盆冷水，不免有些氣餒。不過這位鍾肇松略為思索了一番，告訴他說他有一位同名同姓的遠房宗親，建議他不妨到那兒去問問看。

當林先生再次將信送到另一位鍾肇松家時，他從鍾家母子的神情裏，知道這趟終於沒有白跑。

現在鍾李阿合老太太每天總要將兒子寄來的照片拿出來再三的摩挲一番。老太太視力很壞。照片中的兒子，她根本沒有看得很清楚。但握在手裏的照片使得初露老年癡呆症狀的鍾老太太終於相信兒子確確實實還活在這個世界上。

1946年，阿明才16歲，爲了幫

助家計，早上送完報紙後，就和中壢車站前擺水果攤。有一天，阿明送報回家吃早飯，說到他送報到七十師軍部時，裏面的長官誇他「體格不錯，可以去當兵」。阿明的父母笑了笑，直說這位軍爺真會開玩笑。沒想到一個禮拜後，阿明出門送報後就不見踪影了。阿明的爸媽心焚慮亂的找了一個多禮拜。後來才聽說阿明送報到軍部後就被扣下來當兵，而部隊已經在基隆上船了。鍾氏夫婦對這件突如其來的慘劇，一直沒法接受。直到鍾老先生去世前，仍然念著生死下落不明的兒子。

四月份剛接到鍾肇明的居家照時，鍾老太太說什麼也不肯相信



士兵何石琪之母何彭大妹

何彭大妹和她獨爲辛勤撫養成人的兩個兒子

當年15歲離家當兵的兒子，會是眼前這麼一位衰老的中年人。後來鍾肇明陸續從大陸上寄回青年時候的照片，看著阿明由青年、結婚、子女成羣一直到阿明夫婦抱著小兒女的照片，老太太才漸漸明白阿明離家已經42年了！

老太太的么女婿是個外省郎，原本服務警政單位，爲了早日返鄉探親越過目前公務員不能返鄉探親的規定，他毅然提前退休。而對岸的阿明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回到他引頸企盼了四十年的故鄉台灣，達成探望老母親的心願呢？

何石琪 61歲

父歿

何彭大妹（母）85歲

桃園縣楊梅鎮中山路

彭大妹共養育了6男6女，除了次子何石琪不在身邊外，其他的子女都有一分正當的職業，一個好的歸宿。鄰居都讚美彭大妹能幹，好福氣。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不過在四十年前，獨力將12名子女養大成人，對彭大妹而言確是一件極大的苦難。

彭大妹的丈夫早早就去世，戰時台灣在盟軍日夜不停的轟炸下，戰後變成一片廢墟、百業待舉。何老先生這時候已經過世



了，長子則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戰爭都結束一年多了還不見回來，甚至不知是生還是死。爲了張羅米糧填飽子女的肚皮，彭大妹從早忙到晚，什麼工都做，累得不成人形。如今彭大妹的身材十分細弱，說話的聲音十分低微，雖然身體沒什麼大病痛，但是整個人却像一株被榨扁的芥菜，沒一絲苦盡甘來的福壽相或許只有她的子女才了解彭大妹中年喪夫之後，獨立撫養子女的辛酸。

就在這個時候，國府七十師出了優厚的條件號召台灣青年從軍。彭大妹的次子覺得既然父兄都不在了，他理當協助母親挑起家庭的重擔。所以他便投軍，思

以軍糧養家。

當時楊梅一地加入七十師的有好幾十個人。1947年初，家屬中有人傳出他的子弟已經在基隆上船，準備去大陸打仗了。利時家屬們陷入愁雲之中，他們不了解前幾年殖民地統治者已經向他們的父兄強征了一批「血稅」，如今將他們從殖民地解放出來的祖國爲什麼又要向他們征納另一批「血稅」？

彭大妹和十幾名家屬搭乘火車趕到了基隆港，載運七十師的運兵船還沒開。何石琪站在船舷邊向母親哭喊，彭大妹也跟著哭，她沒聽清楚兒子究竟說了些什麼，而母子音訊從那時一斷就是四十多年。

一年過後，彭大妹的長子終於從南洋回來了，但四十二年了，何石琪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

張阿火 61歲

張阿雙（父） 81歲

張李好（母） 79歲

桃園縣觀光鄉廣福村

去年九月間，郵差興沖沖地拿著一封信來到桃園縣觀光鄉廣福村的張家。信上的地址還是日據時代的「新竹州中壢郡觀音庄××番地」。郵差心想：「可被我看到了，等他們簽收了，把信封繳回局裏少不了又是一個嘉獎！」

士兵黃振安之妻黃莊完妹。



可是收信人張阿雙一看到信上的署名，激動莫名，說什麼也不肯讓郵差拿走信封。原來寄信人正是他失散多年的長子張阿火，他怎能再讓郵差拿走屬於他裏子手寫的信封呢？

四十多年前因為家境困難，19歲的張阿火爲了幫助家計。加入了國軍七十師。誰曉得剛過了1947年，七十師奉命開往大陸參加內戰！張阿火不願就這樣離開父母親，所以乘機開了小差。阿火剛進家門沒多久，部隊的長官便追來了。他躲了起來，但部隊的人竟然將阿火的鄰居當作人質，逼阿火出來。阿火只好跟著長官回部隊。

回到部隊後阿火受到怎樣的懲

罰，沒有人知道。後來張阿火又是如何從慘烈的徐蚌會戰中死裏求生？也沒有人知道。四十年就這樣在海峽封絕民族親斷的歷史中過去了！

張阿火的母親張李好說，她打一開始就反對他去當兵。阿火離家的前幾年，張李好日夜號哭，直把身子給哭壞了。她埋怨老伴爲什麼狠心同意阿火去當兵。但即便是痛哭、埋怨，她始終相信阿火不會就這樣消逝了。年年村廟的丁口錢，她堅持要交阿火的那一份。虔誠李好似乎相信：只要交了阿火那份丁口錢，慈悲的菩薩一定會保佑他們有母子重逢的一天。

四十年過去了，阿火終於有了

消息，政府也開放了大陸探親。但是年過80的張氏夫婦，病痛纏身，步履艱難，又如何能飄洋過海去看望兒子呢？即將頒佈的探親政策又限定病人非得重病臥床才准在大陸的親人來台探病。這樣的探病政策，其實只能名爲「送終」政策。但即使是如此，繁雜的出入境手續真的能使親人來得及送終嗎？

看著兒子寄來的照片，張李好變得神志漫漶，張阿雙則始終垂頭不語。表情呆滯。老人們已經衰老得流不出淚水了……

黃振安 68歲

父母均歿

黃莊完妹 65歲

黃棋榮 43歲

桃園縣平鎮鄉平鎮村

莊完妹已經64歲了。除了身材稍胖，和同年齡的婦人比起來變得格外有活力。她的頭髮大半斑白，但是臉色紅潤而且沒有多少皺紋。或許因爲長年的勞動使她免於提早衰老。

莊完妹住在桃園縣平鎮鄉平鎮村，地點十分偏僻，讓我們找了好久才找到。天快黑了，路不好走，我們不趕逗留太久。初見時，莊完妹一時誤會我們的意思，她以爲丈夫黃振安馬上可以

回來了。看她滿面春意，好像小女孩一般天真的笑容，我實在不忍心澄清這場誤會。不一會兒，她終於了解我們的來意，剎那間笑容全失，她一臉黯然地走向漆黑的院內，繼續準備豬食……

在回程的路上，莊完妹寞落的身影一直在我的腦海裏徘徊不去。或許今夜莊完妹又要失眠了……。四十年沒有人告訴他黃振安是生是死，和傳說中苦守寒窯十八年載的王寶釧比起來，莊完妹結婚以後，竟然和丈夫分離了43年載！

第二天一早，我們再去探訪莊完妹時，從她冷漠的言語裏，竟然顯不出多少對丈夫的期盼。甚至她還說已經記不得丈夫的模樣

了……真是大出我們的意料之外。和昨夜比起來，前后判若兩人。

父親離家當兵時才三、四個月大的黃棋榮，十四歲便去當長工貼補家用，如今擔任平鎮鄉的清潔隊員。和母親一樣，他對父親也沒有多少思念之情。

他們應該了解黃振安不是一個薄倖無情，棄他們母子不顧。是戰爭和歷史將他們的丈夫、父親帶向遙遠的大陸！是冷酷的政局使他們闊別了四十年的！

後來我們才曉得，黃振安離家幾年後，莊完妹同別人又生了一個兒子。這個男人如今也有四十好幾了。在保守的客家村落裏，這的確是一件「醜聞」。黃家母

子或許曾飽受鄰人、親族的羞辱。但是如果莊完妹真的守了四十年的活寡，又有什麼意義呢？在大陸的黃振安或許也已娶妻生子了。

莊完妹不可思議的乍喜乍冷，使我們深切地感受到國家分斷的歷史，在草根水平上的人民的心靈中，具體地烙下了複雜的傷痕。

黃莊完妹爲了母子的生活委曲的過了40年。



士兵張阿火的父母張阿雙與張李好凝視兒子的近照。



《望斷鄉關盼征人》之三

寶山鄉的

單從字面上了解，「寶山」這個地名可能使人產生富裕的聯想。

出了新竹市區往南幾里路，就屬寶山鄉地界了。從寶山鄉的雙溪村起，地勢就逐漸高了起來，這山窩裡的住民，幾乎全都是客家人。在移民史上，客家人比閩南人來得晚些。50年初土地改革之前，這兒的客家人種的地都是向城內閩南人佃來的。

當時頭期稻作一甲地大約能出個3、4千斤穀子。照例頭期稻作不論豐歉，全歸地主。而佃農一年的吃飯穿衣，全得看二期稻



士兵詹德盛穿著國軍制服，配備日軍槍砲，開赴大陸和中共八路軍打內戰。

新竹縣寶山鄉是個窮苦的村落。

1945年，陳儀的七十師在村子裏連騙帶拉

帶走了17個小伙子開赴大陸打內戰。

有幾個人僥倖逃回故鄉，却成為忠貞被疑的列管戶。

四十年來，父母噤若寒蟬，含恨死去……

作，二期稻作由於雨水差些，自然收成沒有頭期來得好。大多數的佃農除了水稻之外，還得在山坡地裡種些地瓜、樹薯來彌補生活。

那個年頭，佃農的日子可不好受。除了地租之外，還得繳給地主一筆押金。繳不起押金的，只好給佃農當長工。比起佃農，長工自然更不值錢了。長工一天大



開拔前，詹德盛中規中矩地擺出射擊臥姿拍照留念。他料不到七十師打不到七天便潰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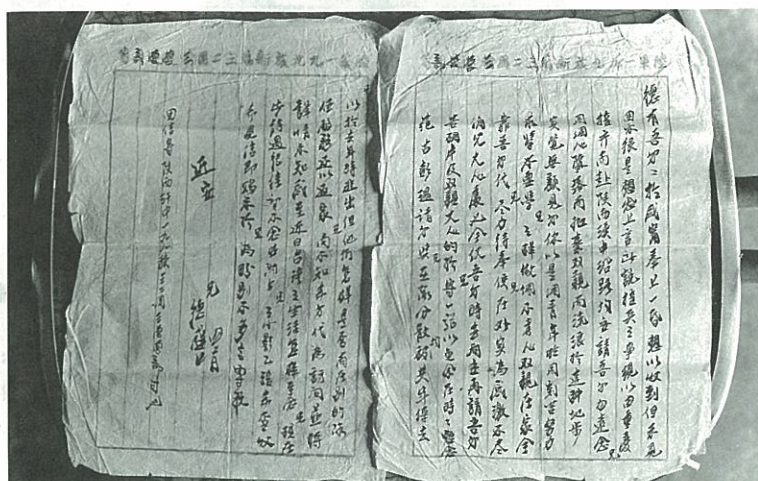
征夫

攝影■李文吉

撰文■陸傳傑



七〇師的台籍士兵蘇光添的母親已晉九三高齡。她看了看四十多年未曾謀面的兒子的照片說：「這個(照片)又不會講話！」



「...兄因個人墮落而拋棄雙親而流浪於這種地步，實覺無顏見弟…」這是詹德盛1949年底逃出共軍俘虜之後由陝西寄回家中的平安家書。

概只能拿到一升米。這一升米自個兒吃都不夠，甭說討老婆了。所以這兒當長工的客家人，大概只有給人家招贅的命。

每年入秋之後，西北風從海邊沿著谿谷灌進來。把地給吹得乾巴巴的。憑良心說，寶山這個地名取得還真有些嘲諷。

日子雖然苦，這兒做父母的可沒耽誤過孩子們的教育。日政時代，這兒的男孩大都受過六年日本教育。

光復後，聽了祖國接收官員的官話，受過日語教育的青年們覺悟到，日語已經不受用了。當務之急莫過於趕緊學好北京話。所以陳儀手下的七十師在各處招兵買馬時，部隊教導北京話成了有力的號召之一。

「昭和草」

1945年底，寶山鄉的雙溪、寶斗、深井和新城村一帶，來了幾名七十師的官兵，到村內招募志願軍。他們對村裡的失業青年說：服役兩、三年後優先復員分

配工作；每個月支薪2,500元；服役期間可以讀書、學北京話，而且保證不調離台灣。

這些條件實在誘人。別的不談，光是月薪2,500元對寶山鄉的青年們可是個天大的數字。

新城村的詹德盛家似乎特別窮，始終沒能佃到一塊地來種。父親都50多歲了，還在別人家裡當長工。他自己從解散的日本軍隊回來三個月了，工作還沒著落。想起過去荒年裡吃「昭和草」（一種野生菜）的日子，詹德盛實在慚愧莫名。空有一副壯碩的體格……唉！當兵去吧。

雙溪村的呂永桂那年才18歲。除了6年日本教育之外，還讀過漢塾，機伶得很。他想，在未來的日子裡，一個人不懂北京話是行不通的。雖然當日本兵的大哥還在海南島沒回家，但是不利用這個機會到外面見見世面，蹲在這個山窩裡，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出息。

就這樣，寶山鄉這一帶，一共有17位青年投入陳儀的七十師。

騙局

1945年底，他們17人相約到新竹中學去辦理報到手續。報到後，經過簡單的測驗，他們17人全給分發到七十師139旅山砲營。

山砲營的營房就設在老湖口的原日本軍營內。17名寶山青年當中，徐錦輝分發到營部；詹德盛、蘇光添分發到砲一連；邱乾明分發到砲二連；其餘13名都分發到砲三連。邱乾樹、蘇榮華在第一砲班，溫德士、蘇光漢、蘇光增在第二砲班，邱金春、李甲基、古新壽在第四砲班，呂永桂、彭明月、范送輝、蘇金土在觀測班，曾錦秀擔任機槍手。當時一個連有200多人，幹部都是外省人，士兵當中也有一部份是外省人。山砲是日製裝備，台灣士兵大都通曉日語，聽得懂日本教官的教導，所以大都分任砲手、觀測士。外省士兵則以步槍兵、彈藥兵、養馬等勤務為主。

詹德盛當過日本兵，基本動作好、體格也壯，被選為班長。呂永桂由於測驗成績不錯，被分配到觀測班。觀測班配有馬匹。馬也是日本人留下來的。這兒的馬大概是聽慣日本軍官的使喚，有些外省兵士想溜溜馬，總是被揪了下來。

受訓的日子並不太苦。但是他

士兵詹德盛與胞弟鄭德有在香港會面的一刻，激動的老淚縱橫。老母詹秀妹思子成疾，神志模糊，已不能同來晤面。

士兵呂永桂曾經在洛陽有過一段烽火戀情。



1987年11月26日在香港阿明叔、義親吳大伯的見面。



四十年来的思念與期待，終於在這一刻溶化在兩人的淚水裏。



士兵古金壽的姪女在田間檢拾柴薪。寶山鄉近百年的窮困常使得鄉內的客籍婦女獨挑家計重擔。

們慢慢發覺連隊裏不但大多數的外省士兵不識字，連軍官當中也有些人斗大字不識幾個。這對從小接受日本軍國教育的台灣籍士兵來說，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而且他們南腔北調的各地土話，也令熱中學習北京話的台籍新兵搞不清楚什麼才是標準的國語。但是這些都還可以忍受。當他們知道原先軍方允諾的2,500元的餉竟然是不值錢的法幣後，他們才開始發覺一切都是一場騙局！

2,500元法幣換成台幣的話還買不到30個饅頭，當時台灣經濟因大陸通貨膨脹的關係也跟著惡化起來。到後來2,500元連三個饅頭也買不着了。

這個時候有人開始開小差！

砲一連的蘇光添逃兵被抓回來後，小屁股給打了個稀爛。第三連有一個逃兵竟然是用鐵絲穿過耳朵給捉回來的。營部徐錦輝逃回家後，連上長官知道他有個弟弟徐錦松在新竹市南門市場擺雜貨攤子，當下就帶兵將徐錦松給押了回來。後來徐錦輝一直沒有出面，徐錦松便硬生生頂補了他哥哥的位置。

請告訴家人我調去大陸了

1946年底139旅山砲營已經訓練快一年了。部隊即將開赴大陸的耳語逐漸在外省士兵傳開。其實這些外省士兵大多數也是被捉

伏捉來的。思鄉之情使他們難耐心中的興奮。

然而這個耳語在本省士兵當中引起極大的恐慌。大夥兒仍半信半疑，因為當時募兵的傳單上不是保證絕不離開本島嗎？月薪已經被擺了一道……但是想一想，再苦2、3年就過去了。當日本兵時不也是這麼熬過來的嗎？這時逃兵更多了，被捉回來的莫不當眾嚴懲，捉不回來的就捉家人來遞補。

1947年元旦過後，台籍士兵不但不能請假外出，連上個廁所也得報備。看來耳語不只是謠言而已。

不久砲二連出發了。10天之後砲一、砲三連也跟著出發了。漣

冷的冬夜裡，台籍士兵像囚犯一般給押上火車。從營房到湖口車站的道路兩旁，站滿拉了繩子手執火把的「外省士兵」。

那幾天，從湖口到基隆的鐵路兩旁，到處飄舞着各式各樣的小字條。字條上大致是這樣寫的：

「我是○○○。我家住在○○○○○○，請檢到這張字條的仁人君子通知我的父親○○○，說我就要到大陸去了。謝謝。千萬拜託。」

一路上，台籍士兵就像為自己撒下陰間冥路錢似的，逮到機會就寫、就撒……

詹德盛的字條，被一位台南人撿着了，寄到寶山鄉新城村的家裡。詹德盛的母親詹秀妹再按耐不住心中的悲痛與恐懼了。詹德盛當日本兵的時候，詹母整天擔心兒子會調到南洋去作戰，她跑遍了附近大小廟宇為詹德盛祈福。好不容易詹德盛還沒調到南洋日本就投降了。如今兒子還是難逃戰爭的魔掌……眼看同村的邱乾明、邱乾樹的家人到基隆去送行，而自己50多歲還在當長工的丈夫却籌不出一張到基隆的火車票錢……詹秀妹的悲哀是無盡的。

我要回家！

1947年元月份一個清冷的黃

昏，一艘載滿七十師139旅的運兵船拉響了汽笛，緩緩地駛離基隆碼頭。甲板上擠滿了年輕的台灣士兵。望着漆黑的基隆碼頭，兵士們淌下了悲冷的淚水呀……家一寸寸的遠了。

甲板上有人哭叫：「我不要離開台灣！我要回家！」頓時一陣陣「要回家」的吼叫像波浪一樣洶湧了起來。一名兵士越過纜繩，大喊一聲：「來去轉啦！」縱身跳下冰冷的海水中。接着又有一名兵士嘶喊了一聲：「大家來去轉嘍！」後也跟着跳了下去。投海的兵士在白色的泡沫與墨綠的海水中立即消失了身影。

這個時候運兵船鼓足了蒸汽馬

力，速度逐漸加快了。輪機房傳來巨大的聲響更使激憤的青年士兵們騷動了起來。忽然一羣士兵幾乎同時翻身投海。

船橋上139旅旅長發現了甲板上的狀況，立即命令全副武裝的班長將那些猶在觀望士兵們驅入艙房內，一方面下令機槍手對海掃射。蹲在艙房內往外偷窺的呂永桂，淚流不止暗恨自己沒有勇氣跳海，真恨不得自殺算了。

究竟有多少人跳海？有多少人游到岸上？有多少人淪為波臣？又有多少人被船上的機槍打死？沒有人知道。這艘運兵船像一艘擄滿戰爭機器的海盜船，筆直的朝上海駛去。



詹秀妹早年還常和其他士兵的母親們四處求神問佛佑兒平安，近幾年她已有點神志不清，時常遊走寶山鄉這個地狹人貧的山窩子。



士兵曾錦秀從大陸返鄉後又應召打過八二三砲戰。才正式退伍，他是十七個老兵中唯一領到退伍令的。



士兵邱乾明
一直到民國四十年
才在台灣退伍，
返回寶山後却又被警察
一路放鎗追入山裡，
這名義是找逃兵，
骨子裡是抓匪諜。

寶山鄉新城村的老髮匠
執剪已五、六十年，
村中每個從軍的青年都來這兒
剪過「阿兵哥頭」。

瘦馬

三天後139旅在上海靠岸時，天正飄灑着白雪。碼頭都給凍滑了。來自台灣的士兵就這樣一路踉蹌的踏上祖國的大地。或許他們都對上海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一年後陸續逃回故鄉的士兵們都是在這兒上船的。

上岸沒多久，運兵火車將他們一刻不停地往北方戰場上送去。火車經過揚子江時，台籍新兵們在車廂內好奇的看着駁船上水手操作着奇特的火車接駁方式。渡過長江後，火車進入平坦的蘇北平原，這個時候整個蘇北都給冰雪掩蓋住了。最後139旅來到徐州，駐防在城外的姚家莊。

正值苦寒的徐州連棵青草也找不到。砲三連觀測士呂永桂的日本大軍馬，餓得剩下一副骨架子。騎在馬背上操演時，呂永桂心疼極了。

寒冷的天候裡，吃飯時大夥總喜歡抱抱溫燙的飯鍋。手指上的凍瘡遇熱之後，開始發炎、化膿。一到室外，凍瘡又給凍實了。冷熱之間，每個人的手指稀稀糊糊的像根爛茄子。

晚上站衛兵時，呂永桂總喜歡



背風向南眺望，回憶故鄉台灣的種種。傳聞中山東沂蒙山區的共產黨究竟長得什麼樣子，他是一點概念也沒有。至於為什麼要打這一場內戰他更是無從了解。

舊曆年後沒多久，島內的「2、28」事變消息傳到台籍士兵耳中。後來家信裡並沒有提起什麼了得的變故，他們也就放心了。七十師是陳儀帶到台灣接收的部隊，如果再晚到大陸2個月，誰也難保會不會釀成更大的災禍。

過年期間，連隊上又出現逃兵的風潮。這回逃兵的大都是外省士兵。他們也開始想家了。在那天寒地凍的時節，誰也沒能逃多遠。不是凍死在野地裡，就是被抓了回來。捉回來的不再是打打屁股了事，一律槍決示眾！

砲一連的詹德盛在家信上寫道：「在此兄弟快樂從軍請大人勿庸掛慮。」1947年5月間的家書潦草地寫著：「現在耳聞近日之中部隊要移動不知如何……」

調轉砲口亂打

1947年中，陳毅的第二野戰軍在魯中和國軍交戰失利，轉進魯西。二野的第6、10、12縱隊企圖在沙河附近搶渡黃河，但其主力已陷入國軍的包圍圈。黃河北岸的劉伯承為了挽救陳毅的危機，1947年7月5日於魯西糾集了5個縱隊渡河應援。國軍也抽調第2、4兵團馳援魯西。

以台籍士兵為主的七十師和六十六師、三十二師同屬第2兵團。第2兵團的任務是支援鄆城方面的防務。

6月初，七十師139旅山砲營的三個連，分別佈防在濟寧、豐縣（江蘇北部）和單縣。6月裡，魯西的天氣很熱，行軍特別辛苦。附近的居民似乎已經嗅到惡戰的氣息，早已逃得不知去向。

7月5日劉伯承發動總攻擊之前，雙方不斷有零星的戰鬥。進駐豐縣劉圓集的砲三連觀測士呂永桂，站在土圩子上，看着步兵



士兵蘇光增
如今已能平靜地耕種幾畝薄田
而淡忘那段初返寶山
被警察追捕的委屈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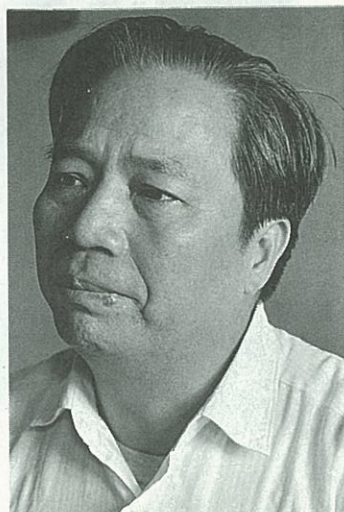
兄弟每天一大早出城戰鬥，黃昏時分又零星星的拖着受傷的弟兄走回土圩子。戰死的便棄屍在華北的老黃土上了。

6月20日駐防單縣砲一連的詹德盛初次發砲攻擊，當時和詹德盛同連的叔伯兄弟在問候詹母的信上，仍對戰局表示樂觀，並且祈求家鄉頭期稻作豐收。

7月5日劉伯承部隊的主力分攻鄆城和定陶。劉伯承的五路縱隊像潮水一樣湧來，將國軍部隊團團困在各村落的土圩子裡。7月6日砲三連陣地附近開始有落彈。呂永桂覺得對方的砲手實在打得很難，而且聽那砲聲又好像是日本的山砲，心裡好不納悶。後來才知道進駐濟寧的砲二連已經全數被俘，他們被迫調轉砲口攻擊。後來才知道為避免傷及同胞，掉調砲口的台灣兵是有意亂打的。

戰鬥持續到7月9日。豐縣劉圍集的砲三連已經打得彈盡援絕了，開始屠馬而食。飲水也異常缺乏。兵士們常常利用黑夜爬出土圩到西瓜地裡找西瓜吃。

7月12日，第二兵團的七十師、三十二師相繼瓦解。七十師的師長陳頤鼎失蹤了。7月28日，第二兵團的最後一個師六十六師在金鄉北邊的羊山集，遭到全數殲滅的噩運。至此，第二兵



團在國軍的兵棋盤上遭到除名。

「咱們全是中國人啊！」

7月13日晚上，砲三連長獲悉師長失蹤後，決定向南突圍。誰知砲三連的砲隊剛出了土圩子。照明彈便到處閃亮。駝砲的馬匹紛紛掉入戰壕內。火紅的砲彈到處流竄，尖銳的哨音響個不停。沒有步兵作戰經驗的砲三連台籍士兵，個個腦袋一片空白，不由自主地到處亂竄。而且一個砲班除了四名步槍手外，其餘砲手幾乎是手無寸鐵。

呂永桂和其他的弟兄用打綁腿的布條連接在一起，防止被人衝散，由個子高的在前面拉着走。他們才走不過200公尺。一顆手榴彈炸倒了7、8個人。呂永桂的右腿也被削掉了一塊皮。

「解放軍」的指戰員大喊着：「同志們！不要打了！不要跑！咱們全都是中國人啊！」哨音繼續響個不停，手電筒的光芒在暗

士兵蘇光漢悲憤地說：
「這一輩子沒犯過法，
七十師打敗仗害我拼老命逃亡。
回來後卻被警察抓去關！」

夜裡四處亂竄。部隊給衝散了。

午夜2點的時候，一切似乎平靜了下來。隊伍裡只剩下12名弟兄。四野瀰漫着彈藥煙硝味和死屍的惡臭。大夥休息了一會兒，喊話聲又開始了。呂永桂拉拉弟兄的腳說：「走吧，追兵快到了。」不料呂永桂手拉的却是一截輕飄飄血肉模糊的殘肢，大叫一聲後，他驚駭地狂奔而去。

清晨4點，呂永桂走到139旅步兵第三團的陣地。陣地裡只剩下幾個湖北調來的新兵。他們早已嚇得縮成一團，呂永桂仔細一看，他們都才不過是15、16歲的小孩子。他們是怎麼給拉出來的呢？再想想自己的遭遇，覺得難過極了。呂永桂疲倦的躺在高粱地裡，耳邊的小蟲吱吱叫着。聽着聽着淚水就悄悄地滾了下來……

天快亮了，20名二野的第三縱隊的「解放軍」把他們圍了起來。一切都結束了。

「錦松死啦！」

一場惡戰下來，來自新竹寶山的17名志願軍裡除了李甲基、曾錦秀、蘇光增、蘇光漢四人成功地逃回徐州之外，其餘的不是被俘便是戰死。被俘的當中只有邱乾樹一直待在「二野」之外，其餘的大多輾轉於國共雙方陣營之

詹德盛的
母親已思
子成疾。



間。

呂永桂被俘後，隨著「劉（伯承）鄧（小平）大軍」向隴海鐵路撲去。有一回，在行軍當中，另一個隊伍中有人高叫他的名字，呂永桂一看，是同連劉姓的竹南人。他高呼說：「錦松已經死啦」……呂永桂聽了心疼如絞。敦厚老實的徐錦松住在新城村。他並非志願投軍，當初是因為哥哥逃兵之後，才給捉來頂替的。後來他再也沒有遇到那位劉姓竹南人，錦松真的死了嗎？

被俘期間，出身佃農的呂永桂參加過無數次「訴苦會」和清算地主、富農的鬥爭會。但他並不了解其中的含意，他也想不透這支配備了不少大刀、長矛、看似

宋江陣的隊伍，為什麼會打垮整個第二兵團呢？

3個月後，呂永桂乘機逃到了河南商邱。城內的第六兵團將他們這羣散兵遊勇又重新編了隊。編好隊之後，一位趾高氣昂連長訓了他們一頓：「你們這些該死的東西！飯桶！國家好好的交給你們，你們為什麼都拿去交給八路？」

呂永桂也不明白為什麼！不過這支部隊真的手無寸鐵的開赴洛陽。運兵火車是平頂的，車廂內裝的是軍需品、軍官及其眷屬。兵士們就背靠背地坐在頂蓬上、風吹雨打從山地越過古中原，到達洛陽。

邱乾樹的兄弟姐妹今年趕到四川
探親時只探到一抔墳土。

返鄉！

1947年底砲一連的詹德盛也逃出了「劉鄧大軍」，加入漢中的國軍199旅。他在家書中自暴自棄地寫道：「請吾弟勿因個人墮落而拋棄雙親而流浪於這種地步實覺無顏見弟……不要學兄做個不孝人雙親在家全靠吾弟代兄盡力侍奉使兄在外實為感激不盡……」

詹德盛離家越來越遠，返鄉的希望也越是渺茫了。

到了洛陽沒多久，部隊又要出戰了。這支部隊的槍支很少。呂永桂一想這莫非又要去讓共產黨「接收」？出發前，他「跳槽」了青年軍二〇四師124團。

青年軍大都是知識青年，自視甚高，不肯接受雜牌部隊。不過這支部隊傳說即將調往台灣，一位排長見他有砲科專長、懂得日文，又是台灣人，所以接納了他。呂永桂返鄉似乎有了希望。他常常和連上弟兄聊起台灣種種。

124團的任務是把守洛陽車站，任務不重。一位鐵路警察介紹他認識了一位余小姐。這對戰場情侶在洛陽淪陷前著實過了一段甜蜜的日子。

1948年初，洛陽逐漸緊張了起來。124團常常出城迎戰。有一回，呂永桂右大腿中了彈，被送到醫務連去治療。躺在病牀上，思鄉之情令他格外沮喪。他常想這個部隊真的會調去台灣嗎？連長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

「呂老弟，恐怕咱們的部隊不能去台灣了。等你傷好了，我開張路條讓你先回家好不好？」

等他下牀了，同事們湊了一百萬元給他當路費。再加上自己十萬元薪水，呂永桂就上路了。余小姐答應隨後就到台灣和他相會。

這時，隴海鐵路在開封一帶已被「劉鄧大軍」所破壞。呂永桂只好繞道漢口順江直下上海。

在漢口，他遇到了幾名青年軍士兵，要到南京找蔣經國理論。

他們說：「抗戰時蔣經國答應勝利後讓他們重返校門完成學業，如今抗戰勝利都兩年多了，還不肯放了他們」。穿著青年軍制服的呂永桂只好改口說他也是去找蔣經國理論……。如果他真的去找蔣經國，那他該跟蔣經國理論什麼？是招募傳單許諾的讀書機會？是不打折扣的2,500元月薪？還是冤死在魯西高粱地裡的徐錦松那條小命？他茫然了。

長江的旅途中，呂永桂深深體會到祖國山河的壯麗。到上海之前，他曾在南京稍事停留，那時南京正準備選出中國制憲後的第一任大總統。到了上海，呂永桂感觸良多。就是一年前，他在這兒下船的。一年來，他在中國大陸的心臟地帶正好做了一次逆時針方向的「旅行」。難道時光又真的倒轉過來了嗎？那年才20歲的他的心境，却顯得很蒼老了。

盤纏用盡後，呂永桂還沒有找到回台灣的船隻。晚上10點多的時候，呂永桂一個人獨自徘徊在碼頭邊呆呆地望著浮沉不定的江水，一位水警走了過來問他：

「小兄弟，你想投水自殺啊？！」

呂永桂呆住了。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是不是真的想死。被帶回水警崗哨後，呂永桂詳述了這兩年來的遭遇，水警只是默默地聽



士兵邱金春的母親
四十年來
以淚洗面，
已幾近失明。



著。亂世裡似乎每個人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心酸。

天亮後，這位水警帶呂永桂登上一艘開往基隆的客輪，把他託付給船上的大廚，交待大廚務必照顧他。兩天後，他人真的就到了基隆！

「營長待我很好……」



1948年春天，呂永桂回家半個月後，兩名武裝警察闖入呂家，將他拘捕到警所。罪名是「逃兵」。或許「逃兵罪」還只是一個幌子。警察機關真正的用意還是在於政治檢查。「2·28」的餘波仍盪漾不已。在他們看來，每個從大陸回來的人都有共產黨的嫌疑！

1948年4月，詹德盛從陝西漢中寫給弟弟鄭德有的信上提到同村的范送輝、古新壽、彭明月、溫德士於1947年7月被俘在年底逃出共軍陣營「但他們是否尚在別的隊伍服務？還是返家？兄尚不知……近日台灣之生活怎樣？至念……」

當時鄭德有曾目睹返回村落的

砲三連第二班砲手蘇光漢被警察押赴警所，他心痛極了。他日夜盼望哥哥早日返鄉，但他害怕哥哥返鄉之後仍難逃被捕的噩運。

3個月後，呂永桂被保了出來。當他再寫信連絡洛陽的余小姐時，不料，信却給退了回來。洛陽已經「解放」了。

1948年10月，詹德盛的家信上

士兵邱乾樹於1986年過逝，
母親於80年過逝。父、母、
子三人只能在天上相會了。

寫道：

「我現在在四川重慶輪汽十團二營服務，營長待我很好，不過常想回家，可是手中錢不多，旅費不足。等將來再說吧！……今年一月間在陝西行軍相遇蘇榮華，以後未接到他的信，現在不知他在什麼地方！

共產黨現在國內到處有，聲勢很大……」

這是詹德盛的最後一封家信。

人是他們拉走的……

至此，寶山鄉4個村落17名投效國軍七十師的青年們當中，除了呂永桂、蘇光漢、蘇光增、曾錦秀、邱乾明、李甲基6人之外，再沒有別人返台了。綜合各方的消息，邱金春、徐錦松可能已在1947年7月13日突圍行動中陣亡。蘇金土在該次行動中失蹤。蘇榮華在1948年1月後失去連絡。其餘詹德盛、范送輝、彭明月、邱乾樹、古新壽、溫德士和蘇光添留滯大陸。其中後來有些人還參加過韓戰和越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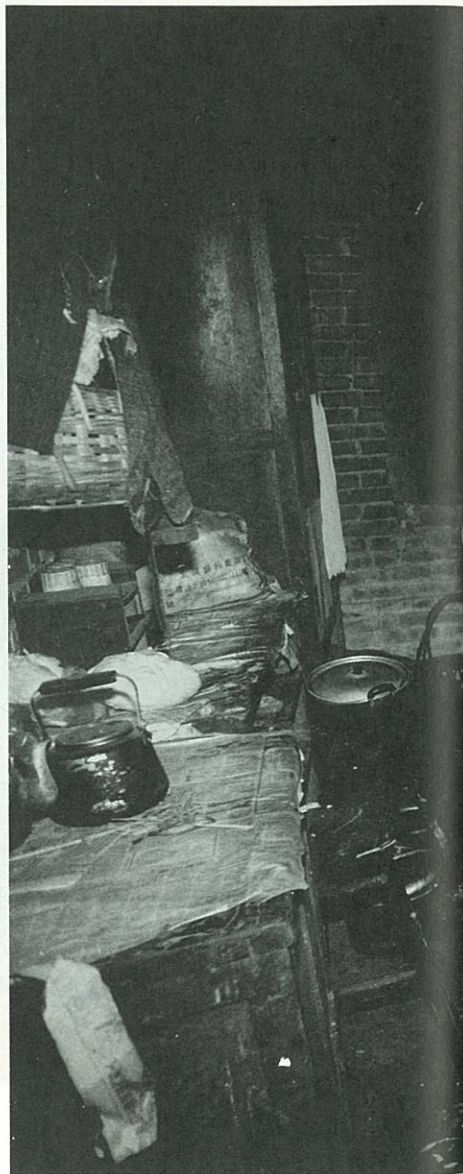
得以返回台灣故里的6名士兵，幾年之間一直處於被捕的恐懼裡。40年來，他們絕口不談七十師的往事。後來他們又紛紛加入了國民黨，擔任義警以表忠貞。年紀最小的曾錦秀，1958年再度應徵入伍，「823砲戰」

時，他正在金門服役。砲戰結束後，他才獲頒一張「退伍令」。其餘的人在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的檔案裡，根本並沒有他們的兵籍資料，但他們都曾因「逃兵」而被捕！

到目前為止，6名確定滯留大陸的寶山公民，只有詹德盛、蘇光添的母親還活著。兩位母親看到兒子寄來的照片時，一時都拒絕相信照片裡面的花頭兒是自己的兒子。蘇光添的母親現年93歲。詹德盛的母親詹秀妹現年86歲。詹秀妹早年因思子過度，神志已經模糊。同村古新壽的母親在10多年前過世之前則已完全瘋狂。

被認為可能已經陣亡的邱金春和徐錦松，他們的母親都還在。但是始終沒有人敢跟他們提起愛子的遭遇。徐錦松的逃兵哥哥40年前便離家四處打工，無顏長住鄉里。他的母親20年前失明，她說她老是夢見兒子的靈魂。有時她會說「靈魂都回來了，人還會在嗎？」老人家要逃兵哥哥過繼一個兒子給徐錦松。以便將來立神主牌位時用。

另外，滯留大陸的邱乾樹曾於1980年透過「福建人民電台」向寶山鄉寶斗村的家人問安。那年邱乾樹的母親剛好過世不久。死前老母親仍唸著兒子的名字，然



而她並沒聽到兒子的播音。但是邱乾樹的一位小學同學却聽到了，他轉告了邱乾樹的五弟邱乾鴻。從此邱乾鴻整整聽了7年的「福建人民電台」的親友信箱節目。直到今年5月間邱乾樹在大



陸的女兒透過種種關係才聯絡上邱家。

今年7月間，邱乾樹的兄弟姊妹們10人，除了4弟開刀住院之外，他們以觀光的名義（原先以探親名義申請過，但出入境管理

局一直沒有核示下來！）趕赴四川瀘縣的一個小鎮去探視邱乾樹的妻子兒女。他們竟然不知道台灣人在大陸也有親人。人是他們拉去的呀……

8月他們回台之後，出入境管

理局的官員曾打電話到邱家，問他們是不是以觀光的名義到大陸去探親？這位官員只猜對了一半……其實邱家兄弟姊妹並沒見到邱乾樹。因為邱乾樹已經病故兩年了！

士兵徐錦松生死不明，
母子只能連心地的在夢中相見。



士兵徐錦松的母親常夢到兒子的
靈魂回家來相會。

《人間藝人》

羅大佑死了！

黑衣墨鏡，叛逆不馴的羅大佑，
忽然在台灣的歌榭上消失。
兩年以後，他悄悄地在香港出現，
在他寫的一本新書上
他宣告了羅大佑的死亡！
這第一手話題，透露了他對
台灣歌曲檢查制度、以及對
台灣的影藝新聞和記者的批判
細說他對台灣的政治、蔣經國、以及
他新的身份認同
和他最新的藝術劇作的告白……

撰文■Kirby Coxon

譯者■曾伯堯

照片■杜達雄提供



第一部／新聞界

柯比（Kirby 以下簡稱「柯」）：你的經紀人曾說：「並非羅大佑討厭新聞記者，他只是不喜歡他們的職業。」

羅大佑（以下簡稱「羅」）：我自認是一個不善於面對羣衆的人。尤其是新聞記者。你得非常技巧，因為你當然總是都希望得到正面的報導。

柯：你與新聞界的關係怎麼樣？

羅：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壞。早期，他們對我相當的友善。別忘了，是新聞媒體製造了像羅大佑這個明星。只有新聞媒體有這個力量。我不會對他們有不公平的说法，他們是塑造「羅大佑」的人們啊。他們使他成了明星，又對他不公平嗎？我不知道。是，同時也不是。

柯：你認為新聞媒體在你與張

艾嘉分手中扮演著某種角色？

羅：在一個程度上當然有所牽涉（在雙方關係上）。因為一種關係就是一種關係。每一個人都希望這種關係單純、隱私。如果新聞媒體試著介入，他們會得到他們所想要的東西。除非，就像我也說過，你是一個善於應付他們的人。可惜當時我太年輕，就不曉得怎麼去應付。

柯：那麼，你對台灣新聞界的主要怨言是什麼？

羅：他們甚至想要不必跟你談過話，就要報導你。你可能從未見過那個記者，可是你却成了報紙的頭條新聞。報導你的想法、你有什麼感受等等，可是你却一直不知道他們是誰。這種事時常發生時，就令人極不舒服。這些事情，在我的書中全提到了。你可以看看。

柯：談談你對台灣報紙的看法？

羅：我不認為他們受過很好的訓練，他們經常過度的歪曲事實，糟透了。當時的台灣，報禁尚未開放，報紙的發行量有高達百萬份的。因此，你面對的是上百萬的民衆，而報紙總是任意來描述你，報導者控制了輿論。他們才是超級巨星。

一個記者客觀地去報導某件事的好壞對錯，是無可爭議的。但是在台灣，他們則利用報導去明顯地表達個人的好惡。他們如果喜歡你，你就是個好人，反之，你就是壞蛋。對一個記者來說，是很糟糕的事。我本身是個醫生，我以人性的觀點平等看待每一個病人，把他們當人來對待的。

第二部／出版檢查制度

柯：你的作品被台灣政府檢查過嗎？

羅：那當然。最壞的是，甚至

你在寫歌詞時，都得想到檢查。這正是我極力想避免的。我努力要在創作時不去理會它，只寫我自認該寫的東西，這是很重要的。但即使你故意試著巧妙地去迴避它，你本身依然受到它的影響。這對音樂創作而言，是極不健康的。

柯：官方的檢查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的呢？

羅：我到新聞局裡，解釋歌詞，他們的態度似乎很開放，但就是不能讓某些歌詞通過。我們之間溝通不是那麼美好，但還可以啦。彼此觀點不同，溝通自然不能百分之百的完美。

有一位在新聞局裡的小姐，還是我的一個朋友。她是很幫忙，但她也認為「之乎者也」這首歌，會對社會有不良影響。他們自有他們的立場。

柯：他們改過你的歌詞嗎？

羅：哦，當然，他們修改過我的歌詞。我得修改到他們覺得滿意為止。因此對付他們你要非常機伶。這種事，的確叫人感到很不舒服。

柯：你怎樣去應付這些檢查制度？

羅：我必須有能力以很技巧的方式去處理這些政治上比較敏感的政治題材。你只能推到某一個邊緣，稍一過頭，歌就被禁掉了。但我常常能把我想說的說得不過頭。我有這個能耐。

因此，整個情況變得很奧妙，我真不喜歡在創作音樂時玩這種貓捉老鼠遊戲，那不是真正的我。

柯：「亞細亞的孤兒」是屬於這類的歌？

羅：是的。實際上我指的是台

灣。我父親的朋友（譯按：即吳濁流）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亞細亞的孤兒」。但我必須對新聞局說，歌裡指的是關於難民的事，不然，這一類的歌根本是沒法兒通過檢查的。

因此，我覺得如果說我一定得老是處在這種勾心鬥角的情況裡，那就拉倒算了我不幹了。那實在太複雜了！

柯：這是你定居香港的原因嗎？

羅：是啊。

柯：在目前政治環境較自由開放的情況下，你的音樂可能被允許嗎？

羅：我想是會吧。整個局勢都在改變，他們也應該不再像當時那麼嚴厲了。但是檢查制度仍然在那兒，人們已經習慣了。

柯：你對於藝術創作的檢查有什麼看法？

羅：每個國家都有檢查制度，只是程度不一，這是一個媒體上的問題。我不認為檢查制度本身是錯的。我受不了的，是明白跟你說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的那種檢查制度。我認為要禁就禁沒關係。他們並不禁止音樂創作，只是不準你上台或電視。我只照我自己的方式寫我的東西，我仍然可以賣我的唱片，沒有人叫你不要再唱或不准再寫。

第三部／公眾形象

柯：你的公眾形象的象徵是什麼？黑衣加墨鏡嗎？

羅：我想，我原是一個整天都必須穿白袍的醫師，而在舞台上的角色則是一身黑。站在舞台上面對上萬名的羣衆，強光照著你，對我來說並不能那麼自然。

黑色的打扮，也算是一種保護色吧。

那傢伙在人們身上投射一道陰影。許多的期待、矛盾和過去的幻覺。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他要穿一身黑，戴墨鏡。他可以同任何東西混合起來，黑色就是黑色，沒有其他顏色能改變它。這是一個蠻適合去混合思想和感情的媒介。這並不是那麼叫人舒服，但却是正確的。我對音樂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專心致志於音樂。我不能花太多心思在聽衆上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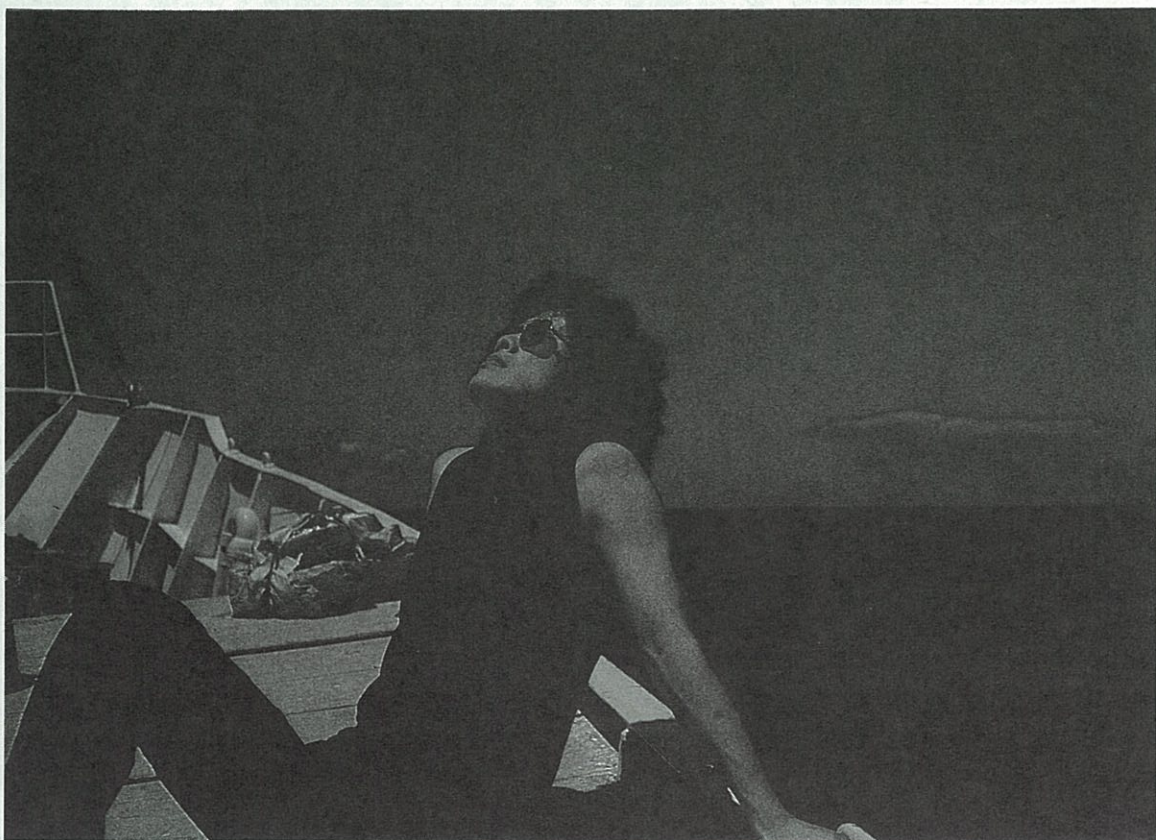
柯：對於台灣的一般大眾認知而言，你這種公眾形象為什麼那麼負面呢？

羅：我想，黑色對人們有一點兒是一種挑戰吧。如果你是藝術家，你的言行與衆不同，却無所謂對與錯，但不管個人或羣衆，中國人對於不與已同的事物、個人和觀念很敏感的。中國人只有認同熟習的思想或行為的傾向。如果，他們認為你可能危害了社會價值，他們就會審判你。審判是一種可以防止某些事情發生的工具。人們使用道德判斷來消除他們不想看到的東西。他們消除這個、消滅那個，到頭來什麼東西看起來都只有一模樣兒。

這也是一個「面子」問題。如果我說的是錯的，他們就不會這麼生氣。我想我是說出真象才會引起這麼多的爭議。如果人們說：「你的音樂與衆不同」或是：「你跟其他寫歌的不一樣」，我會比較舒服一點。可是他們把你跟你的形象做聯繫起來，而我的形象往往遮掩了我的音樂。

柯：你的形象有什麼問題嗎？

羅：我不會說那不是我，但那個傢伙實在又不是我。整個環境





都在期待某種東西，所以當我的音樂一出來，許多人就說：「這就是了！」而「那個傢伙」被過度的宣傳與讚美，使他失去了自我。如果整個方向正確，那還是好的。如果方向偏差了，那就很危險了！「那個傢伙」被過度誇張以後，使人們對他產生了更多的期待、更多的賞識，到頭來帶來更大的失望。

柯：方才你常以第三人稱來描述羅大佑，好像他是另一人似

的。

羅：他們（新聞媒體）創造了一個人，這人又不是真正的我。我想……「那傢伙」已經死掉了。那個穿黑衣戴墨鏡，那個為台灣背負了「使命感」、為民主奮鬥的羅大佑，死了！……是的……，他（大笑）。舊形象已逝，那個羅大佑也不應存在，因為，我不想要那種人格。如果人們都期望你有更多的抗議歌曲，並期望你人如其歌，對我來說，

實在相當危險。你若事事如人所願，那個負擔就實在太大了！因此，這兒有兩個羅大佑，一個一定得死去，一定是那一個羅大佑，而不是這一個羅大佑必得死掉。

柯：這是你最近出這本書的原因嗎？

羅：是的。的本書並不是對於我在台灣時的一些經驗的批評，只是表達我的態度，我要為那個逝去的羅大佑負責。羅大佑死了，他在台灣住了30年，他曾是個收入頗豐的醫師，也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家，却不能適合那個社會。終究，我有責任把為什麼他得離開台灣，為什麼他要死掉這件事說明白。這本書是相當個人的，是我自我的評價。

第四部／對台灣的看法

羅：回顧台灣歷史，台灣是一個充滿衝突與矛盾的地方。它被荷蘭、滿清、日本，最後被國民黨統治過，它也一直未與中國大陸有過適當的關係，台灣的位置在整個華人世界中是相當矛盾的。

台灣人承擔了這種矛盾，如同過去的模式，這裡充滿了這樣的性格。

國民黨不允許台灣獨立，事實上他們的統治也算是一種台灣獨立。事實上，我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是台灣獨立的最佳行動。整整40年，國民黨嚴禁台灣與大陸交往，不許台灣人民談論台灣獨立，但他們實際上却在幹獨立。對我來說，我寧可讓現況持續下去，看看到頭來會發生什麼事。

柯：你曾有過政治上的貢獻嗎？

羅：當然有。政治是個人的積累，是人類資源的積聚。政治違背了人的功能就是錯的，如果合於人的功能就對了。政治必須來自人民。儘管我沒有很明顯的政治立場，但我的政治還是存在的，只不過是方式不同罷了。否則，你要在你的歌曲中去說什麼呢？你談到家、談到人的關係及人類等，那就是政治啊。

柯：你對反對黨認同的程度如何？

羅：我是以人的觀點來認同他們的。我之所以認同他們，是因為那個時候整個制度是如此混亂，而打破那許多政治禁忌是一個真實的政治問題。我認同在野黨，是因為整個制度並不管用，到處有許多的不公、不義。如今，情況不同了，國民黨在變，反對黨也在改變，每一個都對方指指點點的。

柯：你對蔣經國的印象如何？

羅：我相當推崇他。他是相當地受到誤解，可是最後證明他是有心之人。蔣介石曾告訴他為了國民黨而拯救中國，事實上蔣經國做的是很「不忠不孝」的，因為他並未遵照他父親的意志。許多人不瞭解這一點。他們認為他應該早一點搞改革，但他只有一個人。他有他的重擔，無法任所欲為。他並不是一個國王，他雖能控制局面，却也有其限度。

第五部／民主制度

羅：台灣只有40的時光去培養民主制度和追求自由，你應該多給它一點時間。美國也不是幾十年造成的，要花上二百年才造成像美國那樣的國家。我們應該長期堅持下去看看它的成果。民

主有如肌肉，是靠自己鍛練出來的。你無法自別人的力量中取得的，你要有強壯的肌肉，得自己去努力，每天做30個伏地挺身。

柯：自1984年出版的「家」這張唱片後，未有新唱片，你對這張唱片失望嗎？

羅：是的，在音樂上我對這張唱片不滿意。它沒有音樂性。實際上，這張唱片賣得還不壞，大約是7萬張，我知道確是有問題的。也許是我當時想製造的是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東西。1984年和85年，台灣的情況很不好，是一個劇變的時代，許多價值正在消失，許多事物在崩散，人民缺乏信心。同時，有許多人開始對台灣發生的事有了政治意識，抗議事件層出不窮。我不想使我的音樂具有破壞性。在當時環境下可能是有破壞性的，因為你不再感到溫暖了。我希望在音樂中有溫暖的感覺。因此，我寫了「家」。我想傳達的是「這是我們的家——台灣，讓我們對這塊土地應有感激之情」……。也許效果並不好，但我確實盡力去說出一點什麼。情況是，我試圖創造的情境並不存在。如果你試著這麼做，結果也一定是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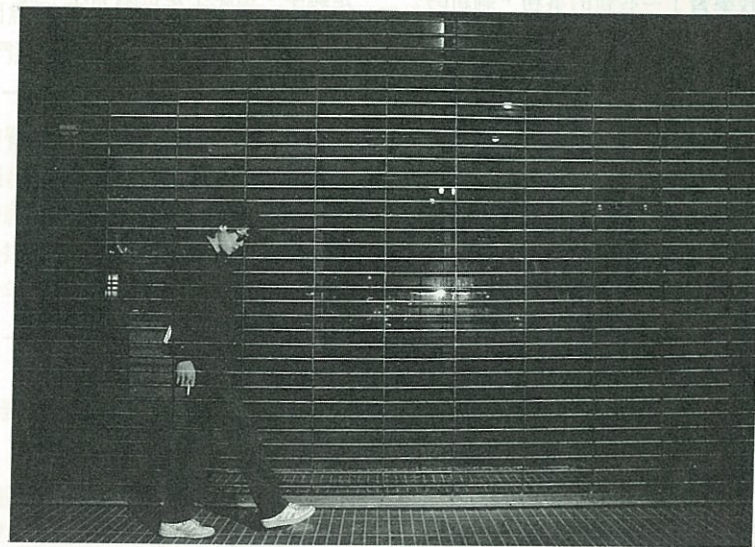
諷刺的是，在出版了這張唱片後，我就離開了我的「家」——台灣。

柯：何以在事業的高潮中，你突然一走了之？

羅：回顧1984和1985年，由於政治上的變化，台灣在政經上都有很大的矛盾。如經濟醞釀、新的反對黨、中國大陸的壓力等。整個情勢迅速的轉變，我則像是個站在第一線的、一個曝露在媒體中的歌手、一個似乎在他歌中表現許多社會關懷的人，而我失去控制了。在這個劇變中我未能跟得上這個時代。我的雙腳並沒有堅實的踩在這塊土地上。

人們說，我是青年一代的代表，我為他們吐露心聲。可是，我從未曾說過我是他們的代表，也未曾說過我是抗議歌手。這些頭銜都是人們加上去的。我不過是以一個市民的觀點說話，人們却將你與政治問題拉在一塊，使你成為一個政治人物，把你當成一個為大家說話的人。我背負了這些期望與失望的重擔，以致失去了我以及我希望的地位。而我的目標太大而無法改變事實，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徹底的消失。

柯：在過去4年中，離開了流行音樂製作以後，你都作些什





麼？

羅：生活、學習。我在台灣住了30年，形成我所有的觀點。如今，我有能力超越在台灣時的限制去觀察事物。也許是我的客家血統在體內流動，我安於做一名外國人，不管是當一名紐約的東方人或是住在香港的外國人。我學習了一些新的事務，過新的生活，我的音樂也將有所不同。我寫的並不是很多，但自認為不錯，足以出版一張新唱片了。這些歌將會有新的音樂、新的方式去敘述歌詞。

柯：我們會在你新的唱片中感覺到什麼東西呢？

羅：這很難解釋。我不善於描述自己的東西。歌詞尚未完成。但音樂上將很電子化。這是

電影「棋王」的主題曲。有兩部小說都叫「棋王」，一部是台灣（張系國），另一部是大陸作者（阿城）寫的。導演對故事情節有個想法，將兩部小說合成一個全新的東西。我的想法是把歌曲放入電影中，實際上，我們把這兩件事搞在一塊去發展。在我的定義中，這絕不是抗議唱片，我所關切的是生命和人性。這是超乎台灣的一種關切。我已經擺脫了限制與束縛。對我而言，如今台灣已經不是一切了。

總之，我不敢說我能夠清晰地說明新唱片是什麼樣子。因為這是一個還在發展中的想法。不到最後混合起來的時候，無法知道這些歌曲之間將會起什麼的化學變化。

柯：你為什麼決定要回去老行當去呢？你能像往日一樣在行嗎？

羅：我經歷了這些階段——憤怒、迷惑、受限制，離開台灣是唯一途徑。如今，消失兩年半後，我覺得我的力量回來了。我感受到生命開始要行動了。這是出自內心的，也正是音樂的來源。

我不知道是否依然管用，因為我的音樂已經改變，台灣也已經改變，我本身和我對事物的態度也改變了。我覺得我的音樂比以前寫得更出色。我的聲音也比以前要好，比以前強壯、流暢。不管能否和過去一樣好，我並不在意，要緊的是盡力去做好它。♂

世界人權宣言四十週年

《關懷人權攝影展》

——讓我們分一點心給他們——

（兒童、婦女、老人、殘障、原住民、環境）

展出時間：

12月8日至12月31日（週一～週五AM：9：00～PM：5：00 週六AM：9：00～12：00）

展出地點：

12月8日至31日：中國人權協會（台北市光復南路102號華視大樓8F）

12月10日：師範大學綜合大樓2F，世界人權日紀念大會會場（台北市和平東路129～1號）

中國人權協會・人間雜誌合辦

「人間」雜誌歡迎你加入我們的隊伍！ 讓你心中的愛、關懷和理想在「人間」實踐...

創刊三年以來，「人間」全體同仁，為台灣的文化界創建了一本在人文、社會上廣受尊敬和愛護的雜誌。這是因為我們集結了一群熱愛台灣、以及這塊土地的人、生活和自然環境，抵死不肯相信我們這一代人必需以庸俗、敗德、貪嗜、污染去交換「富裕」和「進步」的年青人，像兄弟般一起工作的結果。

這樣一個隊伍，張開雙臂歡迎你的加入！

- 儲備發行主管：深具服務熱忱，負責盡職，無經驗可。
- 攝影編輯：熟悉報導攝影之理念和現場獨立採訪之能力，有一年以上之經驗者。
- 文字編輯：有報導文學採訪寫作之經驗，具現場獨立採訪之能力，有一年以上之經驗者。
- 廣告專員：大專畢，一年以上業務經驗者。
- 地方通訊員：提供地方上可採訪之題材。無給職，免費贈閱人間雜誌。
- 義工：資料整理、校對、編務助理、提供行銷創意。（可享訂閱優待和人間舉辦之活動）。

以上應徵人員，請附履歷表（應徵2、3、項者，需附作品）於12月底前寄本社，許靜芳小姐收，合者面洽，不合退件。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7091920～3

小羊的故事

統計上，哇哇墜地的嬰兒中有百分之5為早產兒。因此，根據76年度資料在去年313,062個生在台灣的嬰兒中，不包括未報戶口者，就有15,653個早產兒。但由於醫療人權不彰，福利人權的不足昂貴的早產兒醫護費，迫使父母和醫師「謀殺」了無數為生命奮勇掙扎的小生命。這飽食的台灣要讓這變相的殺嬰持續到幾時？

●人物：

鄭國英 台大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前永和耕莘小兒科主任。

張憲淞 耕莘醫院永和分院小兒科主任。

黃國樑 花蓮門諾醫院新生兒科主任。

陳麗雲 門諾醫院小兒科醫師。

李秀卿 永和耕莘護理部督導，有11年早產兒護理經驗。

郭孟健 永和耕莘早產兒中心護理長。

黃淑娥 永和耕莘早產兒中心副護理長。

莊綉美 門諾嬰兒室護理長，有10年早產兒護理經驗。

陸玉琴 永和耕莘社會服務部組長。

葛永勉修女 比利時人，永和耕莘護理部主任，有25年早產兒護理經驗。

李聖隆 醫藥衛生事務專科律師，醫學院醫事衛生法講師。

小羊

小羊的父母

涵韜及涵韜的父母

多妮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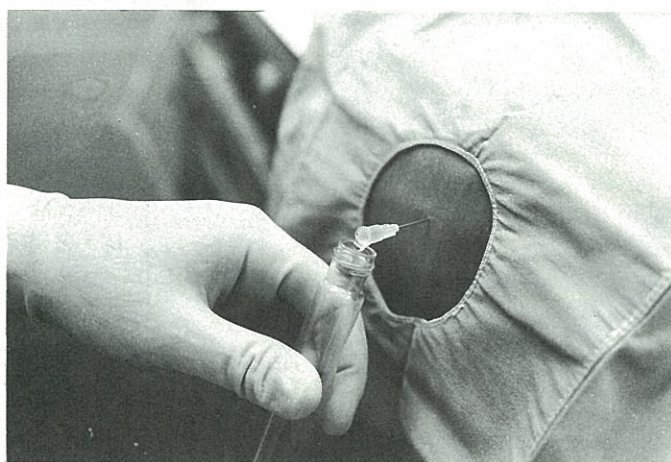
亞娜、亞妮、諾爾三胞胎

攝影／撰文■蔡雅琴

躺在保溫箱裡，
全身插滿管子的小早產兒，
正努力掙扎求活。



一個臉色突然發紫，醫護人員全力施救的早產兒。



爲了抽取脊髓液作檢驗，小娃娃痛得彎曲了身子。

第一場：小羊的故事

記者：6月30日，炎熱的午後。花蓮門諾醫院的新生兒加護病房，緊急送進來一個小小的不速之客。她在母體內僅僅待了5個月又20天，體重只有635公克，大約是正常足月寶寶體重的五分之一。小傢伙看起來皮皺乾瘦，全身偏覆細細的胎毛。

娃兒躺在密閉的保溫箱裏急救。她的手、腳和頭皮插著點滴管子，鼻孔按上呼吸器，胸部黏貼兩片電極片監視呼吸心跳，小臉孔緊皺著眉頭，努力而劇烈地呼吸。驀地，她踢了踢腿，轉了轉頭，張開了眼睛，茫然地望向我。隔著保溫箱壓克力罩子的我不禁被震嚇住了：天啊！這個身上插接著許多管子的小小人形，是真實地還活著的生命啊！

小羊的媽媽：小羊終於出生了。我知道，我看見她在旁邊的處理台上動來動去。她「嚶」了幾聲，極小聲極小聲，就像小貓叫似的。醫師說：噢，還會哭哩！我稍稍釋懷，心想：小傢伙或許有機會活下來。

小羊是我的第二胎，老大是個姊姊，也是早產。剛懷孕的時候，我什麼都不懂，初期有一點點出血，老人家說是「動了胎氣」。打針吃藥安胎，以爲就沒事了。可是到了第七個月時，在沒有任何徵兆，當然也沒有半點心理準備的情形下，突然「破水」了。那時還不曉得就是「破水」，住進醫院安胎——安胎是很痛苦、難受的事啊。安胎劑打下去，整個人會覺得非常煩躁，坐立不安，心跳加快——第三天深夜自然生產了。出生時寶寶才1450公克，保溫了一個月，出院時已經是個正常健康的大娃娃。

一年多後懷了老二小羊。一開始，又有出血的現象。這回我已經感覺到那種危險性，知道害怕了，但是又捨不得辭掉現有的工作來專心靜養。我擔心的是，萬一弄不好工作也沒有了，小孩子也失去了？兩頭落空。

小羊在我肚子裏，三、四個月大時便會踢了，近五個月時踢得好厲害，比老大還愛動。我一直祈禱，如果能挨到足七個月，再像老大一樣在保溫箱待上一個月，現在也健健康康活潑潑地，倒是可以不那麼憂心的。然而到了五個多月時，發覺好像有不正常的分泌物。一去檢查，醫師跟我說：「妳的子宮頸已經開兩口了，就要生產了，難道一點都不痛嗎？」如同平地一聲雷，我霎時愣住了，怎麼會呢？

在醫院安胎安了一個禮拜，並沒有陣痛。因為惦記家裡的老大，就出院回家休養。沒想到回家那個禮拜的最後一天，「破水」了。我真後悔啊。早知如此，寧可忍耐安胎的難過，叫我在醫院裏熬著，躺一個月兩個月都願意！婦產科醫師說此時再安，母體受苦，不如順其自然。三天後就生了。

你不知道一個做母親的心情啊。生她之前那幾天，我真矛盾，既想要她，又不想要她。我很捨不得，可是若是生了個畸形的孩子，是我對不起她……照理講，她應該在我肚子裏，好端端地被保護十個月才出世的，今天我卻沒有作好保育的責任……（母親的眼眶紅了。）

莊綉美：「小羊」，是我們護士給這635公克寶寶所取的名字。是的，每個生命都寶貴，都是耶穌基督的小羔羊。我記得她來時活力非常好，膚色也不錯，我們的緊急處理就是趕快穩住她的體溫，儘快給她打上點滴。這需要醫師護士很多人一起爲她而忙碌，然後放進保溫箱裏頭。醫師當下就發現她不是很有力量呼吸，就給她用上呼吸器。

頭兩天，在護理上，我們把這個娃娃的情況都穩住了。到了第四天，家屬說，如果顯然要住院很久，又沒有即刻必然的愈後保證，龐大的醫藥費對他們將是一個不堪負荷的重擔。他們要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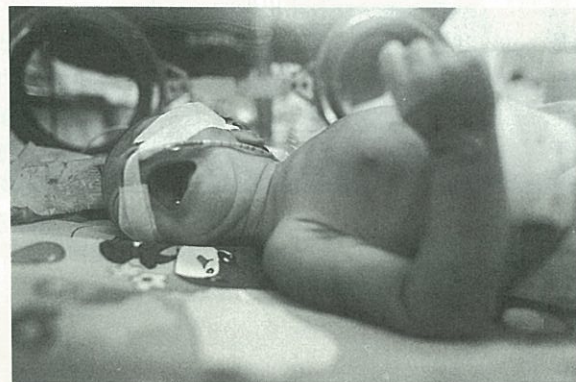
多方懇談許久，依舊挽回不了他們的心意。醫師無奈地開了處方，家屬簽了「自動出院切結書」，我們非得執行不可了。拔管之前，我和我的同事宋明榮作了禱告，我們跟神說，「若這生命真是祢所賜的，祈求祢讓她活下去吧！」她踢來動去的，一切都良好，只是需要一丁點幫忙而已……我顫抖地拔掉呼吸器的管子，宋拔下了點滴。我們惶恐地等待那不可知的來臨。

陳麗雲：小羊保溫後第三天，爸爸、爺爺和外公都來到了醫院。他們帶來家族會議的決定：不能要這個孩子！在巨大的經濟壓力和對未來的恐懼中，他們變得心冷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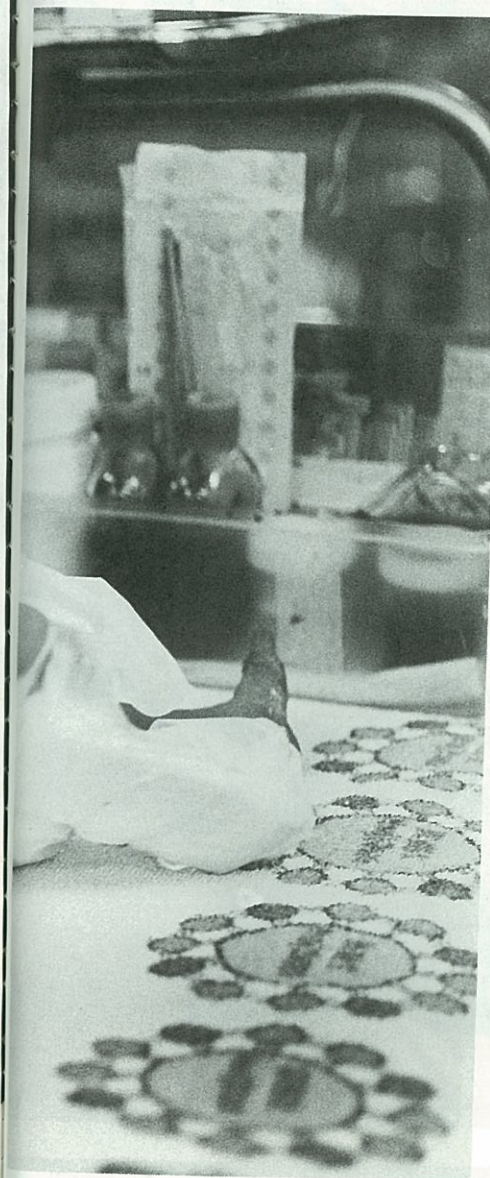
第四天一大早，家屬把前三天的帳結了，並且要帶走孩子。一紙「自動出院切結書」，宣告親情已斷，孩子的命就像那張切結書那麼單薄。身為醫生，我真覺得憤怒和無能爲力。家屬難道不能再等幾天嗎？



呼吸窘迫，以氧氣急救中的新生兒。



我大聲地哭，
因為保溫箱外的大人
聽不到我的聲音。



幾乎每位小兒科醫師，都會這樣執行過某個小早產兒的「死刑」，即使他們仍有心跳，仍有呼吸，仍有紅通通的小臉，仍想揮舞他們的小手小腳，仍想看看這花花世界，想哭個兩聲……他們却往往連「試試看能不能」的機會也沒有。

媽媽：一生下來，我們當然巴望能救活她……然而醫師說了，孩子起碼要住院兩三個月，要幾十萬的醫藥費。如果拿幾十萬去賭一個必贏的話，我們願意，但我們夫妻竭盡所能，押了幾十萬下去，却不知道輸贏。

我坐月子時候，一想到這個決定就偷偷地哭。我母親叫我別老是哭，說眼睛會哭壞。家裡每個人都避而不談這傷感的事。住院三、四天後收到帳單，已經兩萬多塊，以後醫藥費會一直加上去，我們能怎麼辦？

我感受到小羊多個月來在我身體裏時和我的交流，因此尤其傷心。可是，你不能對孩子說，你先不要長大，不要有任何情況，等我賺夠了錢再來救你……來不及的。與其拖下去，不如早作抉擇，我們當時是這樣想的。

莊綉美：拔掉了所有的呼吸器、點滴、監測器、臍動脈導管之後，只剩下一個赤裸裸的娃娃躺在保溫箱裡了。她似乎倒覺得輕鬆多了，活力、膚色照常良好。孩子的爸爸說要帶走，我便說，你可不可以先把她的衣服給我，幫她穿上衣服。爸爸說，我沒有帶衣服來。我說，那你要這麼抱走嗎？爸爸想了想，低聲的說，反正她終歸是要走的，那就交給你們處理好了。後來葬儀社的人也來了，可是這時娃娃還是好好的，毫無異狀。我只好對葬儀社的人要求，讓孩子自然地去吧，等她過去了，我再叫你來。就這樣把葬儀社的人打發掉。

陳麗雲：我曾經非常好奇，究竟葬儀社的人收了錢後，是怎樣處理這些小「活屍」的？後來聽說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先餓死嬰兒後埋掉」……

莊綉美：通常一個 1000 公克上下的小早產兒，在拔管之後，少則數分鐘，長則半小時，就必定要死掉的。小羊，這個「超級迷你」的娃娃，拔管兩個鐘頭了，却依然紅撲撲的、活蹦蹦的。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增加，嬰兒室裏所有護士的心情都緊得受不了了：看著那麼小的娃娃，自己勇敢地活下來了，難道我們這些大人就不幫幫她嗎？我們和醫師做了緊急會商，擅自作了一致的決定：留下這條命！

然後我們再度給孩子打上點滴，用上間歇式的呼吸器。又即刻通知家長，告知我們的院長和主任，說這孩子的生命力非常強，儘管冒著一筆呆帳的麻煩，也希望繼續把她留在院裏。

後來，家屬來了。他們還是不想要這孩子，於是簽署了「放棄孩子權利具結書」。一場差點兒形成的殺嬰悲劇暫告一段落。從此我們才能用比較快樂的心情來照顧小羊了，這娃娃算是我們醫院的了，保溫箱是她暫時的家了。

起初，我們從鼻胃管給她灌食，她只能吃 2cc。慢慢地，她的食量越變越大，也不給我們添太多麻煩。是一個有著和她母親一般雙眼皮大眼睛的，可愛而又安靜的小女孩呢。

記者：孩子爭氣地成長了一個多月。在這段期間內，透過陳麗雲醫師在報章的披露，不少的零星捐款，和自願作小羊父母的善心人士，紛紛來信表示關懷。然而臍帶相連的骨血親情，豈是如此容易切斷的呢？什麼樣的情懷，頑強地呼喚著，漸次在小羊的親人心中蘊釀、擴大……



這個早產寶寶，護士正在從鼻胃管裡餵給他 2cc 的牛奶。



護理人員細心而耐心地呵護著甫出生就要奮鬥的小娃兒。

基於對生命的信念……

有兩個非營利性質的宗教機構，默默地從事著政府應做而未做的福利工作，提供了許多小早產兒生存的機會。它們分別是天主教福利會，和基督徒救世會。

記者採訪了福利會的主事者王長慧修女，與救世會的督導解慧珍小姐。前者五年來已經幫助了 30 名以上的小早產兒，在父母預備放棄他們的小生命之時，給予經濟上的支援，及時延續了他

們存活的可能性；後者自 1986 年至今（1988 年 9 月）的統計資料顯示，已直接或間接救助過 68 名小早產兒。

雖然，這羣早產娃娃的最終結果，大半是被經嚴格挑選後的歐美國家異族家庭領養；或是少數生身父母難捨孩子，而償還醫藥費後帶回；也有盡力醫療之後仍宣告不治死亡，留下龐大醫藥費用給機構擔負的例子。但無論如

何這些孩子還是幸運的。有人對他們伸以援手，將他們視為“人”，而不是“一塊肉”，讓他們能夠嘗試掙扎求活。凡是活下來的小早產兒，這兩個機構就為他們找到能夠接納他們的父母。

王修女發現到，有部份家屬誤解、濫用了教會的好意，因而覺得非常痛心。「當孩子親生的爸爸媽媽連辦點手續都嫌麻煩，硬要自動離院的當兒，我真懷疑他

們是否體會到，這生命是他們帶來世間的，而不是我們的？」王修女說。

解小姐認為，父母將早產兒的權利轉移給他們，而以為如釋重負，從此沒有什麼瓜葛的觀念是大錯特錯的。「如果不切實去面對人性中骨肉分離的痛苦事實，若干年後，這種積壓的內疚和自責將會以不同的問題呈顯在家庭生活上。甚而導致夫妻關係的觸

礁，以及引起家中其他的大孩子對父母的恐懼。大孩子要問：為什麼我的弟弟（或妹妹）就這樣消失了？」解督導這樣說。

我們應當沈痛地問自己：「是否有愧於我們的下一代？」他們已經從我們的身上學到功利、殘忍，和輕忽。我們連最基本的「尊重生命本身」的觀點，都沒有教給他們。難怪他們感覺一切都是無所謂的、不須珍惜的，因

為他們在成長的過程裏，再也看不到一些「珍貴」的事物了……。

這些絕大多數領養早產兒的外國人，告知我們：一個要真正學會了怎樣去尊重生命、人權的國家，才算是文明的國家。在那樣的國度中，人的自由、平等、權利……才有可能逐步地實現。



小早產兒體溫喪失得很快，有時在保溫箱內還要再罩上一層壓克力罩子。

莊綉美：一個多月後，我們聯絡小羊的媽媽，媽媽來了。看得出她很高興，可是喜悅中帶有隱隱的憂傷。從那時起，她常常不定期地來探望小羊。時或摸摸她，小小聲的和她說悄悄話。過了些日子，我們問她：你已經來過好幾次，覺得孩子怎麼樣呢？媽媽愉快地說，小羊胖多了。我們又進一步問：那麼妳還要不要娃娃？媽媽卻沈默了……

媽媽：我見到了孩子，真不敢相信！她長肉了。小臉頰胖嘟嘟地鼓起來，趴著睡時肩背圓滾滾的。每看一回，我就越心疼，越思念。

那時還在隔離保溫。有次我去嬰兒室的時候，已超過探訪時間了。我趴在玻璃外頭透過簾幕眼巴巴地張望，看得到屋角那個保溫箱。剛好陳麗雲醫師從甬道上走過來，她見到我的窘狀，帶我進了嬰兒室。我把手洗乾淨，穿上綠色的隔離衣，陳醫師戴上手套，伸進箱中抱孩子坐了起來。小羊醒了，一直伸懶腰。眼睛眨了眨，我的娃娃好漂亮！

回到家裏，我越想越捨不得了。

八月底，我和我先生終於決定要克服萬難，帶她回來。主治醫師說，小羊的心、肺皆無疾病，聽力大概還好，眼底檢查要追蹤，腸胃一切正常，身體反應滿活潑。如今最大的問題就卡在醫藥費上了。將近 30 萬元的醫藥費，我們夫妻要扛起來。院方補助了 3 萬 5 仟，我作會頭標了一個會，東挪西湊的，到了 10 月 15 日，總算把 2100 公克的小羊接出院。這時真是悲喜交集啊，從前我們虧欠這孩子的，現在可以彌補了。我只希望她健康，此外不敢多想。回憶整件事情，恍如惡夢一場。孩子如今在我懷裏，這麼堅實！這麼溫暖！……這是個差點兒消失的奇蹟啊！

記者：11 月 1 日，我在瑞穗又見著小羊。她現在已經有 2700 公克的體重，每四個小時，鼓著腮幫子奮力吸吮 120cc 的牛奶，小手指小腳趾修長潔淨而美麗。兩歲的小姊姊常愛在媽媽餵奶時偎抱著妹妹和媽媽，一邊用稚嫩親愛的童音說：「妹妹，乖喔！妹妹，惜惜！」

莊綉美護理長告訴我，經過小羊為生存而抗爭的這段歲月，讓她更加堅信生命的尊嚴！因為只要是個生命，就有無限的可能性——。

第二場：另外幾個幸運的早產娃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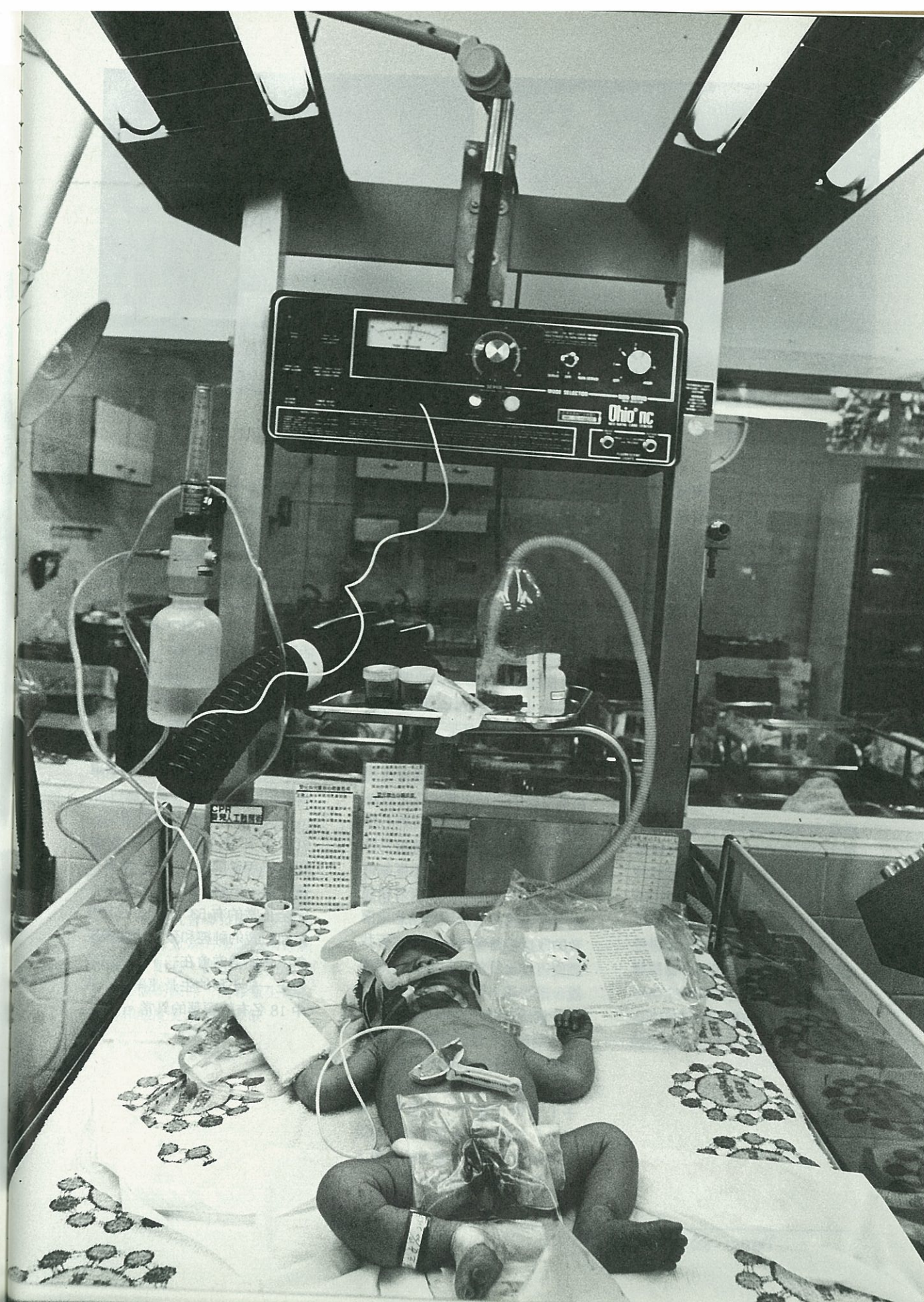
記者：這裏再介紹幾個類似小羊這樣艱辛而感人的小生命，勇敢求活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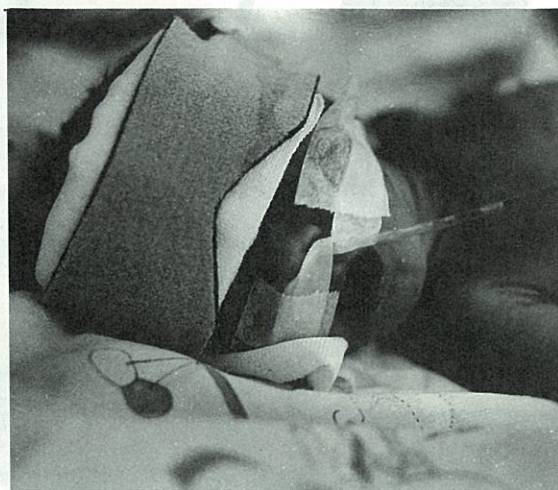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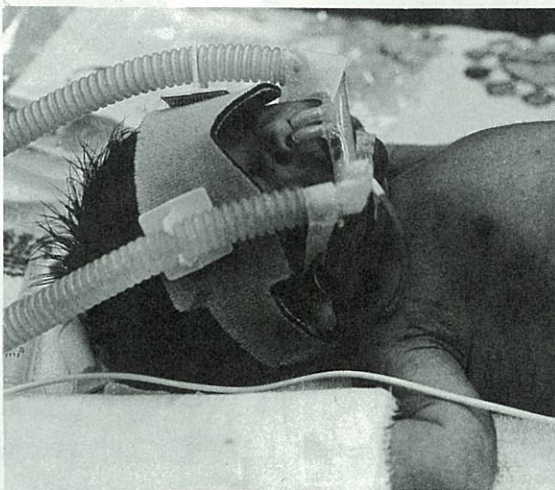
懷孕 26 週降生，體重才 600 公克的涵韜，是跟他 800 公克的雙胞胎妹妹一塊來到世界的。不多時妹妹因為缺氧而「走」了，小得只有兩個成人巴掌大的哥哥却艱辛地活下來。經過 123 天的奮鬥，小涵韜終於出院了，已經有兩個男孩的家熱烈地歡迎著他。爸爸媽媽堅定地表示：孩子是我生的，我必須負責把他養育起來！所以每天爸爸在輪完台泥公司的值班後，還得強打精神開計程車，多賺一份收入來償還嬰兒在保溫箱時積累下來的醫藥費和債務。涵韜現已兩歲半了，除了曾經罹患新生兒腸炎而略顯瘦削，行為發展的速度較慢之外，一切正常無礙。

另一個勇敢的早產娃叫多妮亞：

出生時體重只有 950 公克的多妮亞，爸爸是計程車司機，媽媽是工廠作業員，三代同堂且早婚。小倆口疏忽了產前檢查，嬰兒早產了。老祖父幫人種田，祖母賣菜，而對高昂的費用，除了放棄，似乎沒有第二條路。

這樣的一床「輻射加溫處理台」以及周邊設備，大約須資 70 萬。





早產兒不同的表情。每一個都是真實的生命。

可是那天爸爸看到保溫箱裏的孩子，覺得孩子正望著他，彷彿在切切地央求著他……。經過一番掙扎，爸爸決定把孩子留下來。孩子終於在極良好的情況下出院了。爸媽無怨地以分期付款方式繼續償還多妮亞的醫療費。

再有一個案例是三胞胎早產兒。他們是亞娜、亞妮、諾爾三胞胎：

三胞胎的媽媽是阿美族原住民，爸爸是討海人。亞娜出生時 1320 公克，亞妮 1690 公克，諾爾是男生，1360 公克。一下子生了三個早產兒，使加護病房熱鬧得很。爸爸信賴醫生，相信救活的可能，把幾年來勤奮賺得的漁船賣掉換成現款。兩個月後，孩子們紛紛出院了，媽媽忙得把姊姊妹妹都找來帶嬰孩。醫院幫媽媽找到奶粉廠商的贊助；有一天，媽媽和阿姨抱著三個娃娃，攜著家鄉出產的茶葉來送給醫護人員……。

第三場：不能讓變相的殺嬰繼續下去

記者：據台大醫院呂鴻基醫師估計，台灣地區每年早產兒住院人數約 2500 名（未住院未登記者不包括在內）。平均每名醫藥費超過 19 萬元。其中許多早產兒，往往在未報戶口之前即「被迫夭折」，因而死亡後也不必「銷案」。

張憲滋：我建議，最起碼要給早產兒為期一週的存活機會。理由是這樣的：前兩天，院方可以作完大致的檢驗。諸如有無心臟病，嚴重外表畸形，遺傳染色體有無異常，腦與肺的成熟度如何……。再下來第三、四天看嬰兒在生產過程中有無因細菌感染導致的敗血症跡象。第五、六天我們便可作總評估。以人道的立場說，讓小孩、醫生、家長共同努力一個禮拜並不為過。

問題在於，醫學文獻統計數字皆只是「機率」的大體顯示而已。家屬却總要我們肯定保證孩子「包準」會死，「包準」會活，「包準」日後正常……以這樣的預測來操縱早產兒的生殺大權，是十分困難而不合理的。

鄒國英：社會上對早產兒的常識大多充滿臆測、恐懼和傳聞。甚至包括某些婦產科醫師，都不了解現今國內的早產兒醫學已能作到什麼程度。根據去年底的一份報告，早產兒醫療中，2000 到 2500 公克的小孩，約 94% 能活下來；1500 到 2000 公克的，有 90% 以上的存活可能；1000 到 1500 公克的，有 80% 以上的存活可能；小於 1000 公克者也有 50% 的存活率。而且存活率每年都在改善。我們絕不能讓這種變相的殺嬰繼續下去。

至於救活後早產兒的後遺症，就我在 72 年 7 月到 75 年 12 月底，三年半間對 84 名早產兒持續追蹤一年到一年半間的結果：完全正常的有 53 名；13 名有輕微而短暫的神經和發育的緩慢現象（然而通常會在二、三歲以後趕上一般小孩的生長速率）；其中 18 名有較顯著的異常。



葛永勉修女：早年早產兒醫療上缺乏設備，病孩有 25% 死去，75% 存活。現在使用各種新式儀器，只有 9% 的極少比例不能救活。所以在這當中，難免會有一些活下來的孩子，有所謂的後遺症。

張憲滋：特別要注意的後遺症是眼睛的視網膜病變。必須由專門的眼科醫師來作眼底檢查，判斷是否作追蹤治療，要追蹤多久。有些醫院如台大、馬偕、永和耕莘……皆有專業的眼科醫師可以勝任。早期發現才能早期治療。這是關係孩子一生幸福的重要事項，不可輕忽。

郭孟健：早產兒的種種變化非常快，在護理上不能稍稍延宕或等待，否則就會導致腦部受損等嚴重傷害。豐富的學識技術經驗和細心、耐心，都是早產兒護理人員必備的條件。而尊重生命的信仰和態度更是不可或缺。

李秀卿：現代人大概比較現實，比較傾向於用投資和報酬的方式來對待生命。其實，早產寶寶也許是提前來到人世的關係，當他長到滿十個月大的時候，一般似乎比正常足月寶寶精靈多了，懂事多了。是我們護士眼中的小可愛。

黃淑娥：幾年來，見過好多還活著就被迫放棄生命的小孩。當他們靜靜吐完最後一口氣，護士會為他作個簡短的禱告，將他的肢體安祥擺妥。我們還見過經我們養大的早產兒，因父母沒有經濟力而被國外家庭領養去的例子，臨走前，母親還依依不捨地抱緊著嬰兒。我感覺到家屬放棄醫療孩子的比率很高，幾乎是一半一半。

陸玉琴：父母若真要這孩子，錢的問題，有時可以從社會資源得到少許補助。天主教福利會和基督徒救世會，在一個標準底下，還能先接收孩子。如果孩子活下來，再讓父母選擇要不要。

然而我們更希望能成立「中華民國早產兒基金會」，給每個掙扎要活下去的早產兒一些幫忙……即使金額數目不大，却能讓貧困、無告的孩子多活幾天。對於早產兒，多活幾天不就給他一個機會嗎？

第四場：醫療人權和福利人權

記者：現在，我們請醫療法律專家李聖隆律師，就醫療人權和福利人權的觀點，發表意見……

李聖隆：早產兒的生死，基本上牽涉到兩個觀念，一是病人接受醫療的人權，二是政府的福利措施，即福利人權。

病人因為經濟能力不能負擔，造成必須中途以「自動出院」名義終止醫療行為，對病人——即早產兒本身中說，他的醫療人權並沒有受到保障。

其次，我們是個民主法治國家，所應關切的，不外是如何把社會富裕後，人民辛苦所賺得的錢，通過稅收，妥善運用在福利行政措施之上。所謂「取諸於民，用之於民」。政府若能落實福利人權措施，方才報告的幾個早產兒的情形，便可以透過福利行政直接撥給經費，支援病家，使他能夠繼續醫療；或是由政府設立公立的純福利性醫院診所，來收容、治療這些不幸的嬰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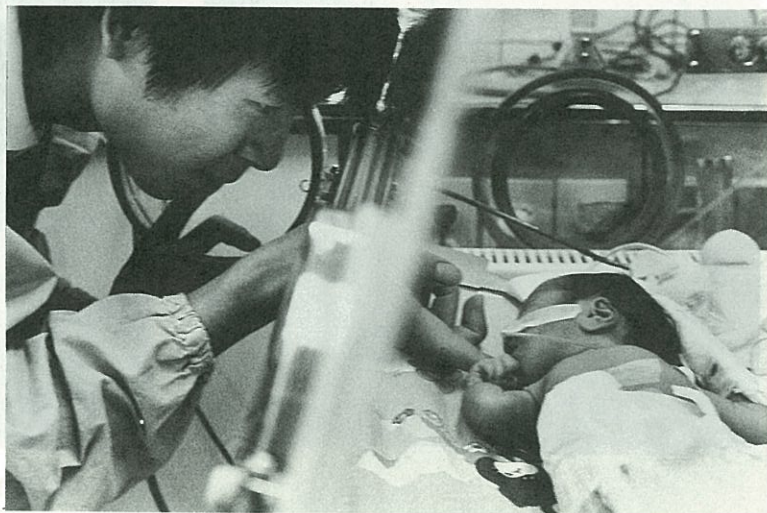
目前政府在這些方面的作為顯然不足。

據我的了解，在台灣，教會醫院的經營比較接近醫院之所以為醫院的「慈善性」的本質。須知，醫院並非營利事業，政府並不課征其營利事業所得稅，可是台灣一般醫院在社會福利金的支出方面，不若教會醫院遠甚。

以上的概念濃縮成具體的法律問題來看，父母擅自放棄醫療，在刑法可能觸犯的罪名刑法為第二百九十四條（遺棄罪）：

「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病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父親充滿關愛地探望 保溫箱中的女兒。

由此可知遺棄罪的刑罰甚重。只要有人提出告訴，法院就可以這樣處理。但，在法律上，有權提出告訴的就是早產兒的法定代理人，即父母——誰會自己告自己？

另外，檢察官也有權主動偵察。然而這麼多年來，因為看到媒體報導而主動偵察早產兒案件的事例，未之有聞。

至於醫師、護理人員的行為是否涉及「加工謀殺」？基於醫者倫理，醫師只能很被動、無奈地接受病人的自動出院，結束所有應盡的努力。如果主動建議病家放棄救治，便有成為謀殺從犯的嫌疑。

記者：今年10月出刊的「台灣人權」上，陳真的一篇論文：「台灣兒童人權報告」，當中有一段發人深省的文字：

……「根據1985年統計，全世界以健康保險方式或公醫制度來保障兒童的，共有69國。外匯存底排名世界第二的台灣，卻不在其中。以日本為例，有關早產兒、殘障、癌症……等病童醫療皆為公費。」

台灣每年歲出預算，社會福利只佔中央歲出1.9%，而大部份被不相關的預算（如軍公教人員退撫金）所「寄生」佔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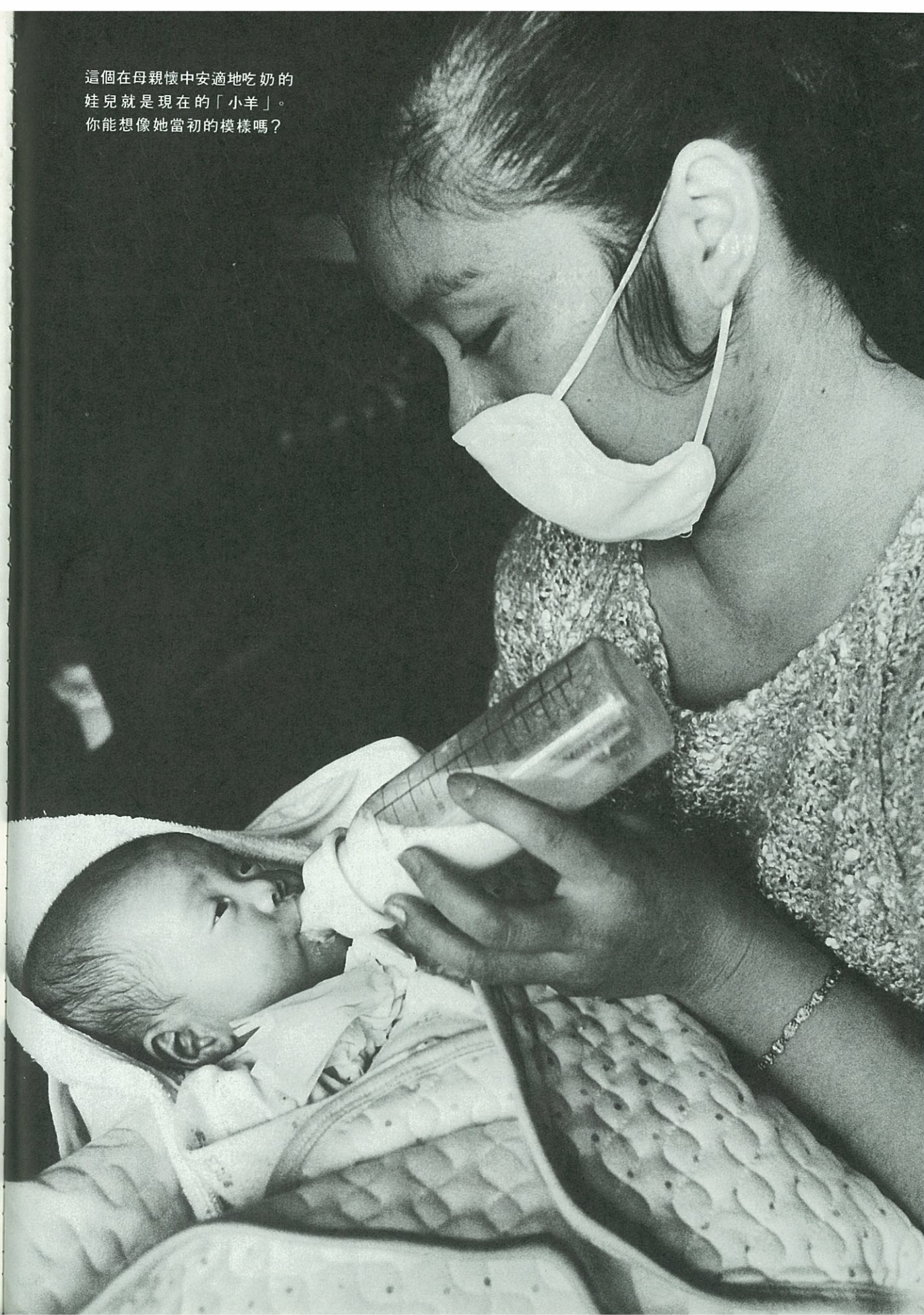
一般國家在國民所得達兩、三仟美元時，便開始實施全民保險，我們却要再等12年後（公元2000年）預計達一萬四仟美元時才要實施。而外債沈重，暴動頻仍且國民所得遠遜於我的韓國，已宣佈明年起實施全民保險……」

親愛的觀眾，說不定就是現在，或是當您吃早點、辦公、擠車、看電視……的時候，在某個不幸的所在，又有一個早產兒在背理的社會條件下，被迫放棄那發乎生命自然的掙扎，而寂然無聲地離開了人世。……

這種變相的殺嬰不斷普遍地發生。我們難道能繼續視若無睹嗎？

♀

這個在母親懷中安適地吃奶的娃兒就是現在的「小羊」。
你能想像她當初的模樣嗎？



請安息，周楊霖……

10月30日清晨，
台電核能發電工人周楊霖默默地死了。
台電沒有送弔幛；沒有派代表悼祭。
爲了推卸核曝害責任。
台電的冷酷與無情，令人感到顫慄的心寒……

10月30日清晨接近5點鐘，因台電核能發電被曝，罹患腦癌的前台電工人周楊霖先生，默然與世長辭。他的身後，留下一雙年邁的父母，10歲的兒子周聖捷，8歲的雙胞胎兄妹周聖凱和周聖雯，和他那賢淑、堅毅的妻子。

一個月前，我陪日本記錄攝影家樋口健二去基隆看他，發現他的頭髮又因化學治療而脫落殆盡，臉上顯得浮腫，視力更弱，行動也已遲緩了。樋口把他刊有訪問周楊霖的新書，謙恭地送給了他。「無論如何，請你保重，堅強地活下去。」樋口說。我爲他口述時，看見樋口和小鐘的眼眶都紅了。

9月中旬，周楊霖有感冒的跡象。送他到基隆聖母醫院，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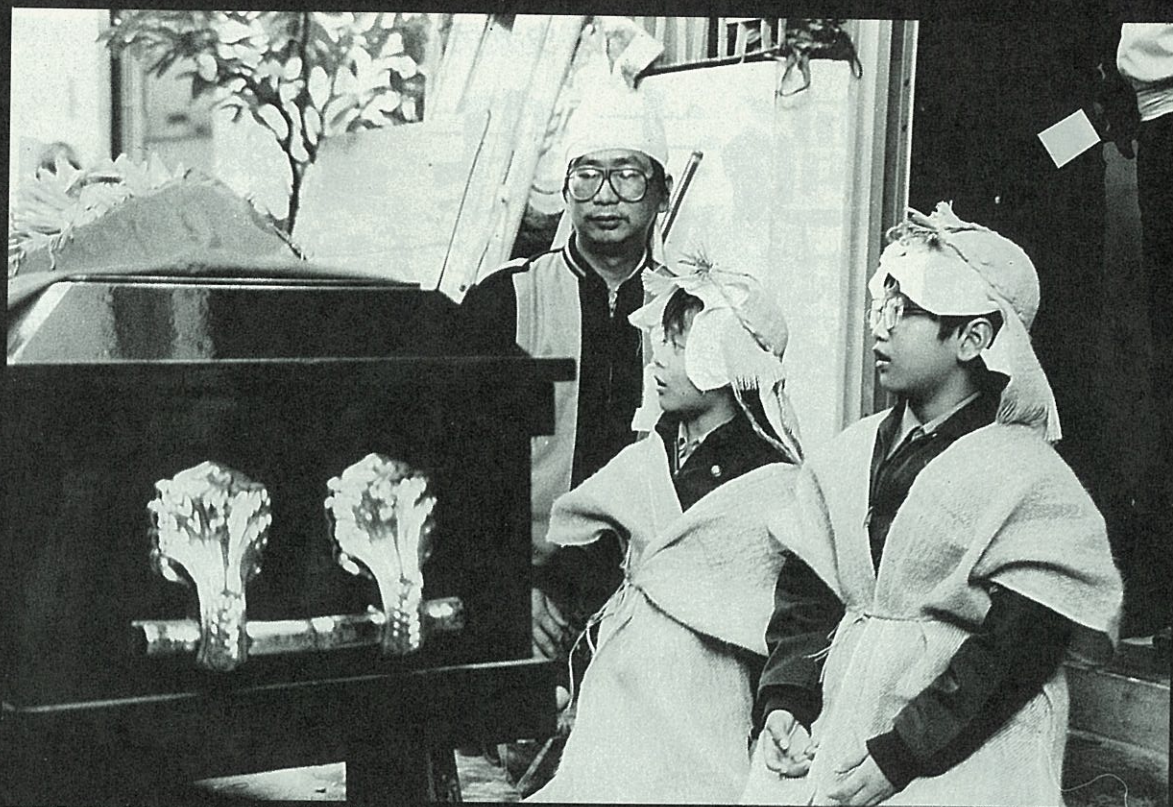
燒。「這以後他的健康開始惡化。9月18日，看著情況不好，送去長庚醫院，病況却只有惡化下去。」周太太說，「9月27日退燒回家，已不知人事……30號，他走了。」

今年3月，台電通知停止周楊霖的勞保。他死了以後，周家發了訃音給台電。台電人事課寄來一份幾千元的香奠。11月11日出殯那天，在周家附近臨時搭起來的告別式式場裡，沒有台電的弔幛。問周家台電有沒有代表來弔祭，「沒有。」周老先生茫然地、淡淡地說。「有幾個老同事來拈過香。他們有的早已離開台電。有幾個是私人請了假來的。」周太太說。

當然，在醫學上，沒有人能指證老周的癌和死亡，直接肇因於

台電的核曝害。老周的物理保健資料有很大可能被偽造和湮滅。事實上，即使在日本，還有無數的核電工人在悶暗的核曝害中仆倒，經過樋口健二長達十數年契而不捨的挖掘和追查，才在最近日本的反核電浪潮中引起較大的關切。從記錄上看來，周楊霖甚至還不是第一個犧牲者。在漆黑的暗夜中病倒甚至死去的台電核電工人還有好些個，初次被一年多前的核電工人抗議運動初次披露。只是這個抗議却神秘地中止，不再接受我們的採訪。

爲了否認、湮滅工業污染的責任，堅不承認加害責任，拒絕賠償，是污染資本的一貫伎倆。幾年前的三兄農藥廠，長年來以發放農業「補助金」的名義，賠償因污染廢耕廢作的周近菜農與稻



兩個還不知悲傷的女兒，跪在棺木邊看喪弔儀式。

農。台電對於周楊霖喪禮所表現的絕情與冷漠，究其實，是一種爲了推卸罪責，不惜殘酷地對核電犧牲者的死表示六親不認的姿態。在喪禮的現場上，我椎心地感受到台電難以置信的冷酷與殘暴。

我跟在老周的鄰居後面，列隊在他的靈堂前拈香行禮。抬頭看著他年輕時壯盛年輕，帶著眼鏡，完全無法據以指認他病後的

模樣的遺像，感覺到某種生的難以言喻的殘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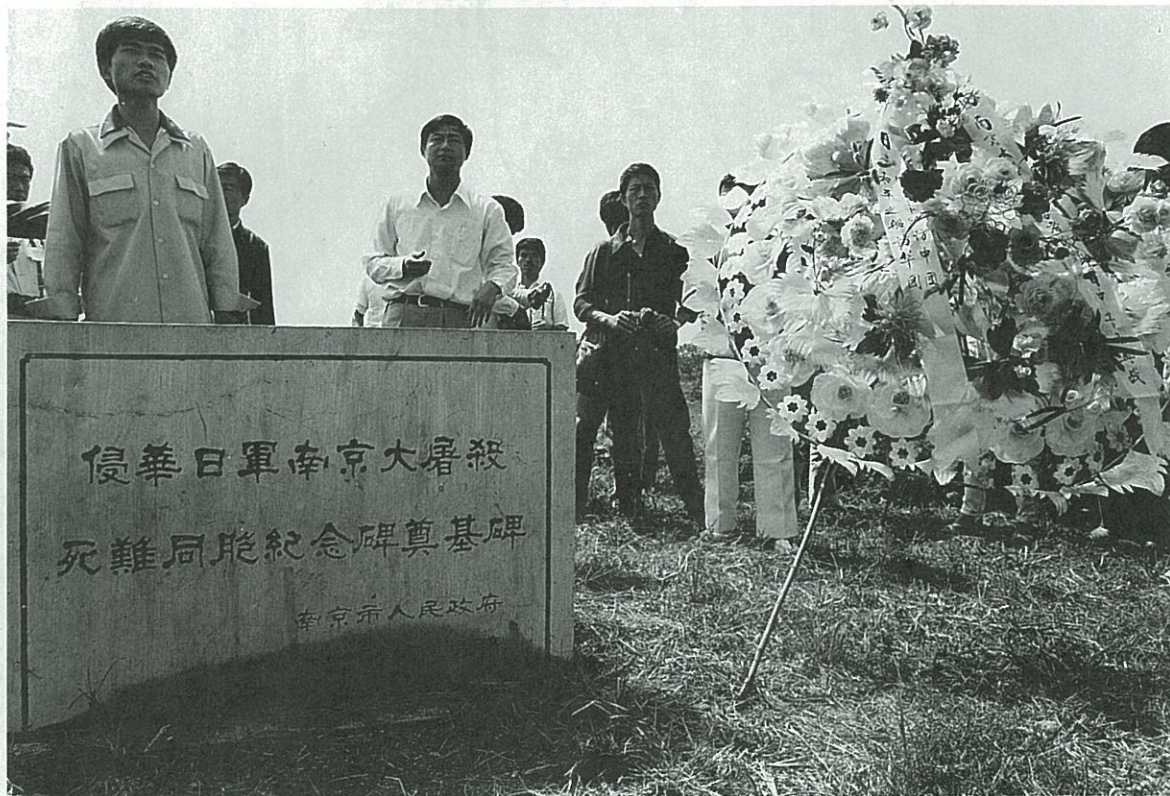
告別式後，我默默地看著三個小兄妹，面無愁色地任大人指點著在一具瘦小的棺木前跪拜，然後在荒亂的喪樂聲中，抱著香斗，跟著棺木走出那條窄小的巷道。

我和鐘君走進內屋看周太太。她面無淚痕，空茫地說，「現在我只想著把孩子帶大些。」她

說，「目前談不上計劃。走一步，算一步。」

「他恐怕不久了。這種情況，我看得比較多……」我想起一個多月前和樋口離開周家時樋口悶然地說過的話。關於台灣核電被曝工人的調查，我們得加把勁才行啊……

巷外的喪樂嗚嗚地傳來。我們沈默地握住周老先生的手，在微雨中離開了周家。



被殘害的中國民衆
屍骨已寒，卻掩蓋不去
軍國主義殘暴的罪行。

從今年九月下旬開始，天皇病倒以後，日本就被包圍在某種異常的氣氛裏了。大眾傳播過量地報導著天皇的病況。宮內廳所發表的病況消息，像個同心圓似的擴散全日本，一個月來，不管你關不關心，逼著人去面對天皇和天皇制的問題。

在這段期間，雖然並不是沒有人對天皇情的報導加以批判，對天皇制再作議論的人，但一般的人，大概總是對天皇制抱著一種漠然的不安，要不就是純以興趣為中心去談論天皇死後的情況。

我的半輩子，素來總以為天皇制跟我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但是，一直到我親自去南京造訪

南京大屠殺之地，我才知道我的這種想法是膚淺到可怕的地步。

1984年9月8日，我先到香港，9日乘輪船到上海時，已是12日的早上了。上岸以後，先在上海市觀光後，晚上就急著搭開往南京的火車。從上海坐快車到南京，需時5個小時。我們坐的是所謂的「軟臥」。我一邊坐在車上眺望著沿途的中國田園，一方面忖度著當年我們的日本部隊是不是也循著這條路開向南京的。想著想著，不由得感覺到眼前的和平是多麼珍貴。這回我特地到南京來，是因為看到我們日本的文部省把教科書中的「侵略」一辭，硬要修改成「進

《民衆史》

我走過 南京大屠殺 之地

一個戰後出生的日本青年，
親自走過當年南京大屠殺的
修羅地獄的殘蹟，
聽著倖於大屠殺之後的中國人
述說令人髮指的日軍鬼獸般的行徑。
「想到那些力圖將醜惡的歷史
湮滅在黑暗中的日本人，
我感到日本的可耻！」

青年寫道：「應該讓更多的日本人民
認識這日本民族的嚴重污點……」

出」；看到以右派雜誌「文藝春秋」為中心的一些人，在高唱什麼「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故事」，企圖把日本人過去所犯的嚴重錯誤捂蓋起來，而深覺可恥與憤怒。因此，當這個旅行團號召「到南京去親耳聽一聽屠殺的證言，然後傳播給日本同胞」時，我就欣然參加了。

火車到南京時，已是夜間9點鐘。我們先驅車到「南京大飯店」住下，並在飯店參加了江蘇省青年聯合會的歡迎會。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南京大飯店和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展開了交流會。為了保留這些親歷南京大屠殺的中國證人的記錄，我拼

命拍下很多照片。交流會開始時，先由「南京歷史學會」的副主席段月萍講：「揭開南京事件的真相」他說道。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對中國的全面侵略。12月13日，日本攻入南京，展開歷史上罕見的虐殺事件。屠殺行動一直持續到1938年的2月，死者高達30萬人以上，燒掉了19萬間民房。日本人還強擄了5千名中國難民，用

攝影／撰文■吉井孝史
翻譯■周伯瑞

機關鎗集體殺戮。沒有中鎗而倖活的人，也被日本人用刀砍死，然後用汽油燒屍。日本人的另一個罪行是強姦。日本人強姦中國婦女，不分老少，且有許多婦女在被姦後遭殺死和燒死。一個月內，日本軍人的強姦案高達兩萬件之多。」

段先生報告之後，有一位曾經在遠東軍事裁判中出庭作證的伍長德（76歲）先生，脫掉上衣，讓我們看他背上長15公分的日本刺刀刀痕。「現在，我們聽說你們日本國內，還有少數軍國主義分子，把南京大屠殺賴成『虛構的屠殺』，企圖否定歷史，我們不答應。我們應該把歷史的真相搞清楚，才能推動中日真正友好的車輪。」伍先生說。會場裡變得鴉雀無聲。接下來的許多證言，都叫我們心情變得越來越沉重。

有一位李秀英老太太（66歲），一面顯示他臉上的傷痕，一面這樣說：

「日本人入城的時候，我才19歲，身上懷著7個月的身孕。12月19日那天，我在屋子旁邊，看見日本兵在強拉中國婦女，非常駭怕，連忙躲到地窖裡去了。我想與其受辱，不如一死，就在地窖裡撞頭，昏迷了過去。後來家人把我帶回家去，後來有三個日本人撞進了我家，把三個小孩趕出屋子，有一個日本兵伸手過來扯我的衣服。那時我不想就死在那兒，就和那個日本人拼命。我伸手去抓日本兵腰帶上的刺刀。日本兵大聲呼喊外頭的兩個日本兵，三個日本兵就用

刀猛刺我的臉、大腿。最後他們用刀子刺進我的肚子，流了大量的血，昏死過去。不久我爹娘回來，以為我已經死了，就把我抬到墳地上，這才知道我一息尚存，趕忙送到市內的鼓樓醫院。總計我身上被刺了三十三刀，第二天，肚子裡的嬰兒也流產了。這臉上到處的刀痕，也永久留下來了……」

李老太太開始時還能以平靜的口氣說，但是到了後來，聽著她的語氣也逐漸激動起來了，她的悲憤，幾乎可以直接傳達給我這完全不懂中文的日本青年。我深感我和她所控訴的日本兵皆同為日本人，而感到無法忍耐的痛苦。

另外有一位王芝如（72歲）老太太也講了話：

「那時候，我同三個家人一起被收容在難民營裡頭。每天晚上，都有日本人來營裡拉走一些婦女出去強姦。有一回，我回去看我家裡的情況，發現我們有7個親族被日本人殺了。在那些屍體旁邊，有五歲和九歲的女孩蹲著。但後來我才發現五歲的那個娃早已發狂。這事情都過去40年了，可是我却怎麼也無法忘懷……」

為我們當翻譯的是一個中國人。為了更加準確地理解這些被害中國人的證言，有一位精通華語的日本人水田曄華自告奮勇地出來頂替翻譯。她是1952年由日本母親和中國父親生於哈爾濱市。反右運動時，她同當時當醫院院長的父親失散，和母親在她12歲時回到日本。當她翻譯



時，有好幾次教她失聲而哭。團裡的很多日本人也為證言中日本的罪行而流淚。

證言結束之後，開始互相討論交談。這時伍老先生說到當時他雖避難在中山路附近的難民區，12月15號早晨，日本兵來把所

66歲的李秀英老太太，
指著臉上的傷痕，
訴說日軍在她身上戮刺33刀，
她卻在慘絕中
死裡逃生的往事。



有不論老幼的中國男人趕到外面，押到漢中門附近去。那時估計被押在一堆的中國人有兩千人，然後分成兩百個人一批，加以集體鎗殺。倖而未死的，也用刺刀殺死。「我在機鎗掃射前的瞬間先仆倒，沒有中彈。他們很

快地換上來另一批人來殺。後來，日本人又來巡看有沒有未死的人，用刺刀去探刺。我就是在那時候在背上挨了一刀。日本人在屍體上散柴火，潑上汽油燒屍。我脫下著了火的衣服，偷偷地投入附近的河裡逃生，在下游的

李秀英的血淚告白，
在見證會場上令多數日人
悲泣失聲。



伍長德先生脫掉上衣，
揭示在他背上的
日本刺刀刀痕。

一個小屋裡躲了10天，帶著十分衰弱的身體，穿著一身破爛，扮成乞丐，回到城裡，在難民療養院治了50多天。」他說。

我記得當時交流會上的日本人，簡直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好多人只能沈默地站著傾聽。伍先

生似乎理解到我們那種痛苦尷尬的心情，繼續這樣說：

「戰爭結束之後，我以證人的身份，到日本去為遠東軍事審判出庭作證，在日本住了十多天。我在證人席上這樣說：『別人的國家，是不許任意侵犯的。到別人的國土中去擄殺，是不道德



的。殺人者死，殺人就要償命！」但是，這畢竟是當時的想法了。現在，我的想法有些變化。我覺得仇恨、報復不是辦法。我們應該和日本的年輕一代發展中日兩國人民對人民真正的友情……」

我的心情真是沈重不堪。眼看

萬人塚坑周遭，
散落滿泥地的人的腿骨。



伍長德先生。

為了現在和未來的和平，在和當年虐殺中國人民的日本兵同為日本人的我們面前，誠懇地談著他那過去悲慘的體驗的伍老先生，想到那些還在千方百計企圖將過去的歷史真相湮滅在黑暗中的日本人，我深深地感到日本的可恥。

交流會結束之後，我們乘旅行巴士到江東門。一下車，我們在路邊迎面碰見南京人民政府所立的南京大屠殺紀念碑。此碑立於1983年的12月13日，恰是屠殺開始的月日。一年以後，在紀念碑的對面，落成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遭難同胞紀念館」。參觀團在紀念碑前獻了花，表示我們中日誓不再戰，和對死難中國人民慰靈之忱。獻花以後，在50公尺外的空地上，參觀一個萬人塚坑，看見一大堆應是人類腿骨的骨堆。據說明的人說，此地原有橋曰「江東橋」。橋被日軍炸毀後，在大屠殺後，日本人

把被屠殺中國人的屍體拿來填江，然後在屍體上鋪老百姓的門板當做橋來使用。夜間，日本軍可任意放火燒民屋來照明。被殺的中國人絕大部是平民婦孺。當時江東橋附近的屍體，可多達10萬具。我一面聽著說明，一面不禁想像那些死難的中國人在死亡瞬間之前的恐怖和絕望。而濫殺那些無辜無仇的中國人的，正是「日本兵」這樣一種一直到今天和我有直接關係的日本人！

離開江東橋，我們驅車到南京博物館。在館中，有兩個專室陳列著日本侵略的事跡，表現日本在中國各地的經濟侵略、細菌戰實驗和暴行的黑白照片、資料與實物。其中有當年「東京日日新聞」上日本軍人以砍中國人首級相競賽的新聞、照片的剪報，把日本兵當年直若鬼獸的暴行在詳細的說明書中，傳給了我們。「我該如何接受這些歷史的事實，從而在我的思想中加以定位……」在連續見聞過去日本對華侵略的殘暴歷史後，我不斷地這樣苦思，而感到身心巨大的痛苦與悲哀。

一系列的訪問和參觀，使我對於以後參觀長江大橋和中山陵時仍然感到沮喪和悲傷。短短一天的見聞，却成我畢生難以忘懷的記憶。在回去上海的火車上，我不斷地這樣對自己說，「應該把





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歷史，當做日本民族的污點，在今後的歷史中制止其再度發生。即使只爲了那些溫暖地接待了我們的南京人民，我應該更廣泛地向日本人民傳播我們過去在中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南京之旅，讓我學習了這樣的功課：不能把歷史當做單純的知識去把握，應該把歷史看成與現在的我有密切連繫的一個長流來理解。

我是戰後出生的日本人。若問「軍國主義」的戰前與「和平國家」、經濟繁榮的戰後有什麼差別，我以爲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異。因爲天皇仍以「家徽」的形式繼續存在，代表皇室的「菊花紋章」的禁忌，雖不若戰前之嚴重，却也依然存在。這回天皇

病重，日本社會全體「自肅」以誌憂，就是個證明。甚至，這已經造成凡不爲天皇健康憂心的人就不是日本人的風潮了。有一個在 11 月 3 號發動追究天皇戰爭責任示威的負責人就說：「我們搞過各種和平運動，但是只要運動、示威涉及天皇，他們派來的警察就特別多。」

爲了在天皇病危之契機上，以各式各樣的形式重新現形的「戰前」對抗，以便重新反省曖昧而脆弱的日本戰後民主主義，我們戰後出生之日本青年，不能去空談戰爭的悲慘，而應把自己也視爲無所逃遁的戰爭加害者，深刻地檢查自己。我們爲了要批判戰前日本對中國、朝鮮、亞洲各國的輕侮的眼光，承認各民族不同的價值觀，來建立互相平等友好

的關係，就要根本制止「搶光、殺光、燒光」這種愚昧殘暴的歷史之重演。我們不止是不能忘記日本戰敗的慘史，還要建立「和真正的相異的他人和平共生」來否定日本戰前的價值觀而持續不斷地奮鬥下去。目前，日本對天皇病危所表現的社會態度與行爲，只能一味加強具有強調「血統純粹」、「排斥異質」的日本天皇制而已。我們非全力反抗這種傾向不可。

南京難忘的旅行，已是四年前的事了。這一段時間，我爲日中和平所做的太少了。爲了不辜負當年向一羣日本青年諄諄說明南京大屠殺的中國證人，今後我一定要更嚴肅認真地生活和工作才行。

一個參加此次中日交流的女孩撿起一段人骨。

國外訂閱價格：

地區	年份	1 年	2 年
港澳區		NT : 1696元(水運) US : 60.6	NT : 3232元(水運) US : 115.4
		NT : 2404元(空運) US : 86	NT : 4648元(空運) US : 166
亞洲區		NT : 1900元(水運) US : 68	NT : 3640元(水運) US : 130
		NT : 2644元(空運) US : 94.4	NT : 5128元(空運) US : 183
歐美區		NT : 1900元(水運) US : 68	NT : 3640元(水運) US : 130
		NT : 2872元(空運) US : 102.6	NT : 5584元(空運) US : 199.4

-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以中英文書寫清楚，連同劃撥單寄回本社即可。(支票抬頭請指名Ren-chian Magazine)

Ren Chian Magazine

NO. 8, LANE 737, TUNG-HWA, S. RD., TAIPEI
TAIWAN, R. O. C.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新訂戶 ☐續訂戶編號

訂戶姓名：

訂閱日期：從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金額 元

電話：(公)

(宅)

地址：

職業：

教育程度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已開收據

收據地址：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一年訂費1480元，二年訂費2800元，掛號一年加附120元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爲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以愛新羅覺·溥儀生平為題材的電影《末代皇帝》一月下旬在日本上映。日本發行商將其中反映南京大屠殺紀錄片的鏡頭剪去，認為「對日本人有刺激作用」「不宜照放」。前此不久，有幾個參加過侵華戰爭的軍人，跑去東京高等法院上訴，說目前日本中學教科書中關於日本侵略和南京大屠殺的記述「違反事實」，使他們「蒙受了精神的痛苦」，要求給予600萬日圓的賠償。也許若干年後，這些無法無天的舊日侵略軍人會控告中國政府並要求賠償了！

被貼上封條的史實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攻佔中國首都南京，在軍事當局的指使和縱容下，展開了最少為期6周的燒殺姦淫擄掠。他們使用最殘酷的方法，屠殺了30萬以上的已放下武器的官兵和平民百姓，包括老弱婦孺。幹了最少2萬宗的強姦案，並將大部分被姦婦女殺害。他們搶走一切能夠搶的東西，並經常將被搶劫的住宅、商店、倉庫或機關燒掉。最少有三分之一的房子被毀。往日繁華的地區都被燒光。南京城淹沒在血泊和灰燼中。這就是慘絕人寰的舉世髮指的南京大屠殺。為了掩蓋所犯的滔天罪行，侵略軍長期封鎖南京的交通和消息，禁止攜帶照片和文件出境，甚至不允許救濟難民的糧食和藥品運入南京。外國記者自然不能到南京採訪（註①）。隨日軍入京的100多名日本記者在森嚴的文網控制下，噤若寒蟬。不單不能報導日軍的暴行，還得謳歌皇軍的仁慈，製造新聞去粉飾昇平。偶有涉及真相的文章，絕大多數都難逃檢查。據日本《出版警察報》，南京事件的被禁文章，1938年1月有25篇，2月109篇，3月48篇被蓋上「不許可」，很多照片不得發表，後來被毀滅，只有少數漏網之魚到目前還保留著來作為這一暴行的見證。（註②）

由於「從中國回去的日本兵講述陸軍在中國的罪行故事，並且誇耀炫耀他們所搶的贓物」，因而陸軍省多次下秘密命令給在華的日本陸軍指揮官說：「兵士們把他們對中國士兵和平民的殘酷行為當故事談是不對的。」「以後應更十分嚴格地加以指導和取締。」因而日本官兵亦不敢公開談此種事件。（註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為了逃避應得的懲罰，於「18、19兩日在南京焚毀文件，毀滅犯罪痕跡。在日寇軍營區裏，火煙沖天，被毀文件的灰燼，滿空飄揚。」（註④）。在日本「外務省燒毀了所有有關日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資料。陸海軍當然也對機密文件作了同樣處理。」（註⑤）。其它有關機構，乃至新聞單位亦跟進焚毀了一切足以證明犯罪的資料。至此，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官方文件，可以說是毀滅殆盡了。

《副刊人間》

「南京大屠殺」

在日本

和中國

撰文■陳慶浩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二年訂閱特價：2800元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半年700元 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
- 二年學生訂閱特價：2600元 ●永久訂戶：16,000元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帳號	10087910
收款人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名	住址	電話
局郵	局郵	局郵

經辦員：

主管：

手續費	次	元
-----	---	---

登帳編號

日期

存款金額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二、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三、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四、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五、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六、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七、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八、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九、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十、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十一、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十二、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十三、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十四、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十五、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十六、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十七、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十八、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十九、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二十、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二十一、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二十二、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二十三、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二十四、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二十五、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二十六、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二十七、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二十八、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二十九、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三十、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三十一、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三十二、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三十三、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三十四、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三十五、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三十六、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三十七、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三十八、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三十九、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四十、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四十一、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四十二、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四十三、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四十四、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四十五、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四十六、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四十七、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四十八、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四十九、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五十、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五十一、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五十二、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五十三、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五十四、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五十五、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五十六、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五十七、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五十八、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五十九、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六十、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六十一、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六十二、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六十三、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六十四、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六十五、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六十六、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六十七、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六十八、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六十九、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七十、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七十一、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七十二、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七十三、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七十四、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七十五、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七十六、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七十七、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七十八、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七十九、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八十、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八十一、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八十二、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八十三、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八十四、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八十五、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八十六、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八十七、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八十八、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八十九、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九十、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九十一、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九十二、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九十三、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九十四、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九十五、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九十六、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九十七、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九十八、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九十九、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一百、撥付金額請於撥款前填明，以免誤寄。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登帳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戰後，由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印度及菲律賓11國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日本甲級戰犯。「審訊自1946年5月3日開始，到1948年11月12日終結，歷時約兩年半，開庭共818次，紀錄48,000餘頁，出庭作證的人達419名，書面作證的人有779名，受理證據約4,300餘件，判決文長達1213頁。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最大裁判。」（註⑥）。南京大屠殺是這次審判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庭以如山鐵證，展示了松井石根所指揮的華中派遣軍在南京犯下的大屠殺罪行。松井亦因此被判絞刑。同時分別宣判土肥原賢二、東條英機等24人絞刑或徒刑。

罪犯處理委員會，並分別於南京、上海、武漢等地設立十一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南京庭審理率先攻入南京的侵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乙級戰犯谷壽夫。谷壽夫的部隊只在中華門內外作短暫停留，即開往他處為由，否認參加大屠殺。但1000多位證人向法院證實了谷壽夫部隊燒殺淫掠的罪行459件。又於「中華門外雨花台、萬人坑等地，發掘墳塚五處，起出被害人屍骸頭顱數千具，由法醫唐英才，檢驗員宋士豪等，驗明屍骨多有刀砍，中彈或鈍器擊損傷痕。」（註⑦）。谷壽夫無言可辯，只好低頭認罪。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遂於1947年3月10日宣判谷壽夫死刑，被告聲請複審被駁回，於4月26日被押赴雨花台鎗決。谷壽夫的屬下第45聯隊士尉中隊長田中軍吉，曾以他的「助廣」軍刀斬殺了中國被俘軍民300餘名，還有以「刀劈百人競賽」臭名遠揚的片桐部隊的青年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三人，皆以證據確鑿，罪無可赦被判死刑，於1948年1月28日在草鞋峽伏法。

經過了東京和南京的審判，在大量的人證物證面前，日本政府想通過毀滅罪證，掩蓋罪行的陰謀終於破產，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呈現於光天化日之下。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犯罄竹難書罪行的縮影，而殺人競賽，又是南京大屠殺一類事件落實在那些宣揚武士道精神的皇軍身上的典型。

南京大屠殺在日本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根據《波茨坦公告》的精神，由同盟國占領軍占領，接受盟國最高統帥部的統治。戰後日本滿目瘡痍，日本人民在艱苦的環境裏重建國家。在政府和社會中雖殘留不少的軍國主義者，但他們既不敢也缺乏蠢動的條件。隨著和約簽定，日本結束被占領的地位獲得獨立；隨著經濟發展，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強國，於是軍國主義思想又抬起頭來。「就有一部份論客蠢動起來，為過去的戰爭作翻案文章。

雖然有各式各樣的說法，歸納起來，不外兩點：第一，推卸發動戰爭的責任；謊退於外國。第二，否認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暴行。（註⑧）」這可以以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為代表。這本700多頁的書是他從1963年9月至1965年6月在《中央公論》月刊上發表文章的匯集。這本書說日本是被迫而戰，戰後亞、非洲的殖民地獨立，證明這是一場解放殖民地的戰爭，是應該「肯定」的。中央公論社於1967年出版臼井勝美的《日中戰爭》，根本不提南京大屠殺。

1971年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訪華，並於8月至12月間連續於該報發表《中國之旅》，揭露二次大戰侵華日軍的暴行，其中亦提到殺人競賽。跟著有一個自稱猶太人Ben Dasan在《諸君》月刊上發表了四篇反駁文章，說「刀劈百人競賽」是中國人臆造出來的傳說。本多勝一在1972年10月號《諸君》上為之反擊，將Ben Dasan批駁得體無完膚。並聲明不以生命有限的時間繼續浪費在這類信口雌黃的遊戲上。同一期雜誌上又刊出鈴木明《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一文出來聲援Ben Dasan。跟著又發表兩篇有關「砍殺百人競賽」的報導和兩篇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採訪報導，以考證形式來表明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前三篇文章曾以《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為題，獲得文藝春秋出版社的大宅壯一報告文學獎，加上後兩篇文章由文藝春秋社隆重出單行本。這本書出版後十分暢銷，已經出到十幾版了，成為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主臬。這本書指「砍殺百人競賽」是記者為了聳人聽聞而製造出來的假新聞，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被處決是冤枉的。鈴木根據被法庭駁回的，向井和野田的上訴書，擺出實地採訪為國人伸冤的姿態，以日方個別當事者為洗刷罪名所發的片面之詞，排除一切反面的證言，對於不了解事實真相的人很有說服力。也正因此獲獎，一紙風行。但只要稍注意歷史真象，不為「愛國」「愛軍」感情所左右者，都可以看到鈴木的著作是不值一駁的。鈴木此書，以「砍殺百人競賽」為南京大屠殺中的無稽之談，但他的書名，語涉質關，亦在於指南京大屠殺的無稽。充分表現了日本這類論客想以否認「砍殺百人競賽」為起點去否定整個南京大屠殺事件，進而否認整個侵略戰爭的罪惡。論客們那麼興致勃勃地為向井和野田平反，有背後更深沈的用心。

當猶太人Ben Dasan被本多勝一駁得無還手之力時，他的「譯者」山本七平跳出來接棒，在1972年第八號的《諸君》雜誌中刊出《我所認識的日本軍隊》，連載到1974年4月才結束，並於1975年底結集成書，改名為《我所認識的日本軍》，由文藝春秋社出版。此書除否定「砍殺百人競賽」外，又斷定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這個山本七平是個舊軍人，後經人證實，即是Ben Dasan。托稱為猶太人Ben Dasan的文章，其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雕刻。



實都是這位「譯者」先生的傑作。之所以托名，是為了聳人聽聞。他為此和鈴木明一伙，想到「砍殺百人競賽」是記者的虛構，以而例彼，也不是沒原因的。

頒獎給鈴木明的評選委員紛紛表示對《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的信服，不少作家和漢學家亦相信「砍殺百人」是虛假的報導。甚至連《朝日新聞》的書評亦對鈴木明的「調查」深信不疑。社會上雖有少數人抱保留的態度，但大勢上是「無稽之談」論佔上風。（註⑨）。1973年7月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激於義憤，在《歷史評論》上發表了《南京事件和史料批判》，又於1975年8月由現代史學會發行了《駁南京大屠殺是所謂無稽之談》的厚書，批判鈴木和山本的錯誤論點。1982年又刊出《決定版·南京大虐殺》，並於1984、1985年兩度增訂重版。（註⑩）。1985年冬編印出兩大冊的《南京大虐殺事件資料集》，1986年3月又由朝日新聞社出版了新著《南京大虐殺的證明》。都是以日本、中國和國際人士的證言和資料，證明「砍殺百人競賽」和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而對洞富雄提出的如山鐵證，鈴木山本等啞口無言，但仍繼續出版他們的書。社會上各信所信，「無稽」論的書仍是風行。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審定教科書中，把二次世界對大陸的侵略改為「進出」，歪曲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為「暴動」，把南京大屠殺篡改為「由於中國軍隊激烈抵抗，日軍損害亦多，致使日軍激昂不已，佔領南京之際，因而殺害眾多中國軍民。」日本政府竄

改歷史的事實被揭發後，引起日本正義人士的譴責，也受到中韓等國及世界輿論的譴責。而部分日本官員竟認為這些遣責是干涉日本內政。在世界輿論，特別是東亞各國輿論和政府壓力下，日本政府只好讓步了，同意回收教科書。由於《人民日報》曾譴責鈴木的書是為軍國主義塗脂抹粉，於是鈴木明打破了多年來的沈默，於1982年10月號《文藝春秋》上刊登了《敬告人民日報編輯閣下》一文。但他的文章並非新意，只是企圖矇騙不甚了解事實真相的人而已。

1984年有個田中正明，說因看不慣政府屈服外間壓力再修訂教科書，因此寫出了《南京虐殺的虛構》一書。書中以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是勝利者對戰敗者的報復，而南京事件就是這個法庭創作出來的虛妄的戲劇。」「中國方面說犧牲有二、三十萬，這是中國式白髮三千丈的表現。」等等不堪一駁的說詞。（註⑪）。同年7月15日起，日本《世界日報》一連十天刊出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翻案文字。他們並組織《南京大屠殺問題取材班》，訪問前日軍第九師團三十五聯隊士兵清水貞信，借他的口來說沒有南京大屠殺事件。8月，東京山本書房出版木下甫的《大東亞戰爭大勝論》，以大東亞戰爭是日本民族與歐美列強作戰來解放殖民地，雖然不幸失敗了，但戰後亞洲各國相繼獨立，就戰爭的目標上，可以說是獲得預期以上的勝利云云。（註⑫）

1985年4月號《諸君》雜誌又刊出《南京大虐殺的核

心》的座談會紀錄，出席者有洞富雄、秦郁彥、鈴木明、田中正明等正反各方面代表，激烈地辯論了6個小時。這個紀錄「清楚地」顯示出了各人的立場：洞氏正義敢言、秦氏中立不偏、鈴木閃爍其詞、田中則蠻橫猾獪。這正反映當前日本人對中日戰爭的各種看法。（註⑬）。同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40週年紀念（日本稱為「終戰紀念日」）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公職身份參拜供有14名甲級戰犯和1,400多名乙、丙級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又掀起軒然巨波。亦由於國內外的強烈反應而無敢當繼。同年12月號《正論》上，又刊出田中正明指責「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盡是虛偽、歪曲事實，並提出9點質問要該館作答。前此不久，田中曾整理他的恩師石井松根大將的《陣中日誌》中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部分交芙蓉書房出版，後經人發現其中竄改達900多處，內中改易、削除和增添都是為證明南京大屠殺的不存在。這個不可一世的「虛構」論者，本身即是虛構專家。（註⑭）。1986年5月日本文部省又初審通過高中教科書《新編日本史》，歪曲歷史，粉飾侵略戰爭，說是日本不得已才應戰，而南京大屠殺是否屬實，還有待驗證云云。此書一出又再激起國內外的抗議，日本當局只好命令編者修改。去年12月12日《朝日新聞》晚刊披露了3名日本老兵在南京大屠殺中的日記，證實大屠殺事。今



屠殺時之兇器證物。

年1月29日上午，曾參加過侵華戰爭和南京大屠殺的原日本士兵東史郎在東京發表了他根據親身經歷寫的新書，《一名士兵經歷的南京大屠殺》。當晚又舉行了「紀念南京大屠殺五十週年日中友好集會」。集會上，當年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原日本士兵曾根一夫以親身經歷揭露了日本軍隊攻陷南京前後對中國民眾進行燒殺姦掠的罪行，並放映中國拍攝的紀錄片《南京大屠殺》。

砍殺百人競賽及南京大屠殺的是否虛構，乃至大東亞戰爭的是非曲直勝負在日本的爭論，雖然有發行量極大的報刊傳播，關心者還只是一小部分人。這些人中有肯定論者，有反對論者，也有貌似公正而骨子裡還是贊成反對論者的。雖然肯定論者掌握了歷史真相，理應佔上風。但實際上，反對論者獲得較多報刊和出版界的或明或暗的支持，氣勢比肯定論者又要大些。特別是日本政府，反對論者佔優勝地位，單從修訂教科書和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上，也可看到端倪。隨着日本國力的增強，日本第一的呼聲愈來愈響亮，大部分日本民眾多想忘掉過去恥辱的歷史，反對論者正投合這種心理，為這種心理提供理論的基礎。《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雖然被歷史事實批駁得體無完膚却仍然暢銷，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日本第一的喊聲亦呼喚着軍國主義、東亞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不能不注視到在反對論的背後軍國主義的復活。這已不是單純歷史事件真相的爭論了。

南京大屠殺在中國

南京淪陷後，由於日本軍方封鎖消息，中國大眾對日軍的暴行，不可能全面了解。但報刊充分報導外國記者發出的消息和幸而逃脫者的見證，使大家都關注着南京事件。1938年3月，曼徹斯特衛報駐華記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根據所蒐集到的大量私人信件、官方文件、新聞報導和私人所提供的資料，編寫出《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田伯烈的書立刻被翻成中文（註⑮），並由當時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汪苓作序。這是到目前為止唯一詳細記載南京大屠殺的西文書。由於它接用許多第一手的資料，後來審判戰犯時常被引來作證。

勝利還京後，政府各機關曾對南京大屠殺進行調查，但因種種原因都未深入。1946年初，各級審判戰犯法庭宣告成立，為配合審判，向法院提供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人證物證，南京市政府設立「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南京市臨時參議會為協助政府調查起見，亦於1946年6月23日成立「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該會於7月起着手進行調查。由全體委員分組、分區、分業調查加害人、罪行情況和

被害人三項。又制定表式，分發市民填報。並對倖存者進行個案調查。此次調查相當普遍和確實，所得大屠殺卷宗均送國防部軍事法庭檢察處作為審訊戰犯的依據。這批資料使遠東國際法庭和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能較全面了解南京大屠殺真象，對審判與此事件有關戰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隨着國內政治情勢的改變，以及很多尚待研究的原因，五、六、七十年代，國人已很少提到南京大屠殺了。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政府，都以中日友誼為重，不願提到，更不願在日本人面前提到這段令人髮指的往事。除非是日本政府損害到某一方面的利益，才會在憤激之餘數說日軍侵華時所幹下的瀾天大罪。中國當政者是被動地回應着來自日本的挑戰。這時期中，特別是七十年代起，似乎日本人談南京大屠殺的比中國還更多，還要熱烈。在中國，除了由官方發動的揭露和批判外，民間發表的多是一些當事者的回憶，和其它歷史資料一樣，沒有引起波動。就所知，台灣似乎沒有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專家，也沒有出版過研究的專書。在大陸，南京大學歷史系日本史小組曾於1960年組織部分師生對南京大屠殺進行研究，並於1962年寫成《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一書，1963年交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打出清樣，但最後似未能公開出版。直至1979年才修訂印出，且只限國內發行。這本不足8萬字的小書，算是這時期中國唯一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專書了。由於受到時代的限制，其中很多論點（如對「安全區」的評論），是不公允的。

1982年日本政府審定教科書，篡改第二次大戰侵略史，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慨，海峽兩岸、政府都表示強硬的態度，要求日本政府制止此類歪曲歷史的行為。南京大屠殺又一次成為注視的焦點。海內外報刊，都以很大的篇幅，報導南京大屠殺事件。人們開始注意在日本有關此一事件的爭論，開始翻譯日本發表侵華日軍在戰爭期間所幹下罪行的自白，學者亦積極從事研究工作。在台灣，近代中國社於1982年出版《鐵證如山——日本軍閥的招供》系列計四種書：《三光》、《屠殺》、《惡魔的飽食》、《殘酷的地獄》。其中《屠殺》是鈴木明的傑作，可看出他以假客觀的外貌，採用避重就輕以偏概全的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方法來寫南京大屠殺，為日本侵略軍解釋開脫。他擺出一副虔誠懺悔、反戰、追求歷史真相的樣子，蓄意泯滅史料，使得對南京大屠殺了解不深的人信以為真，上當受騙而不知。鈴木明的書在日本欺騙了千千萬萬人，想不到在中國還有市場，連遠證的編輯都將它看成「日本軍閥的招供」了。對於研究南京大屠殺的人，這倒是絕好的反面材料，可以看到奸狡者如何篡改歷史。1984年7月，日本《世界日報》連續15天發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翻案文字，臺灣學界紛紛發表談

話抗議，新聞局也因而下令禁止該報進入臺灣。1985年12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抗戰建國史研討會」，李雲漢發表了《有關南京大屠殺中外史料的評述》論文。這是臺灣地區近數十年來發表最早的一篇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文章，似乎後無為繼。

教科書審定事件發生後，中國大陸報刊發表了不少評論、控訴的文章和譯作。1983年，《近代史研究》第二期刊出傅曾的《南京大屠殺與日本帝國主義》，是一篇比較全面的研究論文。1983年年底南京決定在城西日軍大屠殺現場之一的江東門萬人坑籌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於198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40週年紀念日落成開放。又在全市13處大屠殺遺址立紀念碑，記載簡略史實。紀念館建成，將南京大屠殺的紀念和研究活動推進一步新階段。從此有一個固定的場所來開展具體的紀念活動，有一個固定的機構來進行資料的蒐集、保存和研究工作，將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銘刻在人類史上，永不淡忘。配合建館工作，南京又展開倖存者回憶記錄並蒐集有關文物資料。於此同時，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和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聯合編印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照片集》。此外又拍攝了紀錄片《南京大屠殺》在紀念館長期放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高興祖的《日軍侵華暴行——南京大屠殺》。1986年，羣衆出版社重印張效林節譯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新華出版社印行馬慶平等新譯，田伯烈的《侵華日軍暴行錄》，原來的楊明譚仍以《外人目睹之日軍暴行》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重版。

1987年是南京大屠殺50週年紀念，大陸各地報刊多發表了此一事件報導及評論，《南京史志》出版了《侵華日軍大屠殺》專號。有關日本侵華書籍亦紛紛出版，其中論及南京大屠殺最重要的是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和《侵華南京大屠殺史稿》等書。以此為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重要的有溫書林的《南京大屠殺》一文和徐志耕《南京大屠殺》一書。徐氏書在香港已先出版，12月12日下午在南京首次出售時，4小時內即賣出1,000多本。此外第一部故事片《屠城血證》亦已拍攝完畢，即將和觀眾見面。12月13日上午南京市各界人士400多人在紀念館舉行悼念儀式。自紀念館開館已來，已接待中外參觀者50多萬人次，其中日本人一萬多。

海峽兩岸對日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爭論了解不多，使中國人反置身有關自己事情爭論之外了。幸虧在日本任教的楊啓樵教授近年來在海內外刊物連續發表評介文章，使我們了解日本研究的新動態，爭論各方的論點、背景和暗流。楊教授對於反對派論點抨駁也是不遺餘力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落成後，矢口否認有南京大屠殺的田中正明即為

文指責該館盡是虛偽、歪曲的事實，並提出9點質問，要該館作答。楊氏恐紀念館缺乏訊息，不能及時答覆，乃仗義直言，寫了《代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駁斥田中正明的9點質疑》，以無可置疑的歷史事實將田中的謬論一一駁倒。又及時報導了日本人揭發田中正明爲了歪曲歷史真相，篡改南京大屠殺史料的消息，以及田中一伙的板倉原一方面礙於事實，不能不露真相，却又一方面爲田中緩頰打圓場的用心。（註⑩）本文有關日本部分，很多是引自楊教授的文章，特此誌謝。

由南京大屠殺五十年歷史的啓示

回顧五十年來，國人對南京大屠殺由重視到忽視到再次重視的歷史，令人感慨萬分。但願這次再重視，能夠持續下去，以告慰 30 萬以上的死難同胞。作爲二次大戰日軍暴行的象徵，紀念研究南京大屠殺又有教育警惕日本人、中國人以及世界上億萬善良的人民，不要重蹈覆轍的作用。五十年過去了，我們痛心地感到，國人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似很不夠，也因此我們談到南京大屠殺時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甚而將別有用心如鈴木明類有意否定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著作常爲日本人對此一事件的肯定材料來引用和翻譯介紹（註⑪）。此中有很多原因，而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當代史研究出了問題。

當代史研究涉及當代政治，是十分敏感的學科。多年來，將當代史研究置身於政治監督管理之下，似乎海峽兩岸並沒有不同。而當代史研究成了配合執政者當時政策的工具，沒有獨立性，因而學術性也較低。我們不斷在改寫歷史，特別是當代史。檔案資料是被當政者控制的，又缺乏明確的真正施行的法規，除非得到官方的特准，個人很難閱讀、利用和研究。要不是配合官方的政策，個人的研究成果或意見，寫出後亦難找到發表的機會。就以南京大屠殺爲例，六十年代南京大學歷史系師生寫出來的論文就一直要等到 1979 年才得出版，還限制作國內發行，不得行銷國外。方勵之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他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南京大屠殺問題寫了一篇文章，發表自己的意見得不到發表。即如郭沫若那樣的知名人士，他於「民國 27 年 6 月 20 日夜」爲田伯烈編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中譯本寫的序，對日本軍的殘酷作出解釋，但這篇文章並沒有收入郭沫若以後的文集中。去年重編田伯烈的書，亦沒有收入這篇文章。反而在洞富雄《南京大屠殺》書中，全文引錄，用以說明：「在具有國家性質的行動中喪失了人性，這是違反道德的現象，其責任也許不僅在於一個軍部。與軍部相結合，僅在表面上建立近代國家的明治時期的政治家也必須承擔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雕刻。



部分責任，毫無批判地予以配合的教育家和其他知識分子階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註⑫）在日本雖然有一小撮人篡改歷史企圖引導民衆走入歧途，但亦有一小部分知識分子，秉著正義，從南京大屠殺事件中，反省日本的近代文明，這是何等的勇氣和可敬的精神啊！而我們的當政者，爲了片面的友誼，竟然靜默了 30 多年。這種政策，不單限制了國內的南京大屠殺研究，而且影響及於國外。洞富雄說他「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雖出版過幾本著作和論文集，但除《日中》雜誌外，在日中友好方面以及研究中國的團體的機關報、雜誌上一次也未曾介紹過此類書籍和發表過書評。」「我總覺得這與中國方面的態度有關。」「迄今爲止，以中日友好爲重的中國人，在接待日本人訪華時，絕口不提蒙受日本侵略軍的屈辱和痛苦的回憶，也未在感情上流露出來。」「中國人對訪華的日本人所採取的那種體諒態度是中國政府的中日友好這一對日政策的體現。」（註⑬）這般友好並沒有阻止日本政府審定教科書，沒有阻止日本首相官式參拜靖國神社。真正迫使日本政府放棄「審定」和「參拜」的，還是抗議和國內外輿論的力量。而片面的友好又使得鈴木、山本、田中一流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財團更爲猖獗而已。要是國人將南京大屠殺整個事件研究得清清楚楚，不單自己明白，亦使世人明白，又何容此輩信口雌黃，指鹿爲馬，顛倒黑白去篡改歷史！

不能再將學術研究和政治工作混在一起了，學術再不能附庸政治，學術應該獨立。讓政治歸政治，學術

歸學術。當代歷史研究應該回到學術這邊來。應該開放資料，進行自由的獨立的研究。就南京大屠殺事件而論，要開放抗日戰爭時期的檔案，將有關部分整理出版，系統地出版當事人的紀錄和回憶，目擊者的證詞，繼續搶救資料。要注意日本的資料，蒐集有關的政府檔案，遠東法庭的資料和當事者的回憶，這方面洞富雄教授的工作已墊下很好的基礎，但仍有可努力的地方，何況新的資料還陸續出來。要注意日本此方面的研究，肯定派要注意，尤其要注意反對派，並及時予以回擊。學術研究有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但沒有篡改事實的自由。其它國外的資料也是很重要的。當時留在南京的外國人的紀錄和回憶，自然是第一手資料。而各國駐華外交人員的報導，亦足重視。在掌握充分資料的基礎上，經過研究討論，爲南京大屠殺寫下信史，或許設個研究會，搞點研討，也是有必要的。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於事件發生 40 多年後才建立，自然嫌遲了些。也因此紀念館文物和資料仍較缺乏。但此館的落成，標誌着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寄托着億萬人的期望。我於去年 11 月 6 日抵南京，當天下午即去拜省這座象徵 30 萬以上死難同胞的陵墓。楊啓樵氏是於翌日前往參觀的，「看後我覺得庭園優美有餘而悽慘尚嫌不足，特別是陳列館顯得平淡，不像廣島原子彈爆炸紀念館，有一種陰森恐怖的氣氛，令人窒息。」（註⑭）2 年又過去了，似乎還沒有甚麼變易，我參觀時亦有同樣的感觸。我們都想是進入墳墓的，誰知看到的是燈火明亮，人聲喧吵的一般展覽館。實物不多，展出的多是一般常見的照片和文件，館的最後部分展出的是日本友好團體贈送的紀念品、錦旗，寫滿「日中友好」、「日中不再戰」的誓言，還有揭露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日文書，給人的印象是日本人都爲過去懺悔，都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是的，像木多勝一，像洞富雄這類主持正義的人是我們所尊敬的。像那些在侵華戰爭中犯罪，却又自覺懺悔，起來揭發侵略戰爭暴行的，可以得到諒宥。但不要忘記還有爲數不少、永不悔悟的戰爭罪犯；還有不少處心積慮謀求恢復的軍國主義者；還有千方百計妄圖篡改歷史的官僚和論客……。我們不要一廂情願，不要使參觀者只看到朋友，看到和平，而更重要的是使他們也看到敵人，看到危險。紀念館應該展出，以顯著的地位展出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著作和言論。但願下一次拜省，不要再失望了。

南京大屠殺五十週年紀念日在台灣，除了電台偶然提及外，沒有任何反響，更沒有任何紀念活動。一直到 12 月底，才有《聯合報》副刊編輯室製作的《南京大屠殺五十週年祭·鎮魂特輯》三天連載，而這也還是外間人推動的結果。臺灣肯定有南京大屠殺的倖存

者，有審判戰犯法定的法官和證人，爲甚麼卻不站出來說話？還是沒有地方說話？台灣人難道將二次大戰的悲劇都忘記了麼？臺灣至今也沒有一本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書。要補課，要急起直追了。即使在台灣，亦不應該忘記二次大戰，這次戰爭爲台灣帶來的苦難，並不比中國大陸少。

歷史是人寫出來的

直到目前爲止，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走在國人面前，對南京大屠殺亦較國人關注。肯定論者雖在爭論中佔上風，但實際影響方面，則是反對論佔優勢。造成這種形勢最主要的原因是勝利後當政者對日政策失當。勝利後強調以德報怨，因而放寬對戰犯的追究和罪孽深重的 120 多萬侵略軍和助紂爲虐的 90 萬日僑的教育和追究。這批人除少數心存感恩外，大部分視爲中國的軟弱。昔日的侵略軍說中學教科書中有關日本侵略和南京大屠殺的記述「違反事實」，使他們「蒙受了精神上的痛苦」而去東京高等法院上訴，要求政府賠償就是這種心理的表現。我們注意到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論客和「證人」中，亦頗有些侵略軍人。波茨坦公言宣稱：「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嚴厲之法律裁判。」但實際上，除了極少數罪孽昭彰被懲處外，很多犯罪者根本沒有追究，逍遙法外了。即以南京大屠殺之言，殺死俘虜是來自上面的命令，但命令由誰發出？東京庭南京庭都沒有追查出罪犯來。據鈴木明「當時建議將俘虜收拾掉的應是部隊參謀長田長上校」，「在東京審判時被取締號爲『怪物』的田中隆吉曾提到田長上校發布命令將所有俘虜殘殺殆盡。」（註⑮）但這個田長上校並未被傳訊。依照法律，某些罪行是有時效的，過了時效，法律不再追究。但違反人道罪是有效，法律可永久追究的。因此，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數十年期間，西方人民，特別是猶太人仍不斷地在搜尋戰爭期間犯罪的納粹分子。即使他們藏匿在天涯海角，也要引渡回來審判，科以應得之罪。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者造下的罪孽絕不比德國法西斯少，但近數十年未見繼續追查，這是同盟國佔領軍統帥部和中國的寬容政策的結果。如果說目前絕大部分德國人深心痛恨第二次大戰，懺悔對其它民族和本民族造成的災難，犯過罪行的納粹分子不敢妄動。但在日本正好相反，只有少數人覺悟，大部分人還是渾渾噩噩。少數渾身血債的軍國主義者還在興波作浪，明目張膽地篡改歷史，而一般大眾反爲所愚，就是這種姑息政策的結果。研究南京大屠殺、研究二次戰爭史，繼續發掘並追究，定戰爭中犯罪者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教育廣大人民，才能警告喪心病狂的軍國主義者。要使他們

從荒蕪

到荒謬

1945~88

撰文■江迅

——戰後台灣民衆史剪影

1988年台灣，一切飽受壓抑的歷史彷彿都在甦醒。組黨和解嚴以後的市街，交織著自力救濟和警民對峙的人潮；統獨公開對峙；農民上街抗議；勞工發動罷工；反核／反杜邦／反六輕；二二八和平示威；校園民主／教師人權；原住民運動……幾度失聲的人們，瞬間恢復了顫慄的吼聲；隱忍已久的創痛，在「我有話要說」的狂潮中賁張著滲血的傷口。有人說，這是國民黨過渡到民主政黨的開始；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國民黨政權全面控制體系的結束。

孰是？孰非？〈天下〉雜誌在「走過從前」序言「回顧是爲了前瞻」中，曾如此說道：「短視、急功近利、粗暴不安、不知珍惜、沒有尊重、不懂感激，原是因爲我們怯於回顧、忽略記憶、沒有歷史」。的確，在長期的言論箝制和黨化教育支配下，我們幾乎不可能就個別的歷史認知展開真摯的對話：怯於回顧是因爲禁忌重重；忽略記憶是因爲佈滿傷痛；沒有歷史則是沒有言論武器的人民典型的被壓迫寫照。

可是，全面控制的統治權力，並不可能消滅潛藏在被侮辱和被損害者內心深處的記憶和傷痛，儘管大多數人民手上沒有言論武器，但曾經淌血和曾受強暴的心靈，仍在代與代間的親炙口傳中綿延不絕。統治者試圖遺忘或竄改人民苦難的歷史，但歷史却不曾拋棄或湮沒人民的苦難。

我們以爲：沒有一份文明的文獻不同時是野蠻的記錄。而讓苦難有出聲的機會，正是一切真理的基本條件。在從事戰後台灣的歷史重建時，我們始終秉持著「從被統治者的立場出發」這份信念；畢竟，安於政權正統來俯視人民，終究脫離不了有意或無意的避諱緘默。重建過去，必然要對歷史提出問題，而當前台灣社會的失序對抗，正是我們質疑黨化歷史的主要起點；如何化解當前危機並重建公平正義公理的新社會，則是我們「走過從前，迎向未來」的執着和關懷。

荒蕪中的餘悸：政權鞏固和白色恐怖（1945~59）

對多數台灣人民而言，戰後抵台的國民黨政權，實爲一個由少數外來統治精英所壟斷的接收兼流亡政權，而1950年韓戰爆發，又使台灣納入東西對抗的國際冷戰體制，進一步強化了國民黨政權作爲全面控制體系的統治實力。大體上，戰後初期國民黨在台灣政權鞏固，是由以下事件或改革所交織構成：

①接收（1945~46）：由此分別在工業原料生產、商品流通、金融管制上確立絕對支配地位。

②二二八事件（1947）：由此有系統地清除台灣政治精英，確立少數外來精英壟斷中央的政治體制，不

明白，他們所犯下的違反人道罪，永遠也逃脫不了正義的懲罰。目前形勢下要通過正式法庭和法律程序來懲辦戰犯大概已不易了，但只要罪證確鑿，我們也可設立道德法庭來審判他們。既可告慰死者於地下，亦是對生者的教育，對戰爭販子的警告，也許對軍國主義的復活有點阻嚇作用吧？！

「爲什麼不要戰爭賠償？」南京人民到現在還這樣問著，他們不了解。「爲什麼不要戰爭賠償？」我也這麼自問，我也不理解。中國和日本簽了二次和約，二次都不要戰爭賠償，這些當政者究竟是什麼心態呢？日本這次的侵華戰爭，中國犧牲了一千萬以上的無辜人民，財產損失難以量計，最少是勝利時的500億美元，相當於現在多少錢？讓經濟學家去計算吧！五十年代日本已開始恢復，七十年代日本已成為世界經濟第三大國，不要賠償，慷誰的慨？不要賠償，是爲了購買片面的友誼麼？你們難以面對當代中國人民，你們如何向中國歷史交代？寫稿時想到台籍日兵的索償事件，不知已獲得解決否？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本拉去當軍伕在戰場上死亡或傷殘的台灣人和他們的遺屬是完全有理由要求賠償的，無論政府和民間都應支持他們向日本當局討回公道。這世界是對過去錯誤的一次補贖吧。

爲繕寫《南京大屠殺》這長篇報告文學，徐志耕跑遍了南京城作訪問。「我的數百位採訪對象中，只有極少幾個白髮蒼蒼的老人說：算了，不要提它了，中日友好了！但大多數倖存者都並不寬容：不提了？血不是水！我要告訴後代，日本兵殺了我們南京30萬人，我死了，我要子子孫孫記住這血海深仇！」（註②）。

是的，只有尊重歷史的人，才能跟他們談友誼。談友誼而不敢正視歷史，是何等愚蠢的行徑啊！

歷史是人寫下來的，你不去寫真正的歷史，就只有讓虛假的歷史流傳，要寫真正的南京大屠殺史，還要透過文學、藝術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南京大屠殺的現象，烙鏤在人心上，銘刻在歷史中。

歷史是人寫出來的！

1988年2月10日 凌晨初稿

註①哈羅德約翰·達珀利著，馬慶平、萬高潮等譯，《侵華日軍暴行錄》，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頁3。

註②《一億人的昭和史》第十冊《不許可寫真史》，東京，每日新聞社，1975年。

註③張效林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北京，羣衆出版社，1986，（簡稱《遠東庭》），頁491。

註④1945年8月23日延安更寫《解放日報》，轉引自：南京大學歷史系編著，《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

大屠殺》，1979，頁72。

註⑤洞富雄著，毛良鴻、朱阿根譯，《南京大屠殺》，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下簡作：洞《南屠》），頁304。

註⑥《遠東庭》，《讀者的話》，頁2。

註⑦國防部審判罪犯軍事法庭，《谷壽夫戰役案件判決書》。

註⑧楊啓樵，《某些日本人就中日戰爭的看法》，《中日關係史不可革命》論示，1985年8月5日發表。

註⑨參同《南屠》，頁279~292。

註⑩洞富雄，《決定版·南京大屠殺》，日本，現代史出版會，1982年2月初版，1984、1985增訂版。按此書中譯本是1987年出版的，用的仍是1982年初版而不能用1985年增訂版，十分可惜。中國大陸的出版訊息不足，出版周期太長了。

註⑪參⑧，又參洞《南屠》頁3。

註⑫參楊啓樵，《荒謬絕倫的〈大東西戰爭大勝論〉》，載香港《讀者良友》月刊第七期（1985年1月）。

註⑬參楊啓樵，《舌戰：南京事件——記最近舉行的一次座談會》，載香港《百姓》，101期（1985年8月1日）。

註⑭楊啓樵，《代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駁田中正明的9點質疑》，載香港《百姓》，110期（1986年1月1日）。

註⑮楊明譯，漢口，國民出版社發行，1938年7月初版。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再版。

註⑯同註⑭

註⑰楊啓樵不只一次指出何應欽的《八年抗戰與台灣光復》一書中就將鈴木的書列爲日本肯定南京大屠殺的文獻。鈴木明代CBS起先挖歌劇，《聯合報》記者稱他曾經獲「文藝大賽」（85年4月13日），而其實指他那種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著作得到「大宅壯一獎」。對於「砍殺百人競賽」所示角向井敏明私野田競《人民日報》報導將向井譯作富岡（1982年8月5日）《中中日報》把野田毅誤作野田岩（1984年1月29日）。高質祖所《日軍侵華暴動——南京大屠殺》一書說：“1947年3月10日，當谷壽夫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時，其實3月10日是谷壽夫被南京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死刑的日子，後經上訴駁回，於4月26日中午在雨花台槍決。

註⑱同《南屠》，頁242~247。

註⑲同上《後記》，頁417~419。

註⑳同註⑭。

註㉑鈴木明著，邱夢蕾譯，《日本軍閥的招供——第二集 屠殺》，台北，遠譯出版社，1982，頁40。

註㉒徐志耕，《南京大屠殺》，綠洲出版公司，1987年，頁790。

僅因此潛伏了統獨和省籍對立的矛盾，更形成日後白色恐怖的發展原型，使土地改革得以輕易排除台籍地主的反抗。

③土地改革（1949～53）：由此削弱地主對國府的競爭實力，並經由肥料換穀等不等價交換，擠壓農民流向工商都市。

④黨改造（1950～52）：由此確立領袖獨裁體制，並形成黨團特警聯合監控的特務統治。

⑤韓戰（1950～52）：由此納入國際冷戰體制，並在美援依賴下化解財政困窘，進而在前現代的軍事獨裁政權內部培植出親美技術官僚，成為後來推動經濟規劃的主力。

這些事件或改革的陸續發生，可說是一連串偶然條件匯聚的結果。從戰後接收到內戰流亡，從國共內戰到韓戰，幾股巨大的政治經濟力量，將焦切期盼「自己當家作主」的台灣人民，捲入軍事戒嚴統治的漫漫長夜。國民黨政權在風雲際會中重新崛起，台灣人民則在甫獲解放的期望中絕望，繼續淪為被統治者，在戒嚴和增產的聯合運作下被迫嵌入五〇年代國共對抗的戰爭機器，隨總動員令的徵召而動作，隨白色恐怖的君臨而再度失聲。

1949年6月，國府公布實施「懲治叛亂條例」；8月20日，蔣經國接掌「政治行動委員會」主委，統轄所有情治單位，逐步展開白色恐怖行動；1950年6月，又公布實施「檢肅匪諜條例」，「抓台獨」和「抓匪諜」，瞬間成為國民黨政權君臨台灣的兩把統治利刃，在五〇年代撲向二二八事件後碩果僅存的微弱抗爭。據雷震等人在1960年估計，全台特務至少有12萬，以當時15～64歲人口計，竟高達2.14%人口從事特務監控工作。這些特務幾乎無所不在，白色恐怖的肅殺氣氛，不分階層、職業、省籍、種族、性別蔓延在台灣各個角落。這種蔑視人性、粗暴下流、不知尊重的高壓統治，造成了五〇年代整個島嶼的心靈荒蕪。如殷海光所說：

「島上無所不在的恐慌，成為一種近乎本能的反應，這種反應是裝在心理的自動警鐘，阻止人民幹出對國民黨不利的事情，即使是口頭上說說亦不例外，因為誰也不能肯定國民黨會怎樣運用權力」。

天涯海角，特務之眼永遠凝視著你！反體制運動者被同志出賣；住在隔壁的阿寶竟然是線民；計程車司機、水果攤販、戶警合一、社區管理員，傳遞著老大哥的統治意志，無心之口隨時可能導致半夜裏神秘失踪。

不徹底的土改

緊隨白色恐怖的觸角四處蔓延，1949～53年不徹底的土改也逐漸暴露出改革的極限。1959年，台灣農家構成如下：自耕農58%，自耕兼佃農22%，佃農15%，雇農5%；據劉進慶推算，當時台灣的標準稻作農家，為「三代同堂的半甲自耕農」，即以半甲水田維持七人家庭的生計，耕作規模十分零細。而在低糧價政策和不等價交換聯合運作下，農業增產並不能紓緩農村陷入普遍貧困的結構趨勢，狹小耕地也無法吸收迅速膨脹的農村就業人口。1961年，農村過剩勞動力已達100萬人，佔當時農村就業人口44%；1964年，稅後平均個人所得，勞工為4100元，農民則只有3836元，已淪為收入最低的職業。於是，五〇年代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實施，以及六〇年後改採勞力密集加工出口經濟，就成為國府吸收農村過剩勞動力的發展策略。

可是，轉為勞工的多數農民，生活處境並未因此大幅翻身。五〇年代國府所著眼的關鍵產業為紡織業，1952年，台灣紗廠工人平均每週工作時數為64小時，比當時先進國家工人40小時高出60%；而且，為了提高紡錠開工率，都是採取日夜兩班制（一班達12小時），直到1958年，才率先由新光紡織實施三班制。由於多數農民在土改後仍須為基本生存奔忙，再加上國民黨政權並未在剝奪地主土地的同時，扶植農民作為地方政治的主導力量；因此，早在土改前即同時具有多重職業身分的地主，立刻在國府褻褻門世家的地方選舉提名策略中重新崛起，延續了日據時期的地方勢力。如早在1932年，土地面積在30甲以上者，不在村地主已高達55.86%；涂照彥更指出，日據時期台籍資產階級，多兼具地主／商人／商業高利貸三位一體的性格。因此，土改後在台灣各地所形成的35個派系，仍有19個派系領袖為地主或地主後裔，另有5個派系領袖為資本家，農民作為一個階級的集體處境，並未因為土改而得到政治解放。

法統神話和中原沙文主義

流亡抵台的國民黨政權，在納為美國西太平洋圍堵戰略的一環後，立即發展成為全國總動員的戰爭機器。蔣介石確立領袖獨裁之初，即公開宣稱「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軍事目標；1952～56年，中央政府支出中，國防支出平均達80.9%，高居世界第一。而在實施徵兵後，1951年軍人佔全台人口7.6%；1952年軍人佔全台男性人口14%，佔就業人口20%；軍費支出中有1/2完全消耗在非生產性的人事維持費上。甫脫離太平洋戰爭的台灣人民，瞬間又隨著國府流亡抵台捲入舉國皆兵的戰爭陷阱。

這種戰爭機器的塑造，原本是因應國共內戰和冷戰

圍堵的產物，可是在1954和1958年兩度台海衝突後，儘管海峽兩岸幾乎不再輕啟戰火，但基於「法統神話」所形成的各種扭曲體制（戰爭機器只是其中之一），至今仍未產生根本轉變，而僵化成台灣內部的矛盾根源。這種由「法統神話」所衍生出來的矛盾，除戰爭機器外大致如下：

①為了維持所謂「大陸代表性」，「法統」變成「人統」，形成舉世僅有的萬年國會；直到1986年，台灣地區增額中央民代席次，竟只佔國代8.5%，立委22.9%、監委34.8%，而在1969年前，幾乎沒有台籍中央民代！高達近九成的台籍選民，却選不到三成國會代表，民意的嚴重扭曲可想而知。

②為了維持所謂「大陸代表性」，竟依血緣實施省籍劃分政策，不僅不依「出生地」原則促進族羣認同，更常以省籍作為分化人民團結的統治策略。如在1984年前，台人只能出任各部會副首長、政務委員及交通部長，攸關國家大計的經濟／財政／外交／國防／教育部長，始終由外省人擔任，導致省籍矛盾至今仍然陰影幢幢。

③不僅以「三不」政策長期阻止兩岸人民交流，更堅持所謂「漢賊不兩立」原則，於1971年後導致對外斷交風潮。這種既無法完成統一，又堅決反對獨立；既聲稱要統一中國，却又嚴禁兩岸交流的自我矛盾，如前所述，正是基於捍衛政權利益的「兩面刀法」，由此同時鎮壓獻身統一或獨立運動的反對人士。

④全面扭曲忽視本土歷史和本土文化（含語言），灌輸大中國君臨小台灣的沙文主義。早在1947年4月1日，於二二八事件結束後，長官公署機關報〈新生報〉即在社論中表露出這種核心（大中國）vs. 邊陲（小台灣）的倨傲心態：

「我們來到邊疆，和在其他一般省分工作不同……這一次事變，既不是什麼政治改革要求，更不是什麼民變，完全是日本教育的迴光返照，日本思想的餘毒從中作祟！」

1953年12月起，即透過教育和大眾媒體展開排他性的國語運動，試圖全面消滅方言；不僅在學校以體罰方式強迫國語教學，更於1972年12月限制閩南語節目播映時數，並在中小學歷史課本中全面抹煞台灣史。久之，國語和方言已經發展成官方vs. 民間的尊卑關係，如李金銓所說：「長期以來，本土方言已被賦以較卑劣的社會地位。在電視上演『下女』角色的，永遠講令人發噁的『台灣國語』，伺候『國語標準』的『主人』。支配者是看不到語言的陰影的」。這種排他性的中原沙文主義，終於導致原本基於反對政權壟斷



的政治抗爭，逐漸和文化抗爭匯流，國語 vs. 方言之間的矛盾，至七〇年後已被等同於官方／中央／外來少數統治 vs. 民間／地方／多數台人之間的矛盾，使台人自決運動染上了濃厚的地方民族主義反抗悲情。

浮游羣落：「經濟奇蹟」和橫的移植（1960～78）

劉大任曾把六〇年代台北知識分子稱為「浮游羣落」，並界說如下：「這些生物隨水飄蕩，或因缺乏動作能力，或因體積太小，體力太弱，抵擋不住迎面而來的潮流」。六〇年代，是台灣從管制經濟過渡到國家資本主義的年代，也是中國大陸爆發舉世矚目的文革相對於台灣締造所謂「經濟奇蹟」的年代。「抵擋不住迎面而來的潮流」的浮游羣落，或在國民黨政權全面控制體系下被捕或被殺，或在橫的移植膜拜中走向精神流亡；從父祖之輩的移民史詩，轉為失落無根的向外逃難，「經濟奇蹟」的歷史諷刺，實已在人民的無力和無奈中顯現出長期荒蕪的文化貧瘠。

由於台灣在五〇年代已納入美援依賴和採取進口替代工業化；因此，六〇年初整個發展策略的轉向，基本上也是著眼於美國駐台分署壓力和進口替代困境而來。畢竟，當時美國由於工資上漲，造成國內利潤率下降和資本過剩的危機，台灣和南韓等邊陲國家的低

工資水準／較高人力素質／禁止罷工體制，就成為跨國資本進駐的最佳對象。以 1962 年為例：台灣勞工平均月薪僅及日本 35.6%，甚至只達美國 7%，再加上進口替代並未解決國府外匯短缺困擾，終於導致 1960 年「獎勵投資條例」和 1965 年「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的公布實施。

改為出口導向經濟後，1960～73 年，台灣進出口貿易額平均每年增加 25%（出口 29%，進口 22%），GNP 平均年成長率亦達 10.4%，而物價水準均相當穩定，並從 1971 年起成為貿易出超國，此即所謂「經濟奇蹟」。大體上，除前述投資誘因外，「經濟奇蹟」的形成有以下助因：

①日據／美援時期已完成較良好的基本建設，如道路網、灌溉、電力等。

②國府作為一個全面控制體系，推動經濟結構轉化時，得以不受國內任何階級壓力干擾，減少了政策規劃和執行的阻力（尤其相對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③1964 年 8 月起，美軍開始介入越戰，藉地利之便，大幅擴張了對台灣的商品需求。

④1960～73 年，為世界資本主義前所未有的擴張期，不僅各國成長率均居有史以來最高記錄，國際物價水準也處於安定狀況。台灣的「奇蹟」表現，部分可視為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延伸。

發展失衡和對外依賴

可是，在盲目追求經濟成長的背後，實潛伏著日益嚴重的社會脫節和人性扭曲；畢竟，資本積累的原始本質，即不斷將各種成本（含社會成本）外化到生產落後的區域，其擴張過程原就潛藏著發展失衡的矛盾。因此，緊隨出口導向經濟的盲目成長，各種高污染／高危險／勞動條件惡劣的產業，即湧向居處邊陲的窮鄉僻壤，造成鄉土社會的全面崩解。如素有中部穀倉之譽、產量占全省 1／6 的彰化平原，至 1987 年，其土壤內重金屬污染已居全台之冠，而各工廠每日廢棄物，也高出彰化縣每日垃圾 4.7 倍。此外，經濟部所規劃設置的工業區計 60 處，至 1987 年有污水處理廠者竟只有 18 處，且高達 80% 不合格，都直接把未處理的工業廢水公然排放，導致台灣西海岸水源嚴重污染。在盲目壓低成本的成長至上邏輯下，素有「婆娑之洋、美麗之島」的台灣，幾乎已淪為宋澤萊筆下的一片廢墟。

這種盲目追求成長的發展策略，更表現在勞動條件的惡劣上。1966～70 年，台灣地區工人死亡率平均每萬人高達 3～4%，比同期英國高出十倍；1968 年台灣省工礦檢查報告，抽取 579 家工廠，發現有 474 家安全設施不合規定，高達 81.87%；1972 年，更陸續爆發狂烈的職業病，攫走了十名女孩的生命。通風不良、布屑滿屋、化學腥味、無條件加班、威權監

工，成為台灣勞工每天必須面對的生活世界。

經濟成長加上文化貧瘠，瞬即衍生出各式各樣的人性扭曲，其中尤以色情產業的迅速氾濫特別令人觸目驚心。整個六〇年代，國際旅遊界盛傳著這樣的句子：「到香港購物，到澳門賭錢，到台灣尋歡！」台灣淪為「色情王國」和「男人天堂」，可說是惡名昭彰。早在 1970 年，香港〈華僑日報〉便曾估計，光是台北市一地的「撈女」，即高達 5 萬人以上；至 1984 年，〈婦女新知〉社長李元貞更估計，台灣地區婦女人口約 900 萬，從事與色情有關行業者高達 60～100 萬人，若只就 15～35 歲婦女人口計算，竟有二至三成婦女人口從事色情交易！這種超高色情比例，幾可說是古今中外的特例，由此更暴露出「經濟奇蹟」底下「人性扭曲奇蹟」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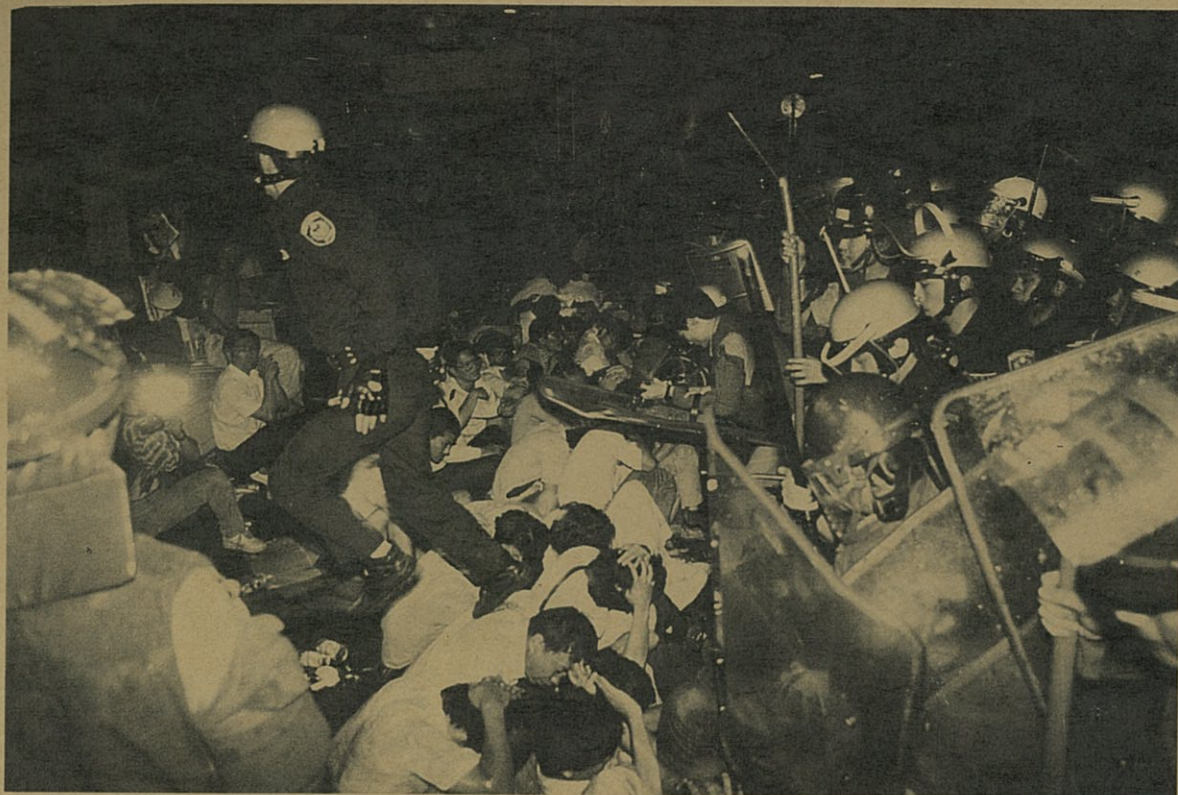
而且，在以勞力密集加工作為出口競爭要件的成長模式下，實已潛伏著極嚴重的對美日貿易和技術的依賴，更隨著經濟成長而不斷深化。如對美貿易依存度（對美進出口總額／台灣 GNP），在 1971 年為 19.3%，1976 年已升為 27.8%，1984 年更增至 34.8%，而對美貿易黑字始終超過台灣貿易總收支。甚且，台灣對美貿易順差中，在 1987 年有 1/4 為日商在台投資轉銷美國，由此也能看出台灣作為加工裝配中途站的經濟虛胖體質。此外，對外行銷管道亦有 2/3 為外國商社控制，台灣廠商往往只能以 OEM 方式代工。

另就技術依賴而言，以 1978 年經濟部調查為例，抽查 206 家公司中，高達 63 家（30.6%）百分之百依賴，另 83 家（40.3%）的依賴程度超過 1/2；而各民營企業的研究發展經費，占營業額比重均甚低，如 1985 年電機電子業，日本達 5%，南韓 4.12%，但台灣低達 1.02%；光是家電業每年付給日方的技術權利金，即高達 15 億台幣，經濟主權仰仗他國的情形十分明顯。

精神流亡和人才外流

也正是在這種盲目追求成長的對外依賴下，強調「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的現代文學思潮，也開始逐步席捲台灣；利那間，邏輯實證論／存在主義／超現實主義／新批評，陸續成為知識分子消極對抗僵化道統的象牙塔。或像游走於西洋大師却失落無根的唐倩，或像公開宣告精神流亡美利堅的余光中，或像嘶聲呼籲「全盤西化」和「老年人交棒」的李敖；各式各樣的文化明星，或與鄉土認同絕緣，或為吾土吾民羞愧，或以唐吉訶德之勢對抗十面埋伏的政權火輪。身陷兩岸歷史斷裂的夾縫中，或在流亡膜拜的儀式裏像泡沫般地消逝，或在烈焰反噬的焚風中捐軀，終於淪為全面控制體系下的虛無烈士。

精神的異化流亡，同時也伴隨著高度的人才外流；



整個六〇年代「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符咒始終魅影幢幢。1952～71 年，留學計 29826 人，但在同期間內回國只有 2280 人，低達 7.6%；李國鼎更指出，至 1978 年，台灣因人才外流所浪費的資源，已接近 1950～65 年的經援總額，光是美國一地，即吸收了 80%。由於高等知識分子競相外流，使台灣淪為美國的人才儲訓基地，尤其在 1971 年退出聯合國後，法統神話的全面崩解，使大舉移民形同逃避瘟疫，「反攻大陸」的文宣也逐漸被人民棄如敝屣。1976 年，省主席謝東閔公開譴責這些亟欲逃難者為「牙刷主義」，過客心態已從外省人遍佈到多數住民；美麗島早期的移民史詩，已經被四處流亡的逃難神話所取代。

獲取選票的政權秘密

不過，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國民黨政權自始即為一個由少數外來統治者所壟斷的接收兼流亡政權，又在接收初期導致二二八血腥屠殺，為什麼它早在五〇年初開放地方選舉時，即能獲得七至八成的選票？同時一直保持勝果延續至今？基本上，這可說是國民黨政權靈活運用統治策略的結果，大體可分為以下四種：

①在全面控制體系和不徹底的土改下，大量提名地方豪門世家參與地方選舉，並給予地方經濟特權（如信用合作社、民營客貨運、房地產投機、公共工程承包、非法營業），形成中央（主人）對地方（侍從）

的政治網羅；但另一方面又基於省籍矛盾，以地方自治綱要和財政收支劃分法同時削弱地方權限和財源，防止地方派系坐大威脅中央。

②發動全面選舉舞弊，以赤裸權力强行塑造民意。如在開票計票時突然停電；各地幽靈人口隨選情變更戶籍配票；大規模賄選；埋伏票和換票……早在五〇年代，國民黨政權即將上述舞弊手段稱為「安全措施」，安全措施的强行貫徹，總會引發選舉糾紛。如 1960 年 4 月縣市長選舉時，全省計有八縣市發生選舉官司，對象一律指向國民黨候選人，但全部敗訴；可是，國民黨政權仍然一意孤行，終於在 1975 年郭雨新立委選舉時，爆發萬人包圍宜蘭選務所事件，更進一步在 1977 年爆發轟動海內外的中壢事件，可說是長期選舉舞弊所造成的人民反噬，高壓政權終於也在無情的歷史反諷中自食其果。

③除前述給予地方利益集團經濟特權外，國府更利用早期管制經濟扶植出官商合作的民營壟斷資本。如控制上游原料生產，與中下游民營企業結合（如中油和台塑）；金融貸款；進出口／美援配額；廠商申請核准；產業保護範圍……都使五〇年後逐漸坐大的企業集團與國府產生依賴共生的關係。另如黨營事業和國營事業轉投資民營，處處與民爭利，也擴大了政權的利益整合範圍。

④針對新生代青年，透過黨和救國團滲透校園，並全面灌輸黨化教育，扭曲台灣史和中國現代史，使多

數新生代與上一代的恐怖歷史記憶隔絕，成為無力回顧前瞻的典型史盲；此外，並於七〇年後大量引入逸樂文化，進一步和逐漸崛起的大眾消費文化結合，腐蝕了多數新生代的政治意識。

當然，六〇年後「經濟奇蹟」所形成的穩定成長，也有利於國府繼續維持統治。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後，開放出口經濟瞬即吸收了多數人民的精力，而社會階層垂直流動的通暢，也使勞工階級意識趨於模糊，躍登中產階級的狂想曲，在台灣各地此起彼落。由於人民的政治抑鬱已在利潤競逐中獲得慰藉，參與冷漠和文化貧瘠也繼續蔓延，直到七〇年初陸續爆發前所未有的政權危機後，才開始產生覺醒的轉機。

荒謬和失控：政權危機和民力蜂起 (1979~88)

在「一人支配全黨，一黨支配社會」的全面控制體系下，基於國民黨政權外來和少數統治的本質，以及六〇年後所形成的依賴經濟體制，整個政權的主要矛盾，大致可分為四個層面：

①領袖繼承危機：由此引發政權內部鬥爭，國家官僚競相推諉敷衍，以及暫時的決策癱瘓。

②省籍／統獨矛盾。

③「中共／美國／國府」三角矛盾：即法統危機。

④世界經濟波動所引發的國內連鎖反應。

因此，1971年退出聯合國所造成的法統危機，實已構成戰後台灣史的轉捩點，再加上1968~72年蔣經國的接班鬥爭，以及1973年石油危機所引發的世界經濟波動，三股矛盾勢力的匯聚，交織成國民黨政權戰後的首度危機。不過，由於當時反抗力量並未成形，以及蔣經國早已完成接班部署，國民黨政權就在「十大建設」號召下疏緩了國內景氣低迷，並展開黨政本土化政策，大舉薦任台人進入政權核心，成功地閃開了法統危機所糾結的歷史困局。可是，這種治標而不治本的局部改革，終究無法阻止逐漸惡化的政權矛盾；因此，1979年所連續爆發的內外事件，就再度成為矛盾匯聚的轉捩點，對政權的衝擊餘波迄今仍澎湃盪漾。

黨外運動的崛起

不過，1979年後所陸續爆發的二度危機，却必須因應反對力量的挑戰，從1975到1986年，可說是戰後台灣第二波組黨運動「被壓迫／再動員」的血淚史。第一波組黨運動發生在1960年，由部分流亡抵台的大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自由中國〉半月刊為代表）和各地非國民黨籍政治精英結合，試圖籌組「中國民主黨」。可是，從五〇到六〇年代，國民黨政權始終在台灣掌握全面控制，在「中國民主黨」宣布成立前夕（7月29日），國府即透過中央日報社

論表明了鎮壓的決心：

「政黨與政黨之間的關係，不是法律的而是政治的，因而一個政黨對於另一個政黨，決不可輕於承認」。

結果，是年9月4日，警備總部以「知情不報，為匪宣傳」等莫須有罪名，逮捕新黨秘書長雷震等人，使整個六〇年代陷入一片政治萎縮，直到1988年隨民力蜂起爆發「雷震事件翻案」後，早年恣意羅織誣告的史實才真相大白。睽隔近30年，早已過世的民主先驅雷震先生，却已經無法看到奸佞黨徒百口莫辯的醜狀。

沉寂十餘年，第二波組黨運動的展開，大致以1975年8月〈台灣政論〉創刊為轉捩點；前後兩次組黨運動，其主要訴求都以「反對法統扭曲體制，建立民主憲政」為重心。七〇年初陸續爆發的保釣／退出聯合國／尼克森訪中／日台斷交，造成了國民黨政權前所未有的正當性危機；1971年1月〈大學雜誌〉擴大社委編制後，部分成員即熱烈參與社會政治運動，終於在1973年蔣經國撤回接班初期的開明包裝後，導致〈大學雜誌〉集團內部的分裂。至1975年〈台灣政論〉創刊，其組成人員縱跨地方勢力、政治犯、知識分子和律師，已經隱約顯現出黨外運動的雛型。1977年11月，同時舉行五項地方公職選舉，「黨外」一詞更進一步成為各地精英的共同參選符號；結果，黨外以縣市長4席、省議員21席、北市議員6席，獲得前所未有的勝果，而投票當天所爆發的中壢事件，更顯現出長期選舉舞弊所積壓的民怨反噬，黨外運動的發展可說是一日千里。

1979年8月，〈美麗島〉創刊，掛名社委已達61人，並以成立分社和服務處形式，在各地展開羣眾演講，儼然又是另一組黨運動的集結；不過，從1960年〈自由中國〉到1979年〈美麗島〉，其間雜誌名稱的改變，實也象徵出兩代反對運動在國家認同上的迥大歧異。之所以如此，1976年四人幫事件所揭發的文革浩劫，以及1976~77年鄉土文學論戰所深化的本土認同，都造成極深遠的影響。面對著日漸壯大的黨外勢力，國民黨政權終於在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利用「先鎮後暴」刺激遊行民眾和警察爆發激烈衝突，並自13日起展開全面大逮捕，是為舉世矚目的「美麗島事件」。

可是，這一次鎮壓所導致的並不是綿延十餘年的政治萎縮，而是此仆彼起的全力反擊。1980年年底中央民代選舉中，美麗島受刑人家屬多以高票當選，不僅象徵出人民對政治審判的抗議，更顯示出一味訴諸鎮壓，已經不能瓦解植基於人民力量的反對運動。1981年縣市議員選舉中，黨外即進一步採取「推薦參選制度」，於北市議員推薦9人當選8人，民眾的



政治認同已經逐漸凝聚；後來終於在1986年9月28日，正式成立戰後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

體系失控和決策癱瘓

不過，八〇年代後黨外運動的迅速發展，充其量只是整個國民黨政權危機的一環，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逐步陷入困局，基本上仍以1979年所陸續爆發的內外事件為轉捩點。這一年前後，台灣的政經處境產生以下急遽變化：

①在經濟上，第二次石油危機激起國際保護主義風潮，台灣出口市場銳減，民間投資意願日趨低落，再加上台幣不斷升值；於是，過剩資金大量湧向金融和房地產投機，造成連續經濟犯罪和貧富日益懸殊。

②在外交上，台美斷交宣告著國民黨政權30年來外交政策的全面破產，而中共改採和平統一攻勢，則預示著台海對峙即將步入終結；於是，統獨論爭於1983年後逐漸崛起，前途的不確定轉為信心危機，又隱約顯現出另一波逃難狂潮。

③在社會政治上，美麗島事件促成了海內外反對勢力的團結發展，八〇年後，長期積累的工業污染更引發了層出不窮的住民自力救濟，再加上工農運動的逐漸崛起，國民黨政權經由長期戒嚴所形成的全面控制

體系，已經瀕臨崩解失控。

可是，面臨著八〇年後層出不窮的內外危機，自1982~83年蔣經國健康情形日趨惡化後，獨裁領袖不在所導致的國家最高權力真空狀態，迅即造成國民黨政權陷入決策癱瘓。長期仰賴上級指示的行政官僚，不僅固守本位主義互相推諉，更在缺乏最高監視下展開各種官商勾結，終於陸續爆發了1984年10月「江南事件」（情報局和竹聯幫勾結）和1985年1月「十信事件」（黨政要員和台灣財閥勾結）；而行政官僚的敷衍嘴臉，更先後暴露在多氯聯苯中毒／毒酒案／毒玉米／核電廠失火／海山礦災／經濟犯罪……等連鎖事件中。古老的正在凋亡，但新的却未誕生，在倥傯失控的過渡期間，台灣人民終於陸續吶喊出壓抑已久的顛覆吼聲！

社會力蜂起

沒有言論武器的人民，只能以直接行動來表達抗拒強暴的心靈；八〇年後的社會蜂起，從「我有話要說」到「要拚才會贏」，正顯現出人民自力救濟的運動軌跡。

不過，八〇年後所陸續湧現的社運團體或住民自力救濟，大多與政治掛帥的黨外運動無直接淵源；其中，大致以消費者運動、環保、住民抗議、工運、學運、農運、婦運、小眾媒體、原住民運動等最具代表性。其崛起過程，可以1980年所成立的消基會為起點，經過1984年勞基法／1986年反杜邦／1987年解嚴，迄1988年五二〇事件達最高峯，至今仍洶湧難息。其中，尤以環保和工農運動，由於直接打擊到既有的經濟體制，對國民黨政權的潛在威脅也最大。

如前所述，台灣之所以淪為一片污染廢墟，實與成長至上所造成的發展失衡密切相關。至1985年，台灣出口總額300億美元中，污染性工業產品已高達1/6；逐漸深化的生態污染，再加上行政單位置之不理，當地居民為求自保，最後往往訴諸自力救濟。如三晃農藥廠事件，自1981~86年，當地村民曾先後陳情達260餘次，但每次陳情只換來一次官員巡視或「飭令改善」，事後即無下文。原來，三晃董事長為台中後備軍人主任，團管區向為地方輔選的核心單位，地方官員或民代多不願得罪；結果，最後由當地村民訴諸包圍抗議行動，才使該廠即日停工。

由三晃的個案，已能看出生態污染背後所糾結的政經勾結，而污染產業若涉及公民營壟斷資本或跨國資本，其規模即更驚人。如反核指向台電和美國貝泰財團（舒茲、溫勃格等）；反五輕指向中油；反六輕指向台塑；反杜邦指向經濟部 and 美國杜邦公司。尤其是反杜邦運動，是戰後台灣史上第一個以超黨派和泛階級形式出現的人民運動，而學者、學生、記者等不同職業人士的南下聲援，更顯現出不同團體合作抗爭的

可能性，同時也迥異於 1977 年中壘事件的政治抗爭，為戰後台灣人民民主運動開創出嶄新的格局。

另如勞工運動。1973~78 年，平均每年勞資糾紛件數約 245 件，但在 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機後，勞資糾紛即不斷增加，尤其在 1984 年勞基法實施後更明顯。如 1981 年為 1060 件，1984 年 1254 件，1985 年則高達 1622 件，其糾紛事由仍大多屬於生存攸關的「解雇」（42%）、「工資未付」（17.8%）、「災害補償」（10.9%），合計高達 70.7%，而較具積極運動性質的「要求加薪」，低達 0.6%，顯示出台灣勞工運動尚處於草創階段。可是，長期在低工資和惡劣勞動條件的剝削下，隨著八〇年後的社會力蜂起，勞工的反抗意識也逐漸凝聚。如 1986 年中央民代選舉，國民黨所提名的全國工會理事長（選立委）和省總工會理事長（選國代）雙雙落選，而民進黨所推薦的藉藉無名候選人則高票當選。此外，各地逐漸崛起的工會聯盟，以及 1987 年工黨的誕生，都預示著未來台灣政治力場的嶄新格局；而 1988 年五一鐵路罷駛，以及長達一個月的苗栗客運勞資對峙，則邁向了工運另一高峯。

另如農運，可說是不徹底土改的必然延伸，大致以台美貿易談判為轉捩點，隨即引發各地農民北上請願示威。1988 年 5 月 20 日，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以來最大規模的警民衝突事件，雲林農權會所率領北上的請願農民、現場記者和觀眾、以及趕赴聲援的學生，同遭失控的憲警瘋狂圍毆，徹底暴露出形式上解嚴而實質上仍充滿戒嚴餘腥的統治模式。體系失控和決策癱瘓所導致的失序對抗，使初嘗解放滋味的台灣人民，陷入了另一場兵戎相向的劫難。

公共領域 VS. 官能反叛

不過，八〇年後從「我有話要說」到「要拚才會贏」，顯然還包括另一種反叛類型。畢竟，前述各種社運團體，或是指向特定公共領域的重建，或要求改變既有體制，都具有明確追尋的集體目標；可是，另一種反叛類型恰相反，所反抗的權威，幾乎無所不在，強調的抗爭內容，是毫無拘束的自發表現、瞬間的狂喜、立即的情緒激動，以及自我中心的快樂主義。因此，體受抗爭成果的標準，往往必須借諸真實的肉體：或是經由肉體的打扮（新種族、解除髮禁）；或是經由肉體的極限（飆車）；或是經由肉體的韻律（部分小劇場、雷射舞會），或是經由肉體的陶醉（性、MTV、卡拉 OK）。總之，個人官能的直接體受，成為鑒別反叛效果的最高標準；整個社會被化為個人欲望和意志的交織，沒有團體目標，也沒有公共生活。所謂「政治」，變成孤立個人和龐大體制的對決，顛倒的怒吼彷彿在呢喃著六〇年代李敖的遺志，充滿叛意却對改善現狀毫無能力。

這種新興的虛無主義，隨著解構等文化批評的移植，瞬間挑起了邊陲學子競逐核心典範的焦慮和熱情。相對於游走於西洋大師却失落無根的唐倩，他們試圖以新版理論來拆解台灣的符號體制，同時也不再宣告精神流亡；可是，由於他們堅信「自由只能透過個人實踐獲得」，公共生活所必然衍生的價值規範，永遠將被視為或多或少的權力壓迫。因此，文化解構往往在拆解既有符號體制的同時，否定了自己的立場，批評者始終不曾把自己擺入社會運作來考察；充斥在我們眼前的批評者，彷彿都是聳立天際的上帝，六〇年代失落無根的異鄉人，瞬間轉為八〇年代手執批判神劍、飄浮在任何社會執著之外的萬能超人。

從歷史的野蠻中記取教訓

社會力蜂起和虛無反叛，體系失控和荒謬，構成了八〇年後台灣社會失序對抗的多重軌跡；可是，在紛亂顛倒的吶喊聲中，細心聆聽，卻能聽出無數人民斑駁滲血的苦難。固然我們的多數百姓仍舊「怯於回顧、忽略記憶、沒有歷史」；然而，當人民被生存的鎖鍊糾向冰冷的市街時，當壟斷媒體所歌頌的「共識」潛藏著吃人的壓迫時，輕率地指責人民「短視、急功近利、粗暴不安、不知珍惜、沒有尊重、不懂感激」，事實上正是一種欠缺歷史同情的偏執。這種充滿政權同情的「走過從前」，根本不能激勵曾經淌血和曾受強暴的心靈「迎向未來」；畢竟，這種史觀仍然怯於回顧壓迫，忽略記憶苦難，在整個歷史文獻中沒有任何反省野蠻的沉思和傷痛。

迎向未來，我們並不願在虛無反叛的激情中陷入個人萬能的幻想，但也拒絕在長期的歷史挫敗中流於自我悲憫的無能。我們相信：對戰後台灣史實的清明理解，將有助於我們在未來阻止另一場歷史野蠻的發生，而這樣的執著和關懷，則預設著我們面對過去苦難的道德勇氣，以及迎向未來的政治責任。

歷史永遠不會拋棄或湮沒人民的苦難，但我們却要不斷努力阻止統治者遺忘或篡改人民苦難的歷史！

編按：限於篇幅，如有未盡之處，請參閱江迅《從白色恐怖到開放：國民黨政權在台灣轉化（1945-88）》一書（約 22 萬字），將於 1 月下旬由南方出版社印行。



重現大地的璀璨，帶您回到色彩的故鄉！

大地原是色彩的故鄉，在純淨的空氣裡，萬物呈現了清新耀眼的色彩，曾幾何時，文明的紅塵萬丈升起，大地逐漸褪色了；碧綠的海、湛藍的天，如今都只能是夢中情境。富士軟片深知色彩的真諦，它的乳劑技術永遠以大地的色彩為藍本，隨着經驗的累積，富士彩色日益精進。現在，富士彩色推出了SUPER HR 軟片，以超高解像的乳劑技術，再現了大地本色，帶您回到色彩的故鄉。



富士彩色軟片
SUPER HR 100-400

台灣總代理 / 恆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吉林路20號 (02)537116
台中市民權路59號 (04)
高雄市中正四路129號 (07)